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
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潮起潮落：自我人生的救贖與轉折

**The Tide Ebb and Flow : The Redemption
and Turning Point of Myself Life**

DIL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指導教授：楊蓓 博士

研究生：林金源 撰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研究生：林金源

題目：(中文) 潮起潮落：自我人生的救贖與轉折

(英文) The Tide Ebb and Flow : The Redemption
and Turning Point of Myself Life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委員



丁豐祥

楊 蓉

指導教授

楊 蓉

學程主任

楊 蓉

中華民國 112 年 07 月 04 日

法鼓文理學院碩博士論文授權書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3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教研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5 月 03 日 111 學年度第 6 次教研會議修正通過

- 立書人（即論文作者）：林金源（下稱本人） 學號：M108223
- 授權標的：本人於法鼓文理學院（下稱學校）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生命教育（學系、碩士學位學程）取 碩士 之 學位論文
得 博士 專業實務報告

論文題目：潮起潮落：自我人生的救贖與轉折

指導教授：楊蓓特聘副教授

（下稱本著作，本著作並包含論文全部、摘要、目錄、圖檔、影音以及相關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等，以下同）

緣依據學位授予法等相關法令，對於本著作及其電子檔，學校圖書館得依法進行保存等利用，而國家圖書館則得依法進行保存、以紙本或讀取設備於館內提供公眾閱覽等利用。此外，為促進學術研究及傳播，本人在此並進一步同意授權學校、國家圖書館、資料庫廠商等對本著作進行以下各點所定之利用：

一、對於學校之授權部分：

本人 同意 不同意（請勾選其一）授權學校，無償、不限期間與次數重製本著作並得為教育、科學及研究等非營利用途之利用，其包括得將本著作之電子檔收錄於數位資料庫，並透過自有或委託代管之伺服器、網路系統或網際網路向 學校校園內 校外位於全球使用之使用者（請勾選，可複選）公開傳輸，以供該使用者為非營利目的之檢索、閱覽、下載及/或列印。

二、對於國家圖書館之授權部分：

本人 同意 不同意（請勾選其一）授權國家圖書館，無償、不限期間與次數重製本著作並得為教育、科學及研究等非營利用途之利用，其包括得將本著作之電子檔收錄於數位資料庫，並透過自有或委託代管之伺服器、網路系統或網際網路向館內及館外位於全球之使用者公開傳輸，以供使用者為非營利目的之檢索、閱覽、下載及/或列印。

三、對於資料庫廠商之授權部分：

本人 同意 不同意（請勾選其一）由學校將本著作有（無）償授權資料庫廠商（下稱該資料庫廠商或該廠商）進行以下範圍之利用：

（一）該資料庫廠商得將本著作重製收錄於其所建置營運之特定數位資料庫（下稱該資料庫），並透過網際網路向全球訂購該資料庫之使用者公開傳輸，以供該使用者為非營利目的之

檢索、閱覽、下載及/或列印。

- (二)該資料庫廠商不得再轉授權第三人將本著作重製收錄於其他資料庫或進行其他營利或非營利利用。但於台灣以外之海外地區，該廠商得委託當地之代理商或經銷商代為處理當地使用者訂購該資料庫事宜。
- (三)若該合作以有償方式進行，則資料庫廠商因本點授權利用本著作所取得之收益，應依該廠商與學校授權契約支付本人合理權利金，支付標準由學校為本人利益而全權與該廠商議定。本人同意，上開權利金(以下請勾選其一)：
- 由資料廠商批次轉與學校，作為校務發展基金。
- 應給付本人，並由該廠商直接通知本人領取，且聯絡資料倘有不全、錯誤或異動而未書面通知，導致權利金無法給付，或收到廠商通知未回覆者，於次年3月31日後，自動將此筆款項由資料廠商批次轉與學校，作為校務發展基金。
- (四)本人保有隨時終止本點授權之權利，並於本人向學校辦理完成終止授權相關程序後，由學校通知該廠商將本著作自該廠商資料庫中刪除且不得再為其他形式之利用。但終止前已完成訂購之使用者，則視該使用者之訂購條件，由學校與廠商協商其提供及刪除時間。

- 四、本授權書第一點至第三點所定授權，均為非專屬且非獨家授權之約定，本人仍得自行或授權任何第三人利用本著作。
- 五、本授權書第一點至第三點所定授權對象，依各該點授權利用本著作時，均應尊重本人著作人格權及權利管理電子資訊等相關權利，不得以任何方式省略、增修或變更本人署名、本著作名稱、本著作內容及相關資料(包括本人原記載取得學位論文之學校全銜、書目等詮釋資料等)。第三點所定資料庫廠商亦應要求其代理商或經銷商遵守。
- 六、依本授權書第一點至第三點將本著作透過網際網路對外公開之時間(請勾選)：
- 於本授權書簽署日，均立即對外公開。
- 本人要求本著作應自民國__年__月__日起始得對外公開，故因本授權書第一點至第三點所定授權而發生得透過網際網路對校外、館外或對資料庫使用者之公開傳輸部分，亦應自該日起始生效力。
- 七、本授權書第一點至第三點分別所定各該授權對象，均應各自遵守其授權範圍及相關約定。如有違反，由該違反之行為人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 八、本人擔保本著作為本人創作而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如有違反，本人願意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 九、個人資料同意條款：本人同意，學校及國家圖書館為本授權書所定各授權事項目的範圍內(但勾選「不同意」者除外)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學校並可將該等個人資料提供給包括國家圖書館及資料庫廠商在內之相關第三人在同一目的範圍內處理及利用。

研究生簽名：林金偉

民國： 112 年 7 月 4 日

授權書2面，需雙面列印並親筆簽屬3份。請於送繳紙本論文時一同繳至圖書資訊館辦理離校手續。

摘要

本研究是以自我敘說的方式，書寫六十餘載人間行路的歷程，藉由以前自己所寫的詩稿為底本，來回顧曾經走過的一切是多麼重要，或許在有些轉角處荊棘滿途，但也有一路繁花撲面的時刻，在時間的軸線上，從刻苦的童年走入熱血的軍旅；從五光十色的幻境，兼浸春風化雨的杏壇；從爭名逐權的公門到一夜安心校園。

在反思中看到自己倔強骨子裡的自卑，總覺得自己麼都比不上人，處處都要爭強好勝，哪怕是得到手的，也覺得不安心，特別沒有安全感，不知道該如何去珍惜。其實人的幸福最終取決於自心的安全感，而心之所安便是歸處。

雖然明知每個人的起點不一樣，有的人出生，他的起點就是人家的終點，而每一個人對苦難的感受和看法是不一樣的，所以是不能放在一條線上對比的，在公門服務期間，讓我看清楚，不管什麼樣的位子，總會有人比你更難勝任，也會有人比你駕輕就熟，所以人只能跟自己比，以現在的自己，跟過去與未來的自己比，其實人有很多害怕的地方，都是自己嚇自己，而放棄有時比堅持更需要勇氣。

在書寫的過程中發現，人若處於困境之時，而能不困於己心，必有見陽光的一日；若心之所想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若易者，則失之亦然；難易之分全憑己心，因即是果，果即是因。

【關鍵字】：自我敘說、時間軸線、苦難感受、因即是果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 self-narrative way to write about the journey of more than 60 years in the world. Using the poems I wrote before as a base, I will review how important everything I have gone through. Maybe there are thorns at some corners. , but there are also moments of blooming flowers all the way, on the axis of time, from a hard-working childhood to a passionate army;

In reflection, I saw the inferiority complex in my stubborn bones. I always felt that I was inferior to others and wanted to be competitive in everything. cherish. In fact, people's happiness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ir own sense of security, and the peace of mind is the home.

Although we know that everyone's starting point is different, some people are born, his starting point is the end point of others, and everyone's feelings and views on suffering are different, so they cannot be compared on the same line. During the public service period , Let me see clearly, no matter what kind of position,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one who is more difficult than you, and someone who is more familiar than you, so people can only compare with themselves, with the current self, with the past and future self, in fact People have a lot of fears, all of which are scaring themselves, and giving up sometimes requires more courage than persistence.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I found that if a person is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can not be trapped in his own heart, he will see the sun one day; if the heart wants to get it, it will be hard to lose; The same is true of lo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iculty and difficulty depends entirely on one's own heart, the cause is the effect, and the effect is the cause.

Keywords: self-narration, time axis, feeling of suffering, cause is effect

誌謝

宇宙以光年計算時間的長短，人生以歲月計算時間的長短，若以人的生命比之宇宙那簡直是剎那之間而已，但即便是一瞬，有人可以光芒四射，讓人無法逼視，有人卻如暗夜中的一粒沙，毫無聲息的來去，後者是大多數人的情況，但無論是怎樣的人生，活出自己才是今生最重要的課題。

書寫本論文中自己走過的每一個階段，彷彿重新看一部倒帶的電影，從艱辛的童年到熱血的青年，從五光十色的媒體圈，到熱心助人的公務員，其中有掛帆濟海的壯志，也有烏臺中傷的黯然，但這一些都在彷彿無歲月的校園中，悄然褪去；如今再回首前半生的歲月，不是為工作所累，就是為家庭經濟所困，歷經了潮起潮落，也看遍了人生百態，那些不捨、執念、罣礙，此刻也一担一担地學習放下，其實人生的過程就像在做投資一樣，秘訣在於如何懂得放棄，年齡在歲月推移下不斷地在變化，所以人生是一種不斷肯定自我的過程，重要的是堅守自己的信仰，去捨得，去拋棄那些不重要的部份即可。人生幸福的秘密沒有那麼難懂，只要有愛的願望，就會有力量，幸福的秘密沒有那麼難懂，妳今天準備好了幸福了嗎？

現在只求餘生心平無慮，也明瞭心寬是福，豁達是路，天寬地寬不如人寬，命好運好不如心態好。

在此要感謝楊蓓老師教我懺悔，讓我得以甩掉一直糾纏內心的包袱；佩服丁興祥老師如海的學養；感謝蕭麗芬老師教我智者看本質之常，而非現象的無常；佩服陳清香老師對佛教藝術的造詣；還要感謝王一舟復健科主任特別從台南來幫忙當口委。另外要感謝家人的支持，及如遊法師、呂佳燕學姐，還有同學雅君、雯煌、宜臻、文旋、玉梅、景琦、演真等，以及記者圈友人，公門時的長官，簡任班學員長，南台科大 EMBA 同學的幫忙，讓我可以順利完成此篇論文，謝謝大家！

金源敬上

目錄

| | |
|----------------------------|-----|
| 摘要..... | i |
| ABSTRACT | ii |
| 誌謝..... | iv |
| 目 錄 | v |
| 圖目錄 | vii |
| 第一章 前言 | 1 |
| 第一節 緣起 | 2 |
| 第二節 以詩當敘說反思之繩 | 11 |
| 第二章 溯懷祖德禮道傳家 | 19 |
| 第一節 在大陸之根 | 19 |
| 第二節 活在日據 忘不了中國—我的祖父 | 21 |
| 第三節 生長在日據 成就在民國—我的父親 | 25 |
| 第四節 千金之女 受千斤之苦—我的母親 | 34 |
| 第三章 艱辛童年點滴是淚 | 42 |
| 第一節 媽祖婆的客子（媽祖的乾兒子） | 42 |
| 第二節 天公仔子的成長 | 44 |
| 第三節 母子情深 | 51 |
| 第四節 桶箍斷後的手足情 | 57 |
| 第四章 軍教生涯點滴 | 64 |
| 第一節 意外之旅 | 64 |
| 第二節 魔鬼訓練 | 67 |
| 第三節 校園悲歌 | 72 |
| 第五章 浮華三千的記者歲月 | 77 |
| 第一節 舟破斧沉無回路 | 77 |
| 第二節 走入萬花筒的世界 | 80 |

| | |
|----------------------|-----|
| 第三節 媒體生活二、三事 | 83 |
| 第六章 如夢一場 公門修行 | 99 |
| 第一節 轉換跑道 走入公職 | 101 |
| 第二節 洞燭機先創就業佳績 | 115 |
| 第三節 遇見苦難 | 118 |
| 第七章 一夜霜寒法鼓「安心」 | 128 |
| 第一節 恆沙三千世界中的微塵 | 128 |
| 第二節 儒釋道之間的難解情結 | 139 |
| 第三節 在校學習一二手扎 | 143 |
| 第四節 別人眼中的我 | 158 |
| 第八章 繁華落盡的反思 | 162 |
| 第一節 一生一會的回甘 | 164 |
| 第二節 家風的薰習與挑戰 | 167 |
| 第三節 輾轉各職場的心境 | 177 |
| 第四節 重返初心 | 186 |
| 參考文獻 | 194 |
| 附錄 | 196 |

圖目錄

| | |
|-----------------|----|
| 圖 1.家中古曆..... | 20 |
| 圖 2.十七世祖墓園..... | 21 |
| 圖 3.祖父筆跡..... | 24 |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第一章 前言

民 110 年 07 月 09 日

每次在陽台

看著每一朵花的開落

就好像看到

一整個春天的來去

也好像看到

自己一生的故事

那年夏天某一夜晚

在海印三昧仰視

恆沙般的星子

粒粒都似凝結心中的

淚珠

點綴在無垠的天空

每一個星子都有

妳的影子

在秋風吹起時

小徑的青楓



總是颯颯輕唱著

我心中的憂傷

每一片半綠半黃的落葉

像

凋落歡樂的時光

每一葉都鏤刻著妳的

笑靨

夕陽西下處

也是冬日的土壤

有的盡是這一生

最美的時光

那裡埋藏著我一生的

甜蜜

與

繁華



第一節 緣起

回顧前塵

如果每一個人能把生命中遇到的喜、怒、哀、樂片段，寫成一個個的故事，讓

那些自己痛不欲生的遭遇，在一字一句的敘述中抒發，那所有苦痛應該就可以一點一滴地，從心頭中捨離了，那些不快的曾經，也不會因此將自己擊垮，反而是帶自己走向一條自我療癒之路，讓自己在這條路上，從對自己不理解，也不關心的心境中，成為另一位可以用同理心，陪伴自己的自我。

走過一甲子的人生，很少有時間去靜靜觀看自己，總覺得明日何其多，但來學校上課後，由於環境清幽，心境的變遷，每在閒步校園時，總覺得有分特別入心的寧靜，不知不覺之中，放慢了生活的步調，而很多觀念也在慢中改變了，就如同觀月一般，不覺其滿也不知其消。

有人說「心上無事是幸，身上無病是福。」在來學校以前心有事、身有病，這兩件一直纏繞著我，來學校聽了許多不同課程後，才知到自己與大多數的人一樣，忙一輩子才會發現，真正的幸福和逍遙，不是擁有富貴權勢，而是身體沒病，心裡沒事。

在退休以前的人生裡，對生命的追求一直在同一個空間中，很少有站在另一個角度，去看同一個自己，最大的轉折點應該是，在公務生涯中栽了大跟斗的抹黑案與罹病，也因此提早退休，雖然那一些在當時已如昨日的雲煙，但卻一直是心頭的痛，很高興的是，記得在 108 年水陸法會前，有一次與楊蓓老師談及此心結時，經老師開導，要我在法會中懺悔，唯有去看清楚自己，尋求自我的救贖，才能解開心頭中的痛。事後我在閱讀聖嚴法師的《人行道》中說到：「懺悔有兩種功能：一個是覺察自己的錯誤，改過遷善，不再重蹈覆轍；一個是好漢做事好漢當，心平氣和，勇敢承擔一切責任。……懺悔什麼呢？懺悔那些已經忘記的、還未忘記的、已經覺察到的、還未覺察到的過錯。」(釋聖嚴，1999，頁 49) 聖嚴法師並再進一步闡述：「……就在眼前當下起心動念間，我們不也經常在不知不覺間，犯下許多錯誤？因為，我們的習性裡潛伏著貪、瞋、癡、慢、疑等等病根，一不留心，就會表現在言語行為上，不僅傷害了身邊的人，也傷害了自己。」(釋聖嚴，1999a，頁 50) 在這

自我反思的過程中，讓我感覺到人生就像一個舞台，只可惜的是我們只會看戲，不會記住戲中的劇情，每一事件發生的剎那太短，但人生的長度卻太長，我們總是不會在剎那中，學會用時間的縱深去觀看當下，因此始終分不清楚，許多事件在生命中的意義。

這一生從職業軍人、教職、記者、編輯、基層社工、就業站長、社工室主任等多種身分的轉化，從軍保、教保、勞保、公保到現在的榮民保險，經歷了國家的五種保險，現在仔細想想，其實人生的每一轉折，都隱含了老子所說的「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的脈絡，每一個低潮與高潮，都在蓄積不同的能量，端視看自己如何去自處，只是當時不知道反思，也沒注意每一事件間的因果連結，站在浪尖時沒有「高處不勝寒」警覺心，在低潮時無法體會聖嚴師父曾說：「人各有因緣，無論與他人比，或與過去的自己比，都是一種煩惱，不要讓自己活在煩惱之中。」只可惜這一帖良藥，我知道了太晚了。

記得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講到人生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於今思之，此刻的我應已在燈火闌珊處了。來到學校進修給我最大的體悟，宛如《金剛經》所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反思當年的我，熱衷追逐名位、權勢、金錢，凡事講求謀略、手段；再看現在的我，只想追求心中那份寧靜與逍遙，而此心也在時空的轉移中悄悄的改變，有時在圓月的夜半，獨自在祈願殿的水月池畔，靜坐觀水月，心中浮現《金剛經》所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冷清喪儀

人生啊！真的就像電影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電影可以倒帶，人生卻不能重來。有一次去參加軍校時同學葬禮，他是我軍校班同學，那一年結訓後，我們分被派往不同的地方，然後就不曾再有消息了，沒想到再見是在這個情境下，宛如蘇東坡〈南鄉子〉詞中所寫的「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因為同學是單身，父母已亡故多年，也沒有其他家人，整個祭奠儀式非常冷清、有點淒涼的感覺，因為他後半場的人生一直在安養院渡過，正確的說應該是說住在精神病院，所以參加的人員不多，除了院方代表，親友只有我一人，整個過程不到十五分鐘，就這樣草草結束，一縷輕烟，幾點塵土就是他今生全部的里程。

在等待司儀念誦著千人不變哀章的過程中，過往的歲月像電影倒帶般，一幕幕在我的腦海一一浮現出來，那些艱苦磨練的日子，那些風吹雨淋的日子，那些心中只有主義、領袖、責任、國家、榮譽的青春，那些驚恐、孤獨、絕望的歲月，那些那些……彷彿是昨日，卻又離得很遠，而這一些也都在那非佛非道，四不像的送葬樂聲中漸行、漸遠、漸逝……，在回程車上在想，我與同學此次應不是永別，我們終究會在此世界、他世界中，某個時空路上再見。寫了一首七律，以述從年少壯志至參加葬禮後的心情：

風雨江山捲浪中，

狼煙烽火幾時休；

願效挑燈看劍人，

誓破長夜見曉天。

征途已斷鐵甲寒，

丹心成空槩沉江；

碧血千秋殘夢裡，

紅顏明眸淚難乾。

生命長河

人生就像淡水河一樣，回首看自己今生來路，從巨石嶙峋、天工渾成的發源地；到卵石棋布、明湍暗流；時而月明千江、柳搖花繁；時而風狂雨驟、雪阻霧掩的中流；然後到雲淡風輕、秋實纍纍出海口。這一人間行路，有艱辛的童年、有熱血的青年、有荒唐的中年、有戮力卻受挫的壯年、到現在無爭無礙的老年，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反思與懺悔中，解開了塵封在記憶底層的故事，用平靜的心看那條不平坦的路，那些前塵飛灰，彷彿昨日的光影，在枝桠扶疏間，隨風浮照人面啊！

記得民 69 年 10 月 24 日返國時，那日獨自遊淡水河畔有感，一時興起塗鴨一首，於今重閱仍有同感：

一江芒花蕭瑟，

滿目天地蒼涼，

從來富貴浮雲，

棋奕一局堪擬；

君莫道風月有情，

飛霜鏡裡換容顏；

秋風寒，

江水粼粼，

過客雁鴨沉浮；

柳條迴舞，

纏綿逐風散盡，

不忍回首輕狂當年。

少時，唸到唐朝詩人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的「……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每每唸到這裡，心中就有莫名的感觸，雖然那時我沒有辦法體會其中的意境，但在走過六十年的繁榮盛衰後的今天，驀然回首，方知在生命的流轉中，無常一直如影隨形地與身同在，名、利、權、勢、榮、枯、起、伏在時間的洪流中，只是一瞬，而人為了追逐這一瞬，所衍生出了悲、歡、離、合、愛、恨、情、仇，這些糾葛在輪迴的烘爐中，揉撚出了因果報應與福業牽引，而這一些感知都必需要在經歷與自我反思，才能夠了悟的。

懵懂年少

在年少的時代，當時外在的大環境與舉國一心氛圍，與現在政黨對立與人心算計，兩者間的變異實在太大，那個時期個人的生命是緊緊鑲嵌在，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中的。要敘述這段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其實也等於在寫這一甲子整個社會的歷程，走過這一段歷史洪流，我一直深信除非自己願意被環境、被人糟蹋，否則沒有人可糟蹋我，所以在面對每一次的困境，我都堅持意志接受考驗，聖嚴師父說：「生命的尊嚴，是從活得有意義、有價值、有目標之中，來體驗和顯示。」（釋聖嚴，1999b）這句話講得真好。

在碩一下學期開學，那是初春的時節，第一天在宿舍過夜，當天晚上山風很大，氣溫蠻低的，一時興起寫了一首詩，這也是我想寫此論文的緣起。

民 109 年 03 月 02 日

今夜啊

今夜

風有點冷

這是什麼風

什麼風

是春風嗎

為什麼沒有料峭的感覺

六十年過去了

利 衰 苦 樂 毀 譽 稱 譏

八風都已經歷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沒經歷

還是還有什麼沒有具足

啊

應該是

慈悲

未具足圓滿吧

有火的地方就一定有



溫暖嗎

去年的落葉一定是簷下的

香泥嗎

河中的白鷺涉水千回

魚依然游於漩渦

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劫已過

必然與或然的距離

如何探測

千草葉尖上的露珠

是誰的淚？

我在燭影深處

看到熱灰河畔一縷

斷髮

聽到鼎鑊中的

呼號

葉上珠

是無間地獄中灼傷的

吟泣？



河月如此明亮

山霧如此深厚

人間行路六十年

他鄉已是

故鄉

下一步是那裡

我在夕陽下

看到你

金色的臂

扶著我

走過風來處

走到幡之外

認取來路的腳印

這首詩述敘著我在經歷了人生起伏跌宕之後，看清了世俗的框架的束縛，認知人生不過是一個過程，富貴榮華不是花間露，就是草上霜，在自我細讀金剛經後知過去、現在、未來三心皆不可得，隨緣惜福，才是人生應有的態度。其實每一個在人出生時，都像是一塊質樸的石頭，有稜有角。但是，在經過生活無情的捶打後，慢慢地被磨去稜角，變得圓融而世故。對於原來想要做堅守在懸崖峭壁上，勇敢忍受風霜的雕刻，永遠保留自我的稜角，而不做河中的石頭，任流水無語的撫摸，最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後變成一塊光亮的鵝卵石，這個理想已是不可得的遙遠之夢，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壓力。記得有人說過我們在宇宙龐大基因裡，只是暫時出現的聚合形體，一方面是珍貴無比，但另一方面也是聚散無常。

第二節 以詩當敘說反思之繩

在二次大戰前，日本人教育孩子，常訓練他們看鏡子，他們認為攬鏡自視，是可以看自我中不好的我，在日本人認為，鏡子是可以反映永恆的純潔，鏡子不會使人產生虛榮心，它可以讓人看到自己靈魂深處的奧秘，也可以看到自己靈魂之窗中的眼睛，透過這一訓練，可以讓人復甦心靈中的沉毅精神，所以日本人常會在神壇前放置一面鏡子，讓他們在祭拜時，除了拜神，也在審視自己，祭拜自己，這就像中國禪修中的自觀一樣。這是日本人賦予鏡子的意義，也是他們民族藉由這種修練，恢復純真稚性的方法。

來到學校以後，我也將以前的歲月鎔鑄成一面鏡子，我學習日本人訓練的方法，讓自己從鏡子中看到來路中，所有留駐心頭點滴過往，不管是喜、是悲、是愁、是嘆，那都已是穿越竹林的風了，雖然仍有痕跡留在心頭，但風聲早已遠颺了，在意與不在意都已沒有意義了！

民 110 年 03 月 12 日

今晚天有點冷

弦月看起來有點

藍

曹溪若一面不規則的

鏡子

人已走過

聽不到聲音

也看不到痕跡

我是不是也是妳心中的那面

鏡

即使我伸出千手

依然摸不到妳的心

但妳的千眼卻

看透我的

心

我用時間編織的

網

撒向妳生命的空間

撈到的是

祈願殿前的

水月

山霧在寂靜中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漸濃

大殿旁的那株流蘇

依然如雪

綻放

這首詩是那年初春的夜裡寫的，抒寫法鼓山曹溪的水，不曾因人而留住片刻，生命中所有的經歷皆如水月，似有還無難恃。

「自我敘說」並不是現在才有的產物，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所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應該是一種簡單的「自我敘說」，在這裡可以看到孔子對自我內在的充實，與外在的濟世態度，都是抱著一種自我生命的創造精神。近代西方學者 Dan P. McAdams (2019)，在其《我們賴以為生的故事》一書的副標，也明白寫著「如何講述過去的故事，決定了你的未來」。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是想藉由書寫理解個人的過去種種行為，無論是懷舊或是仇恨，用自己的過去打造的一份禮物，一份值得讓自己欣賞與感激的禮物，一份讓自己能夠從過去的陰影中解脫出來的禮物；而寫一個讓自己感動的故事，則是寫這份論文的目標。所採用的方法，是以自己不同時期的詩作，來詮釋這一甲子人生路上的愛恨風雨，重塑自己當時如何面對生命困厄時的心境，也讓自己在一層一層自我揭密中，找到埋藏在內心的最深、最黑暗處，宛如胎記般存在的本我。也希望透過此反思，找到智慧之鑰，解開自我的桎梏枷鎖，對自我生命有新的體悟，能以「新」的視框來看待自己，創造自我生命的新價值。就如同丁興祥、張繼元 (2014) 在期刊論文〈生命詩學：心理傳記與生命敘說的新開展。生命敘說與心理傳記學〉中提到「生命經驗透過書寫形成生命故事，生命敘事經過詮釋重新理解、產生意義，進而展開生活的智慧並且實踐於生活上，才能與生命契合形成動態循環。」一樣。

前言是著重在寫此的論文的緣起；第二章溯懷祖德流芳之源，探索家族的源流、祖父的行止與父親耿介的行事風格，還有影響我一生最深的母親，描述母子難以釋懷的深緣；第三章敘說艱辛成長的童年，同時簡述手足間為了家產，造成彼此間親情的斷裂。

第四章則著重在軍旅、與短暫的教育職工作生涯，從入伍的磨練，到預判大環境的走勢，兩岸終將走向和平競爭，軍中的思維模式，與處理事情的作風，將無法適應未來大環境的銳變；轉而從事教育工作，在那一段期間看到，整體社會價值觀的逐漸轉變，進而影響家庭教育。

第五章記述我人生過得最荒唐、卻也最深刻，看到人性醜陋面的媒體生涯，那段沉迷歌臺舞榭的歲月，流連於醇酒的生活，戕害自我身體的健康，一味去追逐「財富」的日子，在兩次與官司擦肩而過後，進而斷去了追逐財富的念頭，但也由於這段經歷，讓我知道平淡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可惜這只是短暫的清醒。

幸福缺口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幸福總是會有缺口的，就像月不會常圓，只是不知道那一天來到？第六章寫的是我人生最大轉折階段，描寫我從大染缸的媒體環境中，轉而成為一公務人員，在那段期間，由於以前的經歷，成為我開展公務員生涯一個很大的助力，但也因此讓我掉進了，人生另一個「名位」迷失的錯覺中；於今反思這一時期，讓我體認到所有的了悟，都只是當下的那一瞬，而當下的了悟，很可能是下一個迷惘的因，就像我從媒體人轉換為公務員，當下好像看穿了「財富」，也因此得到這一層次的了悟，卻也在這一個自恃的因子中，掉入了「名位」的網中，人總是在不自覺中輕率相信自己的悟性，也讓自己在不自覺中重蹈覆轍。宛如《地藏經·閻羅王眾讚歎品第八》所云：「如迷路者，誤入險道，遇善知識，引接令出，永不復入。……若再履踐，猶尚迷誤，不覺舊曾所落險道，或致失命，如墮惡趣。……」

擔任公務員後，很快地為自己訂下追逐「名位」的目標，我一方面踏實努力於所職，另一方面又不自覺用媒體人的習性，以長袖飛舞的手法，讓自己在官場上很快速的爬升，尤其在通過簡任官資格檢定後，以為取得了登天之梯，但福禍自來是相依的，在仕途正是順遂之時，我與死神交會，而在病魔未去之時，又「屋漏偏逢連夜雨」，遇上自我人生，若蘇東坡「烏臺詩案」的巨浪拍岸，此一衝擊打醒了我，讓我看穿「名位」本質是「空」。人的一生汲汲營營，孜孜矻矻，擾擾攘攘，忙忙碌碌，處心積慮，疲於奔命，無非是在追求兩樣東西，一個是「名」，一個是「利」。而這兩樣也耗費了我人生精最華的階段，結果卻是鏡花水月一場空歡！也因此讓我才體悟到《道德經·第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第七章記述退休後到法鼓文理學院進修的心得，這一階段是自我生命反思的過程，就像中藥材中的丁香，它雖然好看，也好聞，宛如生命歷程中精采與亮麗，但如果要將丁香入藥，就得磨成粉煮成湯才可溫脾胃、去毒腫，所以若不粉身碎骨一番，那也只是好看好聞而已！無任何功用可言。同樣地未經反思的生命，縱使再美麗，也只是歲月長河中的一個泡影而已！永遠無法完成自己，無法在竭盡心思的默照中，看到自我本來的面目。

第八章結論為本論文的總結，再次檢視今生的一切過往，那些流光的日子裡，雖然充滿很多傳奇故事。但在生命由絢爛歸於平淡後，思維不再受歲月約束，以前在醫院為了患者四處募紙尿褲、尿片、拐杖、輪椅等的愛心，不再為服務環境而侷限，仍要求自己一味不停地前進，一心無求地助人，讓痛苦的人有一絲安慰，令自己一度冷漠的心能有所回溫。

沉澱的歲月

歲月眨眼間就沒有了，皺紋一條一條的爬到眼角，人阻止不了歲月破壞我們的

容顏，可是我們可以透過自我生命的反思，可以讓自己的心，在歲月日日夜夜的砥礪中，如蚌中的沙，漸漸的光潤起來，在我們髮蒼齒搖、步履蹣跚的時候，還可以讓珍珠的光澤，暈紅到最後的行程。

記得在民 109 年 03 月 05 日，是日住校，我在用完藥石回宿舍時，看見金寶山的墓園，心中突然有感寫了一首詩，剛好可做為本章節的結語。

山的這一頭是學校

山的那一頭是金寶山

這一頭是今生

那一頭是前世

兩個山頭都是春色

四處冥竊

寂靜的開山觀音

依然用寂靜

說法

崎嶇的山路多長

語言就有多長

花開在

樹上



樹在菩薩的

手上

心在何處

是昨夜武陵的落英？

還是摩詰木末的

紅萼

回首來路

春色無所不在

不為人識而

來



這是我對自己人生行腳的感受，自我認知人生所有的路，不一定都是用腳走出來，有的路是要用心來走的，因為在人生的路上，會絆住我們前行不一定是草藤，也不一定是石頭，而是自己的那一顆心，只要能看清楚自我，那生命春天就無處不在，就像現在的我一樣，不再受困於過去困厄的怨懟，重新看待新人生。記得蘇軾在臨終前給兒子留下了一首詩〈廬山煙雨〉：

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詩中說廬山的煙雨、湖水都是值得一看的景色，對沒欣賞過的人，那是一種遺憾，但是如果真到了山下，看著那一山濛濛煙雨、與潮水湧動，與其他地區的湖光山色，並沒有多大的差別，那時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觸，只是覺得就是廬山的煙雨，浙江的潮水而已。但在書寫此一論文時，再重新細嚼此詩，深覺此詩暗合我人

生的三重轉折，第一重就像人總是會被美麗的事物吸引，為的不過就是因為其美妙。好像我在媒體生涯中，不斷地追求財富，不惜虛擲青春與健康；在公務員生涯時，想方設法為求升官，不料卻招來妒忌與抹黑。第二重是說，人一旦被吸引，久而久之會變成執念，等到真正滿足時，卻沒了當時的汲汲追逐的心，覺得美好的東西不過如此。此一階段，就像我兩段不同時期的人生一樣，雖然都有短暫成真並擁有，但終究成空，在今反思後才感到，其實擁有也正是失去的開始。而此詩中的第三重境界，就是返璞歸真，就像我此刻的心境，在經歷了人生種種困厄，來到山上就學，在聽了多位教授不同的課程後，常以平靜的心，去看待一切美好的東西，心中再無權位財富競逐之念，此時也可以感受到蘇東坡，為什麼在他每次生命困厄時，他就會反思到生命背後的延續，就像這幾年在不同時節，我去法鼓山生命園區憑弔師父時，看到階前的櫻花開落，不再有悲傷之感，因為來春又會一樣的花開落，只是不是前花而已，這是一種生命的自然變化；也像深秋初冬時，法鼓路山坡旁的青楓一樣，秋風吹時，黃裡泛紅的枯葉不斷地在飄落，這是一種的哀傷，但只要看到種籽隨風飄落，反而讓天涯到處都有生機的存在，這是生命的一種自適，其實只要心中無爭，就可以很容易看到自己的初心。

第二章 溯懷祖德禮道傳家

第一節 在大陸之根

溯源商末 忠良之後

在追溯我家系時，如果切斷與中國大陸這條臍帶，只敘述來台祖先這一部份，那我林氏這一系，不就是無根之樹嗎？但如果要詳述，那又將是長篇累牘之作，非本論文之目的，所以便採簡述源起、南遷、來台等三段分述。

依唐朝貞觀六年中書令西河公并州溫彥博撰所述：「林氏一族可溯源至黃帝第五世孫高辛氏，一脈相傳，至商紂王時，比干為紂之叔父，有賢德，見紂無道，乃嘆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即諫而不從且死，忠之至也』。紂問何以自持，比干對曰：『善行仁義，所自以持也』。紂怒曰：『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焚其面；其夫人有孕恐禍及之，即避難逃于長林石室中，而生男名堅，至武王建國後，比干之夫人乃歸周朝。武王以堅居長林而生，遂因林而命氏，又因其智足以任政，遂拜堅為大夫，食邑博陵，故林之受姓氏者，實自堅始。」據我祖父林光華所著《我林姓之沿革誌》所述，因博陵屬西河郡，也是初祖林堅出生之地，所以現在林氏祖先祠堂奉祀之牌位上，都刻有西河兩字，也就是林氏為西河堂之由來。

依祖父考據，東晉初年，晉安郡（即今之福建省）亂起，晉世祖司馬睿派文武雙全大將林祿前往平亂，亂事平定後，晉帝將該地賞為林祿的食邑，並敕封為晉安郡王，設府在漳州，林祿乃是林堅第六十五世孫，林氏一族從此分流至南方開枝散葉，而林祿則被奉為南遷之初祖。

祖父又考據，我此一分流祖先來台，大約在明鄭與清朝康熙年間，登陸地點大

概在頂大安（即改制前的台中縣大甲鎮大安村一帶，此地至今仍有祖坟在，我族親至今每年均有排定祭掃時程。）然後再南移至台中市，十六世祖林篤立舉家遷至北屯區頭家厝，先建草寮棲身，後因十七世祖林德行長年與霧峰林家併肩在外征戰，屢建戰功，受封為從五品武略將軍，由於此時家境漸豐便擴建草寮，成為四合院的規模。宅第取名為「金源吉」，兩旁嵌有泥金的庭訓對聯：「源遠流長秉祖訓克勤克儉；吉星拱照願兒孫惟讀惟耕」，宅第有外門樓取名「旭峰樓」，兩旁亦嵌有一泥金對聯：「旭日昇華揚看世界；峰巒聳翠吐氣乾坤」，還有一前院水池，該宅因具歷史文化價值，且能表現地域風貌與民間藝術特色，已於民國 98 年被台中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的三級古蹟。

十七世祖林德行，因長年征戰宿疾纏身，於返鄉兩年後即去世，清光緒十四年賜諡有秋，安葬於頭家厝，其母亦於光緒十一年賜諡貞純，由先祖的墓碑上刻文年代，可知我林氏一族，早已於日據時代前即渡海來台了，而且源流來自中國，自不認同現在教育大綱中所述的鋸箭斷史法，宗親至今亦每年備供品祭拜不輟。我們這一分流到我這輩已是廿三世了。



圖 1.家中古厝



圖2. 十七世祖墓園

近幾年來由於台中市政府的市地重劃，原來出租給佃農耕做的祖產，突然地價爆漲，本來無人問津的家族祭祀公業委員的改選，竟然於 110 年出現多組，看似非常熱心的族人競逐，新當選的代表們不久即通過，由政府道路補償金中，提撥巨額經費，找建築師設計宗祠建造藍圖，並在 112 年發包興建嶄新宗祠。那時正值疫情高峰期，不少族人平日生計受到波及，度日惟艱，我以為應濟生為重，建祠次之，即建議從補償金中提撥部份金額，按比例分發各房族人，讓貧困者得以舒緩生活壓力，但新任委員們以祖產不可無調虛擲，且未曾看到有族人處於飢寒交困之境，故不予採納。在這個交涉過程中我看到多面人的心，雖然人心一直都不是那麼單純的，但我相信真心早晚能被看到的，虛偽終究會被看穿的，一個人不管在什麼位子丟了東西，千萬別丟了人品，一個人什麼心都可以忘，但千萬別忘了善良。

第二節 活在日據 忘不了中國——我的祖父

扼腕於科舉

我祖父生於清光緒初年，卒於民國六十五年，年少即入私塾受學，一生只想經

世濟民，可惜總角之年，就因清朝在甲午戰爭失利，與日本簽下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但祖父從小就因認定自己是中國人，所以一直努力讀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等相關科舉考試的書籍，一心想跨海考取功名光耀門第，不料大勢不如所願，但他的思維中存有濃厚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不事二主的觀念，所以即便已進入日治時代，他仍堅持不穿和服、不學日語、不取日本名字，不願媚外族以求榮，因當時識字的人不多，即便當時的保正（類似現在的里長），勸他出來為民服務他也不肯，為了不想與日法本人合流，不食日粟，便給自己取個名字光華，這個名字在日據時代是很刺眼的，祖父不僅如此，還將他的長子，也就是我的父親取名松柏，就是勉勵父親做人要有氣節，效法松柏後凋於歲寒；只可惜我十八世祖染上吸食鴉片惡習，將家產幾乎揮霍殆盡，害他籌不出跨海參加科考的盤纏，所以他一生抑鬱，只能在村裡的私塾，教有錢人家的孩子讀漢文，有點像紅樓夢中，賈府私塾的老師賈代儒一般，並在村裡幫人把脈開藥方，賺取微薄的潤金養家糊口。

祖父雖然一生清貧，但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視，父親他們四個兄弟和六個姐妹都很會讀書，國學底子都不錯，理工方面也都很強，祖父總是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每天可以呷飯拌鹽（台語發音），也不可以節省小孩子讀書的錢，沒錢也要借貸給小孩子讀書。也由於十八世祖的前車之鑑，祖父在對子女的教育中，嚴禁後輩子孫吸食毒品，以免為禍家族。

自築儒教桃花源

祖父一生皆以儒家思想為其行為準則，心中一直存有類似子夏所說：「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他總是認為自己是一個「士」的代表，所以對個體存在的基本價值與追求比較高，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他對《論語·里仁》：「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的體現，雖然那時大環境的清朝已搖搖欲墜了，但他仍堅持儒家的精神，每日穿著劣質布料製成的唐裝，吃粗茶淡飯也甘之如飴，然在

子女的教育上很注重孝道的傳承，記得父親在退休時，在其回憶錄中曾寫到，他小時祖父常引用《論語·學而》中「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勉勵他們兄弟及妹妹們要謹守孝道，後來我觀父執輩他們，每一個人都侍親至孝，即便祖父母往生多年，依然持志守節而不逾矩。

記得祖父生前常身著唐裝，手執一把扇子，扇面用毛筆寫引自論語與孟子中的句子「賢者處世能三省，君子立身有九思」，並常常用河洛語吟唱唐詩，我最記得的是其中一首為杜牧〈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這是多好的文化底蘊，我想這一代的年輕人，更不要說下一代，還有幾個人會吟唱著這麼優美的詩詞嗎？讓他們的人生更加豐富，更有底蘊嗎？

母親生前常說祖父是一個文人，那時我還小，不知文人是什麼意思，以為是滿腹經綸，而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叫做文人，現在的我則認為文人，應該跟西方所謂的知識份子，或學者不一樣，文人不只是這兩個，應該還包含了一種生活的態度！祖父在他人生遇到最大的困境時，一直都能保有最後一個東西，那就是願望。然而他的願望終究都無法成真，所以他一生一直都是科舉制度的守靈者。

祖父一直用自己的真性情在過生活，他很容易說高興就高興，說不高興就不高興，有點像道家莊子那樣出世感，有個人的堅持，個人的潔癖，所有一切都希望在個人世界去完成，有點像老莊所說的孤獨吧！在我長大後常看到週遭的朋友，有的人太過入世，所以會很現實，雖然在人群中永遠是最得人緣，職場上永遠是升遷最快，也因此可以看到他們處處成功，但我們不是他，所以聽不到他內心中的不快樂，其實他因為步步都要計算，所以他失去了心中的真性情，那是一種人生的遺憾。我在祖父身上看到，在每個人身上都有這兩種顯性與隱性的性情，但要如何取得平衡點，其實對祖父而言，一直是一種兩難的處境。

在我小時成長過程中，受祖父影響很大，國小畢業前已會背頌四書了，當然那時對其中很多內容也不了解，而祖父也沒有做太多的講解，長大後閱讀多位學者的闡述，才略知儒家一直推崇周文粲然完備的禮樂制度，提倡「忠」、「孝」，孔子在《論語·八佾》曾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可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已呈現了禮樂崩壞的現象，因此才会有諸子百家的思想出現，主要是因為那些貴族生命腐敗墮落，不能承擔這一套禮樂。但儒家這一套，並不為講求效法天道的道家所認同，所以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寫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雖然儒家在宋、明兩代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將以前以弘揚倫理，轉而探掘人心本性，但這已可以明顯看到是受到佛教中禪宗的影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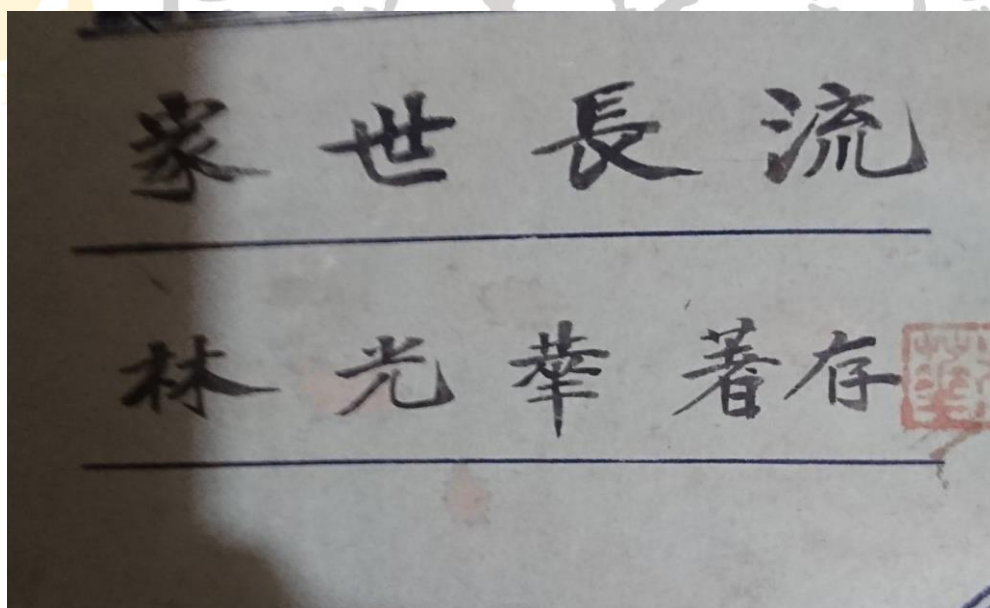


圖 3. 祖父筆跡

第三節 生長在日據 成就在民國——我的父親

耿介從公

父親是一耿介的公務員，從小以身教教育我們，他常常跟我和二哥說，為官之道，千萬不可肆意妄為，要心存天理，事事以民為重。並告戒我們以後如果有機會為官，一定要清廉，尤其在錢上面，一定要做到一文不貪，寧可挨餓，也不可取不應得的財物；在日常生活上，父親也身體力行，由於職位漸升的關係，我看到父親的下屬或是廠商，來家中拜訪的頻率日增，他們常帶來禮物，或是在禮物中暗藏紅包，父親都會當場，或在事後予以退回，雖然當時家中經濟情況還不好，父親也不因此而起貪念，還常告訴那一些人以後不可如此，在法的範圍內，在他能力可以幫忙之處，他一定會給予通融，父親常跟我們講，他也可以幫忙並收取這些禮物，但這樣有失人格與尊嚴，而且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也有損自己的陰德，他不想因為一時的貪念，而影響後代子孫的福份；這一點深深影響我們兄弟，我和二哥在以後的仕途上，我們一直秉持父親一介不取、與人為善、助人於急的精神處世，即便後來我在宦海中遭構陷，我仍問心無愧與上級纏訟官司兩年多，後來那位主管也被降調四級。

父親在六歲以後，祖父每天要求讀一小時的中文，寫一小時的毛筆，所以他的中文基礎都是祖父平日教授的，小學、中學在學校都是學日文，所以他的中文與日文程度都不錯，聽、說、讀、寫都難不倒他，而理工方面更強，雖然考到好學校，但因為祖父被地保視為排日份子，所以父親無法就學，便去學習汽車機械，後經人介紹進入後來的台灣省公路局前身，也就是日據時代的台灣交通株式會社工作，從基層做起。由於父親工作認真，待人親切，對於新知也很樂於學習，所以不論在日據時代的交通株式會社，或是後來的公路局，每次全國同單位評比他總是第一名，不管是日本人的會長，或是後來的外省籍局長，都知道他的名字。

親睹族群裂傷痕

在父親的自傳曾寫到，台灣剛光復不久，也就是民國 36 年，台灣發生了影響爾後數十年難以化解的族群情結事件，即所謂二二八事件，當時父親服務單位內一些中、高階的外省籍長官與家眷，因為亂民四處搜捕無處可躲，祖父告訴父親那些人又不是罪人，便叫父親安排至鄉下避難，等到事件平息後再離開。後來在父親的口述中說到，當時事件在結束經過清查，遇難的外省籍人士比本省籍的多很多，他很難過，如果當年有更多人伸出援手，就不會有那麼多外鄉人客死異鄉了。近年來由於政治因素，最近幾年出版的相關書籍，反而將此數據顛倒，歷史是不可溯的，用政治的手法改寫歷史，這種國王新衣的自欺欺人宣傳，終有被拆穿的一天。

也由於當時幫助那些中、高階長官的關係，父親後來每到升遷時，雖然競爭激烈，但總有一些貴人的幫忙，而那些貴人，多半是當年到鄉下避難，並已升遷為高階主管，經由他們的推薦與提拔，所以基本上，父親在仕途上還算平順。也由於這個親身經歷的緣故，父親在他退休後所寫的自傳《歡喜歲月——我的一生》中，最常強調是善惡有報的因果觀念，提醒子孫們做人不可欺於暗室，能助人時不要放棄機會，欲行惡時要思報應輪迴，並舉了很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勉勵我們，父親以身做則與敦勉，成了我一生處世的圭臬。

在父親往生時，大姐在其哀思文中寫到：「在記憶裏爸爸是個不善言詞，不苟言笑，正直熱心，做事一板一眼的人，在小時候的生活裡，爸除了吃飯、睡覺以外，整個人幾乎都投入在保養場裡，（就是公路局的汽車修理廠），爸的職掌包括有換車體、肇事車輛鑑定與招考司機，當年家裡很困苦，爸卻很清廉愛惜羽毛，當時的技工、司機很多是外省人，爸爸都很受他們尊敬，因爸爸照顧部屬一視同仁，是一位好長官。由於爸爸堅守崗位的服務態度，使得他榮獲全省多次的甲等獎狀，工作上的成就，與對工作的熱忱盡職，是被提升當主管的主因，也可說是實至名歸，爸爸常說，我們這種沒有背景的人，想要獲得上級肯定，只能在工作比別人更加倍努

力。升遷讓爸爸在實質上得到很大的鼓舞，而弟妹的課業成績，也給了他心靈上的欣慰。」

從大姐的口述中，可以知道父親一個公而忘私的公務員，他認真的工作態度簡直讓人匪夷所思，這一點在看到四姐的哀思文，我才知道父親竟是如此盡責的公務員；在四姐的哀思文中寫到：「民國48年的八七水災，我時值8歲，全省多處嚴重水患災情慘慘慘，パパ竟然以公務在身，跑到彰化去指揮救災，留下ママ和我們一堆無助的、驚慌的孩子們亂成一團，我們跳到桌子上去，那桌子還在浮動呢！最後還是公路局大甲保養場的員工，來把我們在大水中，一個個夾在他們的腋下救到車子上去，從此我們一家分居大甲與台中兩地，記得那是一個風刮雨懸的早上，パパ親自開一部貨車載著家當，三姐和我，直驅台中的自宅，去過著飽一餐餓一頓的日子。兩個弟弟則與ママ留在大安海口那裡，繼續忍受風如虎吼的日子。」這就是父親的工作精神。

侍親至孝

國小時，家住台中市區，而祖父、母則住在郊區，每逢週日，爸爸常騎著他那輛老爺腳踏車，前面載我，後面載二哥，回鄉下探視祖父母，父親在路上常跟我們講，台灣有句俚語「吃菓子就要拜樹頭」（台語發音），就是在告訴我們，做人一定要飲水思源，父母是為人子女的根源，所以孝順是根本，人要懂得孝順，才會出好的子孫，爸爸說他收入少，子女多，沒有豐厚的錢孝養，所以只能用勞力，來減少祖父、母體力的負擔，因此每週回鄉下幫忙劈柴、綑綁枯乾的藤草枝葉，給祖母用大灶起火燒飯菜之需。

《禮記·祭義》篇中記載，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意思是孝敬父母有三個層次：最高層次是從內心深處尊敬父母，言語，行為都能使父母打從心裡高興；其次是為父母爭光，不讓自己的言行使父母受辱；最基

本的是儘自己的力量養活父母，讓他們吃飽穿暖。父親一生對「孝」謹守儒家這一規範，而這一點也深深影響我這一生，無論對父、母或是岳父、母，我不曾頂撞他們，也未嘗忘記他們的教誨，岳父往生後，我常接岳母來家中住，假日帶她出遊，或去餐廳、路邊攤吃她愛吃的東西，陪她看我不喜歡看的電視劇，聽她講千篇一律的往事，只要她高興就好。

據母親後來所述，父親結婚時所有一切，都是跟族親們借的，包括身上穿的西服，母親是等到次日，才知道夫家原來是一窮二白的家庭，真是欲哭無淚。母親娘家是殷商，陪嫁的金飾不少，但也都在往後幾年中，陸續典當貼補家用殆盡。「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是母親那一代女性的宿命觀，如果是在現代，我想很多人大概早就分手了，吃苦認命的母性特質，在女權高漲的今日，早就被視為不值一晒的舊思維，但如果平心看現代社會亂象，不都是肇因於大家爭平等，互相不容忍造成的嗎？其實家庭不是講理的地方，而是大家講感情、講付出的地方，可是現在的教育都忽略了退一步的智慧，只教給下一代爭的權利。我的反思並不是認定女性就一定要三從四德、要認命，而是認為家庭在面對問題時，彼此間要知道圓融處理，《菜根譚》裡有句名言，「冷情處世，如湯銷雪」，但在事情爆發時，又有幾人能冷靜情緒，運用智慧為長遠謀呢？

好學不倦

父親在光復後自己再去中興大學進修，後來還到台中高工汽修科當實習老師，父親一生好學的精神，深深影響我們七個兄弟姐妹，尤其是我和二哥，我們都是利用上班之餘完成碩士學位。在記憶中，由於父親成長受教育的時間，都在日治時代的台灣，所以他有很多行為，也受到日式教育的影響，尤其在他教育我們兄弟的方式上最為明顯，終我一生，父親不曾對我施以中國人常用的棍棒教育，他對我的體罰，都是採平靜方式，卻是很堅定的勉勵，那是一種無形的壓力，讓我不得不去接

受，並改變自己的行為。記得有一年過年全家團聚時，母親曾問大家，受父親影響最大的是什麼？孝順、好學、行善這三項，是手足間所公認的，但姐姐們對父親公而忘私的部份，最有微詞。

「養心莫若寡慾，至樂無如讀書」，這是戚繼光名言之一。從這句話中可以得知戚繼光對讀書做學問的真知灼見。戚繼光認為，要想修養身心最好的辦法就是清心寡欲，而人生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讀書帶來的歡愉。這句話是戚繼光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道理，和佛教主張的修行思想一樣，如果一個人想要有健康愉悅的身心，那麼就要忘卻名利追逐。我在受日本教育的父親身上，看到戚繼光的影子。

行善為樂

父親在他還是一個基層公務員時，只要跟他出去，路上有坑洞，或路中央有石頭、玻璃碎片等，時他都會隨手鋪平或撿拾，他告訴我，雖然家裡沒錢做大的布施，但只要有心，隨手之間也可以做善事；等父親升到高階主管時，他在經濟許可下，都喜歡去捐米濟貧、捐款造橋、鋪路，或到廟宇為神明換新袍，雖然家境不寬裕，但母親也都不會阻止，母親說那是爸爸的興趣，而且也不是做壞事。多年後父母的這種行為讓我體悟到，一個人只要心態不同，人生的境遇便會天差地別；即便在平淡中除了可以找到快樂，也可以嘗出幸福的真味道。一個人只要能甘於平淡、不爭、不執著與不計較，就能感受到更多的快樂與幸福。父親的舉止就像德蕾莎修女所講的：「我們不都能做偉大的事，但我們都能用偉大的愛做小事。」由於父母的身教，深深影響我未來的行為，我在後來的每一個工作職場上，只要我能力所及的，我都盡力去助人。

記得聖嚴法師在《我願無窮·用慈悲心拯救世界》文中提到：「如果自己沒有苦難的體驗，不知苦難為何物，也就很難了解、同情和幫助深陷苦難世界裡的人。……如果要救助這個世界的苦難，首先我們自己要有苦難的體驗，否則我們不

會懂得什麼是苦難；不懂得他人的苦難，就不容易生起慈悲心……」（釋聖嚴，2011a），師父的這段話，在我後來人生路上，看過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也發現很多人講話因為缺少苦難的經歷，所講的話好像很真誠，好像有很多閱歷，但再進一步去深思，卻發現缺乏實踐的說服力，這個情形來到山上讀書以後，更加有此感覺，當然啦！因為價值觀的不同，我也不能說別人的言行就一定是錯。

侍親手札

民國90年七月父親往生，我檢視幾篇父親生前北上與我同住時相處情形的手札，與姐姐們寫的思念文章，集結成小冊《侍親手札》，分送參與喪禮的親友們。

八十八年十一月

扶著你顫抖的手，一聲一聲的鼓勵著你，抬起腳向前邁進，就像在哄小孩般，好不容易終於看到你艱難地向前邁進一步，趕緊在旁不斷地讚許，就這樣一次又一次重複的讚許，而你也一步一步的邁進，耐心與信心成了親子間此刻的交集。四十分鐘走了卅公尺，拭著你滿頭的大汗，傾聽你略帶微喘的嘆息。是的，人生恰如你所言般，年輕路長卻短，年老路短卻長。此際只能叫你別想那麼多以外，已無言以對了，知否？老爸，在未來可數的日子裡，這條路將會隨著你體力的日衰而日長。想到以後我就心痛如刀割，老爸你知否？

八十八年十二月

天冷，夜深返家，靜靜的聽著你不太勻稱的呼吸聲，看著你安詳平和的臉，聲輕地深恐驚嚇到你。在你耳邊輕道：「老爸，起床好嗎？我們來換尿褲好嗎？」，你總是立刻睜開惺忪的雙眼問道：「好啊，現在幾點了？」「三點多了，外面很冷喔！我們趕快換才不會著涼。」，為了增加你的運動量，在旁鼓勵你吃力地爬起來，扶著你走到廁所。怕你在夜裡尿液太多溢出，弄濕衣服而著涼，阿蓉（我太太的小

名)自我發明，在尿褲外再加一片大號的墊片，更換的過程雖簡單，但對每一動做已很遲緩的父親而言，卻很累，每晚換尿褲的時間，總要花費半個小時左右，這已是最快的速度了。

爸爸早餐喜歡吃地瓜稀飯，我總在安置好爸爸睡覺後再煮，這樣，等爸爸起床後，就可以吃到微溫，不燙口的稀飯了。

「飽了嗎？」

「飽了」

「好吃嗎？」

「好吃」

爸爸你知道嗎?能聽到你這句話，是我這生中最大的滿足，就算是再苦再累我也無怨無悔。

八十九年元月

輕輕的觸摸著你，像深秋吹落滿地枯葉般的肌膚，沒有彈性，沒有光彩，心中的酸楚，淚水像蓮蓬頭噴灑出來的水般，淹沒了整個雙眼，幸好你正低頭等我幫你洗頭。自從你天冷以後，爲了怕你著涼，也擔心你因站立不穩而滑倒，每天都趁著中午時分，幫你洗澡，看著你每次洗後舒爽的神情，心中總是無限的感激。爸爸真的很感謝你，讓我有機會在你生命的最後一程，陪你共渡，讓我可以實現向媽媽允諾的誓言。

八十九年二月

「爸爸來，張開」

「爸爸，慢慢咬，不急。」

體力的衰退向溜滑梯般，在不知不覺間，爸爸已無力舉起湯匙，從此餵飯，便成我與爸爸之間，另一種快樂的互動。看你每次傍晚，爲了怕影響我上班時間，也怕耽擱了我吃飯時間，那種快速的咀嚼，近乎囫圇吞食的用餐情形，我總是要不斷地重複上述的語辭，雖然可以等阿蓉（拙荊的小名）回來，再幫你餵飯，但我總是堅持自己來，能爲你做這些事，是我今生最大的福氣。

八十九年三月

「爸爸，我回來了。」望著空蕩的房間，依循每日的習慣，到床前叫一聲，可是卻再也聽不到你熟悉的回音，心中總有一分悵然若失，不是因爲你的南下，返回大哥住處之舉，而是我知道，這世父子情緣即將緣滅的傷感。

「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便，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誦經、抄經成了父親返回台中後，我所唯一能爲父親做的事，從《金剛經》到《地藏菩薩本願經》，從《藥師經》到《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只要能讓父親減少痛苦折磨，再苦也無怨，期能圓滿今生父子情緣，讓父親能無業無礙。

89年7月，父親手腳已水腫，醫院告知不用再住院，在家安養即可，心中坦然接受此一最後結局。在父親生命的最後階段，每次回台中老家，看到他那坦然面對未來，臉上流露的那分安然、無恐懼的神情，心中對父親的勇氣是很佩服的，有一次問父親會不會害怕不可知的未來，父親竟然回答：「死是必然的過程，害怕也要接受啊！現在的活著是沒有尊嚴的，何況這身體也已經用了八十五年了，也應該讓它休息了。倒是你身體從小不好，要好好保養，不要讓你伊啊（就是母親）擔心，你伊啊膽小，她自己一個人過了這麼多年了，我要去陪她了，你要把英徽、彥廷（我女兒與兒子的名字）照顧好。」從小到大未曾聽過父親如此充滿慈愛的語詞，頓時趴在床榻大哭，父親用他微溫又無力的手，不斷地撫摸我的頭，那種心領神會的交

代，讓我今生無法忘懷。

記得聖嚴法師在〈生與死的尊嚴〉講稿中提到：「如果知道生與死是必然的過程，那麼生命的本身就是尊嚴。」（釋聖嚴，1999b）那日起，我便在家中虔誦《地藏菩薩本願經》，為父親祈一個圓滿人生，並消累世宿業。

精彩人生

父親從小也受到祖父漢學教育的影響，他的言行總是流露出人性最真實的一面，就好像以前我剛當記者時，所用的軟片相機拍攝的底片一樣，每一瞬間抓住的都是他對工作、他對操守的執著，也由於這樣，所以每一張照片，都可以感受到父親的生命，與他的靈魂，我雖然沒有能繼承他對理念的堅持，不過我還是很高興有他這樣一個榜樣，也很欣賞他能堅持走自己精彩的人生之路；其實我有時以為，在父親的生命中，只重視工作與外界對他的風評，對家人的關懷是空白的，但在父親往生後，我在他生前自己寫的自傳中，看到他對每一個子女愛與期望，那時我才發現，原來父親對家人的關心，如同相機裡的底片，是不輕易曝光的，但卻潛藏著對我們濃濃的愛，只是我們在他生前沒有用心體會罷了！

工作職場上，父親終生服膺中國傳統禮教的約束，他一生清心寡慾，不貪非分之財以自肥，他閒時則以蒔花、閱讀為樂，他雖精通白鶴拳法，卻不以武示人；我在父親的身教中，養成我不貪污的個性，在官場上所有作為，都以服務人群為目的，而父親影響我一生最大的地方，就是培養我有一個良好的閱讀習慣，父親說閱讀是自我孤獨時最好的朋友，這個習慣我至今一直保持，平常有空我就會到圖書館，閱讀各類人文科學的書籍，因為我相信知識必需與時俱進，原地踏步是另一種的自我弱化。

第四節 千金之女 受千斤之苦——我的母親

永恆的螢光

其實在我人生的旅程上，每當遇到迷路時，我總會想到童年有母親的日子，記得小時候，那時家裡後面的有條小溪，河水還很清澈，母親常在河邊洗滌全家的衣服，我都在旁邊玩耍陪母親，她常常洗到天黑，回家時都已經滿天星斗了，母親曾說過，有一天她也會變成了星星，只要我想她的時候，不論在我那裡，抬頭就可以看到她了；多年後，我與報社同事到嘉義視察業務，當地記者帶我們去阿里山鄉豐山村民宿過夜，那裡地處高山沒有污染，入夜沒有光害，抬頭仰望星空，看銀河如帶，真是美極了！

那時突然想到小時母親的話，我便在星群中努力尋找母親慈祥的雙眸，那時心中喃喃自語，問母親您在哪裡？妳從天空往下看，有看到我嗎？知道我在找您嗎？那時母親也曾說過，螢火蟲是天上的星星掉下來變成的，有一天，牠也會回到空中再變成星星，阿里山鄉豐山村因為水質沒有污染，很多螢火蟲，點點螢光點綴了整山林，群起飛舞時，好像在林間彈奏一首，只能用心去感受的無聲交響曲，那一夜，我很用心去聽，去感受母親諄諄的話語，目送每一點螢光消失於天際，那時才忽然體悟到，其實螢光已經在我的心裡了，雖然我在浮世的歲月裡，再也沒有看到母親和靄的笑靨，但母親的愛在我的心裡，在我每日的生活裡，在我每一次的呼吸裡，母親就是那一抹在我生命中永恆的螢光。

母親一直很疼我，記得母親往生多年後，有一年家中兄弟姐妹聚會時，四姐曾說母親在彌留時，講七個子女中，只有我們夫妻讓她最甘心（台語窩心之意），在她有生之年，不曾頂撞過一句話，她要我做的事，我都會說好；阿蓉（內人的名字）雖然是富家子女，但也都能像我一樣孝順，讓她很滿足。聽了讓我很難過，我在母親生前由於工作關係，無法克盡椒水之奉，只有在她北上來家小住時，才有與她長

聊的機會。

民 87 年 08 月 15 日

月

若妳

一泓慈愛的

眼波

在無垠蒼穹

肆意流盼

光

若妳

三千如瀑髮絲

在無盡長河

縱情奔洩

滿天光雨

吻遍我 每一朵

初綻的

心花

原來母愛是

香的



最怕

最怕光 照

殘荷

那黏而不斷的藕絲

一寸一愁

寸 寸 都是

親思

永恆與一瞬都

痛

小徑

孤寂如落葉

法鼓文理學院

DUI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滿滿

追躡身後的是

清清淡淡的

桂香

然

掬不盡的是

對母親 您

濃濃的 思 戀

這是母親在逝世週年時，我寫下的追思感念的詩，當夜以佛教儀式，在台中老家幫母親做了對年（意即往生滿一週年，依台灣舊俗，人往生後必須滿一年，才能正式入祀祖先牌位內），見月華滿天，庭園內桂香輕飄，忽生對母親思戀之心，所以寫詩記之。

難忘的鉛桶

母親出生在改制前台中縣豐原鎮，豐原舊稱「葫蘆墩」，係「泰耶爾墩」之譯音，乃平埔族語「松柏林」之意，（看到平埔族語意，讓我大感訝異！我的父親名字就叫林松柏，雖然有點牽強，卻讓我感到人生有太多不可思議的事。）日據1912年，「台灣製麻株式會社」在豐原設立，大肆種植菸草與黃麻。外祖父是經營碾米廠、麻布袋等生意，是當地的殷商，母親在那個環境下成長，又在外祖父的調教下，擅長經理財務還有識人之明，雖然不大愛讀書，但很喜歡做女紅與裁縫，沒想到她的這項喜好，竟成為後來撐起一家經濟的主要支柱。

由於外祖父的表弟婚後膝下一直沒有子嗣，母親在十二歲左右過繼給外祖父的表弟，因此母親有兩位父母，在原生家庭中，母親是么女，在過繼後的家庭是獨女，所以集兩個家庭的三千寵愛於一身，因此母親從小，除了學女紅與裁縫以外，幾乎不做家事的。但婚後由於父親家境貧寒，且小叔小姑（三個小叔、六個小姑）眾多，又要侍奉公婆，母親常要忙夜半才能休息，白天一早就要用大灶煮早餐；那時二次大戰已接近尾聲，日本採取糧食管控，父親家裡能配給到的米糧根本不夠，所以母親常常只能喝稀飯汁裹腹，據大姐說，那時母親常在夜裡暗泣，後來被原生家庭的外公知道此情形，因他開碾米廠，便常叫大舅舅趁夜走田中小路，從豐原送米到台中頭家厝父親的家裡，母親才得以吃到較濃稠的稀飯。

依海口人的習俗，母親往生後，家中男丁都會一人給一個鉛桶，裡面放一包米和塩等帶回家，就是代表兄弟要各自分枝散葉之意。如今經過將近卅年了，我也搬了很

多次家，但那個鉛桶一直隨我遷移，雖然家裡的浴室也換了不少型式，但我每天依然一直用那個鉛桶盛水沐浴，兒子常跟我講，那個鉛桶已快成為古董了，可以丟了，但我仍堅持留用，因為在我內心中，那是母親留在世上，與我之間唯一的一條臍帶，每一次掬水淋身時，就彷彿沐浴在濃濃母愛當中，這是兒子無法理解的情結。

我現在身體健康狀況一日不如一日，有時我也會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要去見母親，我會用什麼樣子的容貌去見她，而她記得的是什麼樣子的我，是我童年的樣子，還是當年從軍時的容貌，因為她沒有來得及看到現在的我，她會認得我是她的兒子嗎？就像我在阿里山鄉豐山村那晚，在滿天的星斗中努力尋找她，但她有認出我嗎？這時不禁讓我想到蘇軾〈江城子〉中思念亡妻王弗寫到「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這麼深情，卻又那麼可悲，那是一種很強烈的荒涼感，而此與我思念母親的感受一樣，因為在母親離開後，我經歷了人生很多苦難，諸如官司纏訟、官場抹黑，如果母親當時也還在世，那她一定非常的不捨，蘇軾詞裡的這句話，不正流露著像我心中最深的母子情感嗎？

DIL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民 110 年 10 月 06 日

已是深秋

今天走在熟悉的山徑

早落的山毛櫸葉子

恍似幾世前留下的親情

靜靜聽聞沙啞的山風

回首菩提樹下

找不到自己

看著手中幾卷泛黃經文

卻渡不了一身

牽掛

空中迴舞的落花

若紛亂的年華

那些無處灑落的枯葉

片片都有妳抹不去的笑靨

走過的歲月

追不回的流光

收取眼中的淚水

佇立山頭

凝望

山風彷彿吹著

妳當年如霜的髮絲

在暮鼓聲中

飛散著妳我的繁華

低頭問菩薩

何時方能證得菩提

法師斂起袈裟



敲著木魚

聲聲

如昔

女紅裁縫撐家計

母親這一生只知相夫教子，由於父親微薄的薪水根本不敷家用，記得小時，每當家裡沒有錢買菜時，母親向爸爸要錢，爸爸總是兩手一攤說他也沒有辦法，所以家中一切操持皆由母親負責，所幸母親從小在娘家時，習得一手很好的女紅，所以家中一切開支，都靠母親女紅所得貼補，那時母親裁縫的收入，都是父親薪水的一、兩倍，但由於食指繁浩，所以也會在家中後院養豬、雞，還有種芭樂和地瓜葉等。記得以前每逢要註冊時，家中總要賣幾隻豬，貼補我們幾個小孩的註冊費，年節則殺雞祭拜祖先。

由於母親生我以後，身體更加的不好，家中又有養豬、種芭樂，眾多的家中瑣事，都靠母親一人撐持，她的健康狀況也一日不如一日，所以小學時下課後，常在學校寫完作業，背完父親交代的功課，就趕回家拔地瓜葉加芋頭簽煮豬食，同時去拔芭樂，等餵完豬後，便挑著籃子沿街叫賣芭樂，每次回到家都已經很晚了，就趕快盛一碗豬食，灑幾粒鹽巴當晚餐。但也因為沿街叫賣的經驗，無形中讓我的心算能力增加不少，現在回想，其實生命中所有的裂縫，不也正是光所照射進來之處嗎？所有的悲裡都隱藏著喜，而喜中也暗含著悲，只是人在當時是不會細察的。

那時吃飽晚餐後，常要穿雨鞋去清掃豬舍，母親常說豬舍要乾淨，豬仔才不容易得病，這樣才可以賣個好價錢，因為豬販都會先來看豬舍是否乾淨，以判斷豬仔的健康程度再出價錢，母親常講一句俚語「抓豬看豬槽，娶某看娘禮」(台語發音)，意思是說豬販都會先看餵食的槽是否乾淨，做為判斷豬隻是否健康的依據，而人如

果要娶妻子的話，就要先看對方的母親，是否謙和有禮，做為基本參考，因為有良好家教的家庭，就有良好的子女。可是後來娶拙荊時這一套沒有用上，因為我是在提親當日才第一次看到岳父母，可見因緣應是天註定，凡事還是隨順因緣吧！所以我對子女的交友對象也採取這種態度。

在母親的世界裡，父親是她一生的天，母親說父親在外工作辛苦，便當不能太寒酸，所以家中好吃東西都留給父親帶便當，而我從小一直到進軍校前，每年除了過年除夕夜，可以吃到當時認為人間美味的米糕加幾粒龍眼乾以外，我都吃豬食長大，很諷刺的是，現在有錢人反而都講求吃粗食，以求養生延壽，在當年我們窮苦人家只是為了活命，真是滄海桑田啊！那時我只知道不能沒有母親，所以努力賺錢貼補家用，只要能為母親分擔工作，再苦我都會去做，每當母親生病時，我總會在床邊哭著跪著求神明保佑母親，姐姐們都說我是哭包，但是那時在我內心裡，我總是相信有鬼神的存在，只要我心誠，神明一定會聽到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母子之情也是一種圓滿，人生就像一個圓，從起點到終點，從生命的誕生，到養育、教育，到最後的分離，縱是似海的母子之情，也抵不過逝水流年，生命中有些離別是注定會發生，一場母子相遇便是起緣，相處便是續緣，現在母親往生已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讓我更加覺得人生最難得的就是珍惜，只有珍惜眼前人，珍惜當下，我們的人生才會減少很多遺憾，人生才會更幸福。記得作家龍應台曾說過：「機會是這世界上最殘忍的情人，也許寵愛過你，可是一旦轉身絕不回頭。我錯過了宇宙行星運轉間那一個微小的時刻，此生不得再見。對改變了我命運的人，想在他彌留之際輕聲說一句『謝謝』——我蹉跎了。」（龍應台，2018）是的，母親真的一撒手就不再回頭了，我在她彌留那夜，因下錯交流道而來不及見最後一面，竟連說聲謝謝也蹉跎了！現在思之仍是心頭的痛。

第三章 艱辛童年點滴是淚

第一節 媽祖婆的客子（媽祖的乾兒子）

反共年代

民國47年，那時國民政府遷台還不到十年，國家雖還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但卻又是舉國高喊反共抗俄的年代，到現在記憶中，腦海中常會浮現，小學朝會時全校師生在操場上踏步、練歌的情形，唱著一遍又一遍的「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大～陸是～我～們的～疆～域，我～們反攻回～去，我～們反攻回～去，反～攻回去，反～攻回去，把大～陸～收～復，把～大陸～收～復～。」，那時大部份的公家機關建築物外牆，都會寫著一些標語諸如「反共抗俄」、「光復大陸」、「殺朱拔毛」、「建設台灣」，而軍事機關則寫著「枕戈待旦」、「毋忘在莒」、「效忠領袖」等等不一而足的精神口號，記得在那些時期，參加任何考試作文，最後大多不忘寫上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等，非常刻板化，且前言不搭後語的文字當結語，而且常可以因此得到較高的分數。

若以現在的眼光視之，這些有點類似精神麻醉劑，好像有點愚民的政策，但在那個時代卻是教育的主要課綱，也是團結民心的一條無形的鎖鍊，雖然有些地方以現在的視框來看，可能有些禁錮了人民的思想，但也不能全盤否定其功能的存在，畢竟那時的大環境還不是很平靜，為了要達成某些長遠的目地，用一些手段是必要的，在多年後的今天，我再重新看那個時期的措施，我也覺得是必需的在，如果一昧的只是為了追求自由的理想，那今天的台灣就不可能享有，中國有史以來，連續七十年以上沒有戰爭的盛世發生，這也是我現在看世事的觀點，不會盲從，因為經

歷，讓我養成看事件的核心，尤其是一些政客的語言，常常是誇大不實的，為了選舉的勝選，不惜講些前後不一，卻又不認錯、不負責的態度，追究其本心，大多是貪著於「名」、「財」、「權」造成的。

媽祖婆助生

那一年五月我出生在改制前的台中縣大甲鎮，正確地點就是台灣著名宗教慶典活動之一，「媽祖刈香」的主廟大甲鎮瀾宮，在廟後面的一條小巷中。小時候廟裡香火還沒有像近幾年那麼鼎盛，但已有遶境與前往北港朝天宮刈香的活動，記得五、六歲的時候，曾與母親參加刈香活動，我們是參加的是三輪車隊組，我和母親共乘在一輛三輪車上，騎車的歐利桑（叔叔也就是車夫），他說他是擲爻，得到媽祖的同意，才可以參加，當他知道我是媽祖的「客子」（台語發音；即乾兒子的意思），他很高興能載我們，他認為一定是媽祖要叫他照顧好她的乾兒子，所以才同意他參加，沿路很熱心地為我和母親服務，從他的動作中，可以看到他對媽祖的虔誠，也可以看到宗教對民心教化的力量。

生日的那一天，據後來大我十四歲的大姐說，伊啊（台灣西部海口人對母親的稱呼，是台語發音）一早身體就感到很不舒服，肚子一直隱隱做痛，大姐覺得心神很不穩定，眼皮一直跳，她覺得母親生產可能有事會發生，雖然已到學校了，仍請同學向老師請假回家，一直待在家裡陪媽媽，早上五點多，伊啊已經開始發生血崩了，伊啊看到大姐沒去上課，便以微弱的聲音，叫大姐去叫接生婆來，大姐沿路哭著，跑到住在三條街外的接生婆家，請她到家裡來幫忙接生，大姐說她一邊跑一邊哭，一邊心裡哭祈求媽祖不要帶走伊啊，她不想沒有媽媽，回到家後，大姐立刻劈柴、升火、燒熱水。

鄰居也幫忙到爸爸上班的地點，叫爸爸趕快回家，爸爸到家後，接生婆告訴爸爸情況不樂觀，要有心理準備，接生婆並叫父親趕快去廟裡求神明保佑順產，爸爸

立刻到鎮瀾宮哭著向媽祖婆祈求，據多年後爸爸講這一段往事時，他說他跟媽祖婆講，他是基層公務員收入不多，家裡還有六個小孩要養，不能讓孩子沒有媽媽，祈求媽祖婆顯靈，保佑母子平安，也不知爸爸跟媽祖磕多少次頭，等爸爸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時，我已經平安生下來了，而且伊啊也安然渡過生死門，以前由於醫藥不發達，女人生產是將生命懸在生死一線之間，台灣有一句俚語講「生有過，鷄酒香；生沒過，四塊板」（台語發音）。意思是說如果生產順利，就可以享受做月子，喝到香噴噴的雞酒，如果發生不幸，那就只能躺在四塊木板組成的棺材裡了。

由於我是從死神中求回來的，所以爸爸在我滿月後，便到大甲鎮瀾宮，請媽祖婆收我為「客子」，祈求在未來人生的路上能一切平順，多遇貴人，在擲筊獲得媽祖的應允時，爸爸很高興，相信我在未來的人生，一定會有貴人在每一困蹇險阻之處，伸手助我一臂之力，讓我安然渡過難關。雖然《論語·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但現在回想起來，在我人生每次遇到困境時，總是冥冥中有貴人在旁助我一臂之力，不管是實質的幫助，或是思想上的啟發，讓我可以因而順利脫困，或改變思維糾纏。

第二節 天公仔子的成長

黑阿 B 的出生

佛家常講人身難得，小時候根本不知道為什麼是難得，等到長大後聽大姐與父親的講述後，才知道我的出生，給母親帶來那麼大的苦難，而母親也因為生我後，根本沒有錢做月子，所以健康狀況一直很不好。看到母親常常生病，我的心裡很難過，所以從國小二年級開始，我就學會用大灶煮飯，希望能減輕母親的工作負擔；長大後從書上知道，我出生後沒多久，就遭逢國民政府遷台以來，最大的兩個災難，就是八二三砲戰與八七水災，而後者主要受災區就是台中縣。

由於我是家中老么，上面有四個姐姐、兩個哥哥，在那個艱困的年代，貧困家庭根本沒有錢買營養的東西吃，所以母親的身體一直很孱弱，生我的時候就已經沒有奶水，而父親又是收入微薄的公務員，一份薪水，養一家九口人，也根本無力購買奶粉，所以我是吃米麩長大的，在那個均貧的年代，鄉下地區，像我家這種情形的家庭比比皆是，像我一樣吃米麩長大的也是很多，我也因為在這種先天失調，後天又無法有足夠的營養補充下，從小到至今，身體一直羸弱多病，而且又長得矮小黑瘦，小時兄弟姐妹們都叫我「黑阿B」（台語發音）就是小蝦米的意思，母親可能因為我「瞞阿子」（台語發音；最小兒子之意），所以從小就特別疼愛我。

彘扭的國語

讀小學時全校的老師，大部份是隨政府來台的外省人居多，一年級的老師很老了，是四川人，二年級時的老師年紀也差不多，是湖南人，三級時的老師是女的，她是山東人，她的名字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因為後來曾發生一件事情的緣故，她的身材高大，較年輕大約是五十多歲，這三位老師鄉音都很重，上課時不只我，班上同學大半都是「鴨子聽雷」。後來回想，一年級老師竟沒教我們注音符號的唸法，那個時候大多數的家庭都很窮，根本沒有所謂的學前補習這個名詞，上課時老師唸一句，我們跟著唸一句，作業就依樣畫葫蘆交，記得曾經有幾次，老師還帶全班到他宿舍去挖水池，因為他要養魚去賣貼補家用。

由於住家附近鄰居都是閩南人，放學回家都講台語，所以我的台語很溜，但那個時候政府有一政策，在學校沒有講國語要被罰錢，所以在學校時，能不講話就不講話，以免被罰錢，雖然祖父有教我們讀唐詩宋詞，但祖父也是用河洛話教，因此我雖然很早識字，但不會國語唸注音法，再加上三個老師不同的鄉音，班上同學也大都不清楚在唸什麼，小學前三年就這樣迷糊混過，功課成績當然是好到「不行」。

在我記憶中，一直到軍校受訓時，因為要學習羅馬拼音，才知道注音符號中有

所謂的捲舌音，以前還真的不知道什麼叫捲舌音，當時為了以後工作需要，每天晚上在宿舍熄燈後，還帶字典到廁所一個字一個字去學習拼法，雖然後來該科考試成績滿分，但至今我的發音依然讓人聽不太懂，基礎教育固然影響人甚為深遠，但自己心理的障礙，一直是自己跨不過的坎，這也是大多數人的通病，凡事都不會檢討自己，反而都會先卸責於人，我也不例外落在這個漩渦中，總是認為當年三位老師的錯，但現在已無此念了，反而存有「事有不逮，反求諸己」的認知。

假日童工

假日或是寒暑假，別人家的小孩都可以到處去玩，我就要四處找臨時的童工工作，不是起早趕晚到砂石場，挑選平滑的小卵石，讓廠商賣到日本當庭院的石海；或是到建築工地去搬磚塊，一塊一毛錢，如果搬上二樓就兩毛錢，我因為個小力氣也小，一個早上最多賺六、七元，就很高興拿回家給母親，當明天全家的買菜錢；但是如果砂石場與工地都沒有工做，我發現那時民眾的環保意識比較不高，常會隨手將瓶瓶罐罐丟入河裡，我就會拿一個大磁鐵，用線繫在腰間，在家後面的河裡來回走，有時一趟要走一千公尺左右，吸取河中的鐵器、鐵罐再蒐集去賣，為了要每次都有收穫，我將家附近幾條小溪劃分幾個區域，不同日子走不同的溪流，這樣我每次都會所收穫，這樣做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水裡常有鐵釘或玻璃碎片，一不小心腳就會被割傷，還好菩薩保佑都沒發生意外，哥哥他們都不願意去，說太危險也太累了，但我知道只要明天的菜錢有著落，母親就不會為明日的買菜錢發愁，也會很高興，這樣她就不容易生病，那我就每天可以看到母親健康快樂的笑容了。

現在回想，覺得人的艱困環境自然會想出謀生之路，應驗了電影「侏羅記公園」中的名句：「生命會為自己找出路」，那時還讀小學的我，怎麼會想到將河道劃分不同區域，讓自己每次的撈拾都可以有收穫，現在都感到不可思議，但也不知此一奇想是由何處啟發的。

受誣遭罰

在小學三年級時，有一天剛上課時，班上突然一陣騷動，同學們在教室內四處找東西，我因跑去操場玩，比較晚回來，所以不知道他們在找什麼？隔沒多久老師來了，看班上鬧轟轟的很生氣，就用大姆指粗的藤條，用力拍打講台，問大家怎麼回事那麼吵，同學們齊聲說有人偷同學的錢，我到那時才知道怎麼回事，老師就問誰偷的自己出來不罰，隔了一陣子都沒人承認，老師很生氣就問班上誰的嫌疑最大，當時的班長是我的親堂妹，竟然一付大義滅親似的指我是最有可能，老師很生氣大聲喝罵我，說我沒有自首的勇氣，那時我還沒搞清楚狀況，老師便不分青紅皂白，叫我雙手趴著講桌，用藤條很大力打我屁股十幾下，血都流出來，當天拿著枯樹枝，拖著疼痛不已的身軀回家，母親看了眼淚流不停，趕快帶我去醫院敷藥，回家問我到底有沒有偷錢，我跟母親講，我可以跟菩薩發誓保證沒有。

隔天母親跑去學校與老師理論，因為母親是受日本教育不會講國語，老師是山東人聽不懂台語，兩人簡直雞同鴨講，後來訓導主任過來調解，母親問老師，誰說我偷錢，證據是什麼？老師問班長證據在那裡，班長說因為我家是全班最窮的，所以當然是我偷的，老師聽了啞口無言，訓導主任也指責老師處理事情太草率了，那年暑假過後，就沒再看到那位老師了。

但我知道此一事件，在我以後的人生產生極大的影響，因為在那時我便立志，長大一定要賺大錢，不讓人看不起，不讓母親擔心，但也因為心中這個種子，讓我以後經歷了很多磨難。以我現在回觀當年的這一顆種子，方才領悟佛家所常講的，如是因、如是果，原來因是起於心念始生之處，等到有一天緣俱足了，果報必然會顯現，只是「不經一番寒徹骨」，誰又知道慾念是毒？如果沒有深刻的自我反思，又如何能看到病因所在呢？

好學童年

小時，我們一家隨著父親職務上的遷調，過著類似遊牧民族居無定所的日子，大多在當時台中縣內的沙鹿、清水、大甲一帶，直到我就讀小學時，父親因職務上調任，現在台汽前身的台灣省公路局台中段監工，才固定在台中市上班，我們也因此舉家定居台中市，我在那裡渡過我的小學、國中與高中的歲月；當時父親工作雖然很忙，但對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視，當時每天都要背古詩文，由於家裡沒錢買書，我都到夜市舊書攤看書，因為光看不買，書攤老板會不高興，所以我都會這攤看十頁，再去別攤看十頁，我在小學畢業前背誦與閱讀的書，都是這樣完成的，那時已閱讀或背誦完的有四書、詩經、古樂府詩、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宋詞三百首、古文觀止百餘篇，國中畢業時已看完史記、戰國策、老子、莊子等古籍，還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歷代古典文學，到了高中就轉而喜好閱讀西洋文學簡愛、基度山恩仇記、雙城記、茶花女、泰戈爾全集等百餘部名著，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真的也不知道裡面的真正內容是什麼，只是囫圇吞棗般的硬塞，但那一段歲月也在無形中打下了我的中文底子。

歲月是夢

童年的歲月好像是一場夢，走過的日子，好像曾經有過，但現在回頭，卻又好像虛無一般。在記得民 108 年 12 月下旬余安邦教授來校演講，在其〈紀錄時間的過渡，或者，傷口不在場的誘惑〉一文中，曾提到：「任何一種存在之理解，都必須以時間為其視野。即便如此，『過去』往者已矣、屬於『事實性』，『當下』及『未來』仍然是(操)在個體自身的手裡。……時間彷彿是那條撐起『存在之意義』

的可能的地平線。」¹是的，回首童年點滴心頭的二、三事，在過了半世紀以後的今日，重新拾起記憶來敘述，有很多不勝唏噓之處，當年的苦難成了一種自我處世哲學的積澱，也成了自己未來的一種助力，只是在當時是不自覺的。

聖嚴師父在其《動靜皆自在》一書中曾對「有」、「無」有過如下的說法：「人生從小到大，不斷在變老，究竟回憶中經過的是夢，還是現在是夢，……諸位看過《紅樓夢》嗎？為什麼叫它紅樓「夢」呢？賈府曾紅如此的繁華熱鬧，終究是衰落了如同一場夢。」（釋聖嚴，1999c），記得民國 109 年 06 月 04 日 我開始重閱《紅樓夢》，深深感覺書中所寫有、無、真、假，都是夢一場，在人生走過這場痛以後，才了悟到《金剛經》中的名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故曾將此心得寫一首詩記之。

民 109 年 06 月 04 日

我像黎明前的那一束

光

穿過歲月的針孔

與

生命的深海

在天地微茫之時

¹ 余安邦（2008）。紀錄時間的過渡，或者，傷口不在場的誘惑。在余安邦（主編），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myweb.scu.edu.tw/~wangresearch/topic/topic12/2009.01.21.pdf

放下揹負笨重的夜

尋覓那顆頑石的

心跳

故事雖然起於洪荒

但淚早已成於

有眼之前

情與慾總是一場

風月

生與夢總在真假之間

且將枝頭花魂

收埋冬雪

明年春酒都將是我的

淚

我的世界只有你這粒

沙

合眼觀照都是當年

毒蛇的根鬚穿透累世的

心

啊



一生的懺悔只為還你

那滴

水

這是我在當時對人生的一種感受，認為人今生的一切因緣，大多是前世或累世已種下的因積累而成的。而現在生一切的造作，皆是貪慾這點觸媒所引發的，但不管過程有如何的光與熱，一切終究都須成空，懺悔是一種自我觀照的過程，透過此一觀照，才可以看到無染潔靜如水的本我。

第三節 母子情深

一條棉被

大姐在我訪談中提到，母親在生四姐以後，曾流產一次，因為家計負擔重，沒有做月子，就努力做手工、養豬等分擔家計，所以身體一直很不好，生我時就己沒有奶水，父親收入微薄，根本無力購買奶粉，所以我是吃米麩長大的，我因為在這種先天失調，後天又無法有足夠的營養補充下，自小直羸弱多病，而且又長得矮小黑瘦，小時兄弟姐妹們都叫我「黑阿B」（台語發音）就是小蝦米的意思，母親可能因為對我有歉意，所以從小就特別疼愛我，兄弟姐妹們除了大姐以外，都有一點吃味。

小時住在台中大安海邊，當時附近住家不多，到了秋天，每到傍晚風如虎嘯，房子是用泥土夾著竹箴建造而成，上面鋪茅草再覆以瓦片，非常簡陋，鄰居的房子也多是如此，大家一樣窮，每逢梅雨時節下雨時，屋外下大雨，室內下小雨，晚上常在盛水容器的滴答聲中入夢，那時父親工作上常在沙鹿、清水、大甲一帶輪班，所以不常回家，長兄與幾位姐姐因為要讀書，也都住在父親的公務宿舍，只有我與二哥陪母親住，一到冬季夜裡天寒地凍，常常母子三人擁抱裹在一條棉被內取暖，

當時年幼不知窮為何物？也不知夜裡母親為何一直流淚打哆嗦？母親必須等到東方魚白，才知自己與兩個孩子沒有凍死；多年後我才知道，母親在每個夜裡，都在害怕「無常」的到來，不知會降臨自己，或兩個孩子之一。

記得聖嚴師父在《禪的體驗·禪的開示》提到：「『無常』是指世間現象，都在不斷地生生滅滅。若能懂得一切現象都是無常，便能對未來充滿信心，對世間充滿希望；對美好的抱持感謝，對不好的感到樂觀。……若能善用『無常』的觀念，便能生活在念念新生、時時平安中」(釋聖嚴，1980)，但母親當時是沒有這方面的佛學觀，所以每夜都活在恐懼的內心地獄中，只是當時我還小，不知母親的心；在校園常聽到同學講「放下」兩字，但是當「無常」如影隨形而來時，並不知有幾人都可以做到。

唯志不窮

自從搬回台中以後，鄰居同齡的同儕們，常因為家裡很窮而取笑我們，有時還群集嘲弄或追打我與二哥，母親都會告誡我們，不可與人爭吵，看到那些人就遠遠走開，不要鬧事，那時母親就會引用，連她也不知出處的一佛語勉勵我們，多年後我才知道那是寒山與捨得的對話，「寒山問捨得曰：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捨得云：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時間是無聲的證人，在經過半世紀的驗證，當年那些家境不錯的同齡鄰居們，現在生活狀況大多頗為淒苦。

古諺有云：「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莫看窮人穿破衣。」我現在也常常以此例告誡孩子們，要他們立身處世要抱持，清代儒將左宗棠於江蘇無錫梅園題的詩句，「立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選樂處住、向寬處行」，不可以遇事不如意就失去向上的心，也不可因為自己所擁有，而取笑別人，滄海桑田誰都無法預知明天會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要努力於今天，如果有能力也一定要多

幫助別人，在《道德經·第七十九章》有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我之所以要如此教導孩子，是因為我相信，只有透過教育，才能給予孩子正確的人生觀，只有自身的身教，才能給予孩子正確依循的路，而父母的身教是我今生傳承的依據。

我有時會跟母親吐苦水並問，為什麼別人家總是那麼有錢，我們家為什麼那麼窮，母親就會苦笑，並用她佛道相滲的因果輪迴觀念告訴我，因為我們上輩子沒有做好事，所以這輩子要來受苦，但是如果想要改善未來的生活，貧困家庭子女就要靠讀書，母親也常勉勵我說，有的花在春天開，也有的在冬天開，但無論在何時開，只要努力，每一朵花都有屬於自己的春天。聽了這段話以後，我也會跟母親講，那我不讀書，去當學徒，苦了三年就可以出師，就可以賺錢貼補家用，母親總會流淚自責地說，都怪家貧沒有給我吃些營養的東西，害我長得這麼瘦弱，不讀書就算學一技之長，也無體力去拚搏，每次看到母親流淚，我都會心慌，怕影響到她的健康，我就會跟母親說，請她放心，我一定會好好努力用功讀書，母親就會破涕為笑，讚賞我很乖很聽話。

DIL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便當的故事

記得有一次在雞籠檢到一顆蛋，熱熱的，那時根本沒有什麼醫學常識，聽說趁熱吃對身體很好，就趕快拿給母親吃，可是她說要留給父親明天帶便當，父親當主管不能吃太差，會被屬下看不起，那時我還不知道原來爸爸是母親的天；記得有一次母親生病，早上無法起床做便當，爸爸也不會煮菜，我就帶著空便當到學校，中午時間就喝自來水裹腹，回家母親問我中午吃什麼？二哥搶著回答說，他跟同學借錢吃麵，我只喝自來水，母親聽了以後抱著我哭，我也跟著哭，我哭著叫媽媽不要生病，我不要沒有媽媽，於是母子抱成一團痛哭。

棒棒糖的滋味

有一次那些富鄰居的同齡孩子，個個口裡含著一支棒棒糖，故意在我與二哥面

前吃，對我們兄弟兩人說，糖果的滋味如何如何好吃，問我們要不要舔一口，只要叫他們一聲爸爸，就拿一支給我們吃，我們立刻拒絕並跑回家，當晚我問母親棒棒糖到底是何滋味？母親聽了默不做聲，隔天早上，母親帶我與二哥，到家裡後面的果園，在一株開滿很多紅色小花的植物旁，母親拔了一朵朵紅色小花，並要我們小心吸吮花蒂，問我們什麼味道，我就回答有甜味，母親就說這是天然的棒棒糖，我們吸吮的是花蜜，那是天然的，外面賣的都有添加人工糖精，我們吃天然比他們好，這是最健康的。多年後我才知道那種花是扶桑花，而讓我們吸吮花蜜，是因為家裡沒錢可以買零食，現在回想起來，母親真是用心良苦。

選蘋果的智慧

小時沒吃過蘋果，有一天，親戚送我們兩顆，母親就問我要選那一顆吃？我就選小的。母親問：為什麼不選大的？我說，媽媽的身體不好，所以要給她大的。母親笑著回答說，傻孩子，大的雖然大，但顏色比較綠，所以會比較酸，她的牙齒不好，怕酸，紅的雖然較小，但是比較甜。我從那時起，要給母親吃的東西，都以她對她健康有益的為主要考量。多年後我看到一部電影，記得由陳博正主演的《兒子的大玩偶》，其中有一段是「蘋果的滋味」，我看了淚流滿面，兒時的歲月忽然湧上心頭。

由蘋果的選擇中，母親的教誨，也影響了我在以後人生與人接觸溝通時，不自己所見的而執著，要用對方的角度看事情與需求，就不容易發生爭執，數年後我任職於醫院，每遇到醫療糾紛案件時，都抱持這種想法與申訴者溝通，也都能順利圓滿和諧而無怨，有些申訴者還成為我的朋友，並且樂於捐款幫助院內貧困的患者。

心誠感天

母親69歲那一年夏天，我剛考進報社在當實習記者，突然接到大哥來電說，母親為了要修電燈，從椅子上摔下來，頭撞到桌角，情況不樂觀，叫我趕快請假回家。

我一聽心急如焚，但並沒有立刻回家。我先去新竹城都城隍廟，向城隍爺祈求保佑母親平安，但擲筊不同意。我哭著向城隍爺說，母親一生吃苦未曾享福，我願折壽替母渡劫，可能是因心誠則靈吧！擲筊便同意，說也奇怪，母親隔天竟然從加護病房移往普通病房，一週後順利出院，如此經過十年，母親才無疾往生。雖然子不言怪力亂神之事，但仍要人敬鬼神，應該是寧可信其有吧！

母愛的溫度

我這一生與母親的因緣很深，我在她往生後即發願終生茹素，即便母親已經往生廿餘了，她的身影仍一直縈繞在我心裡，每次參加法鼓山各寺院的法會，就會想到我那和藹又一生苦難的母親，然後就無法自抑地淚流滿面，108年三月中下旬參加天南寺精進禪二，在齋堂外看到地藏菩薩像，霎時就彷彿看到母親的身影般，讓我不禁潸然淚下，記得母親生前常說：「父母疼子是長流水，子啊想到父母，就像樹尾在搖風」（台語發音），這句話是告訴我們，父母疼愛子女，就像長流不息河水一樣；而子女思念父母，就好像樹梢上的葉子一般，有風才動，無風則停。這是提醒我們為人子女的孝順要即時，要謹記「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讀禮悲風木，吟詩哀蓼莪。」母親是我這一生無法忘懷的執著，我不知道，我如果忘掉了母親，我這一生的心將要漂泊於何處？

自從母親往生後，我常常會想，為什麼對母親會有如此深厚的思戀，手足間沒有人像我這樣，有時還會斥責我，不要常提起父母，要讓他們心無罣礙，這樣他們才可以好好往生西方淨土。我對母親的思戀，讓我想到西方希臘神話中王子伊底帕斯的戀母情結，而情結是探索心理的一種方法，也是重要的理論工具。我雖然從小因母親身體一直不好，未曾吸吮母乳，但由於母親工作時常背著我，所以習慣了母親身上的味道，在我內心的深處，那是一種可依賴的、是最安全的感覺，那是藉著觸覺與體溫在記憶，不是靠視覺與文字的記憶，所以是恆久不忘的，這也是我為什麼

麼一直放不下，母親的執念，因為那是一種幸福的溫度。

民 109 年 03 月 13 日

昨日乍見初開的桐花，忽生思母之心。

三月

在不經意間

看到枝頭

幾朵初雪隨風顫動

不是還沒四月嗎

還是我以前一直忽略

錯過她初綻的季節

心中惦記著是

當年花滿枝桠的盛況

彷彿還是昨日

唉

錯過今朝

又將重新蒐集美麗的記憶

明知世事終將成空

我仍是當年的我

千百年來早生的霜髮



只為再見不是累世的妳

不在乎滄桑流年

第四節 桶箍斷後的手足情

民 95 年 09 月 12 日

別來春秋空渡

鬢絲凝露

回首來時路

雲霧遮日

憑欄莫問來人

今日桃花非舊時

秋江煙波冷

重問當年多少事

月殘落花輕

斷線的項鍊

我自從年少離家從軍後，與手足間就有點距離，互動的品質比較不良。在Bowen理論八大概念中，在自我分化²上，我就類似被支持個體性的孩子，可以有自己的

² 自我分化 (differentiation of self)：是指一個人能脫離原生家庭的情緒依附，發展出獨立的自我 (individuality) (邱淑惠，2019)。

想法、做法及感覺，所以保有較多的自我，有更多的力量面對生命挑戰以及建立自己的家庭 (Roberta, 2015)。在閩南語有一句俚語「父死路頭遠，母死路頭斷」(台語發音)，意思是指父母健在時，一家多和樂，父母往生後，手足間往來很容易就疏遠了，尤其是母親亡故後，這種情形很現象最容易發生，所以台灣人常將母親視為桶箍，這是台語發音，意思是指母親就像綑綁以前民間常用木桶外圍的竹編，母親的愛總是將一家大小的心，緊密地串聯起來，就像項鍊中的那一條絲線般，將每一粒珍珠串成為一條項鍊。我現在退休了，有的是時間，可是父母也都已往生了，只能在每年他們的忌日，以及自己的生日時，唸地藏菩薩本願經迴向給他們。自從退休後，便於每年參加法鼓山農禪寺梁皇寶懺法會，以及總本山大悲心水陸法會的地藏壇，祈求父母早日得升蓮池。

以現在觀之，我的父母這一生好像為受苦而來的，生在日據時代，本來就物質匱乏，結婚後又為家計與子女而操煩，等到綠樹成蔭後，就開始為身體病痛而苦，這雖然也是他們那一代，大部份的人一生的寫照，但在父母那一代的台灣人更加的明顯，因為他們從小受了日本教育，到了快步入中年時，逢二戰結束與政府遷台，在人文和其他一切施政，政府都以中國固有文化為藍本來推行，身受兩種不同文化價值衝擊，他們必須調適與適應，在處世上，他們很難改變對日本文化的緬懷，雖然那是一種奴性的教育，但已深植於他們那一代的心裡；在為人上，他們必須對當時的優勢人種，即所謂的外省人謙卑以待，所以他們在心力上是很累的，記得楊蓓在《叛逆中年》一書中曾指出：「社會規範所賦予的框架，讓人們在必須全力以赴的過程當中，也許沒有創傷累累，但還是會感到疲累，長時間累種的勞累，並不只是體力上的累，而是加上心力的累，心力的累，會讓人對人生的疑問趁著隙縫冒出來。」(楊蓓, 2012) 所以父母在他們的晚年，也常對自己的人生所為何為？而生疑，但他們當時並沒有所謂反思的觀念，所以就將之歸諸於輪迴，因為宗教的信仰是可以讓自己內心，對未來有所寄託與期盼，減少空虛與茫然。

飛來之福？

記得在父親退休前夕，家中子女也已各自成立業了，家境也已脫貧成了小康之家，雙親也不用於每日旦夕間，為明日之炊而煩惱時，不料竟然天外飛來一筆財富，那是家族長輩們，經過二、三十年的爭吵協商，終於完成部份祖產分產手續，已逝的祖父也因而分配到一塊土地，姑、叔輩們便相互爭奪，對父親以長孫身份，多得一份祖產甚為不滿，彼此間爭吵年餘，最後父親為了手足和諧，將當時最看好的地段，全部讓給三位叔叔，自己的持分改為將來的道路預定用地上，並拿現金給六位姑姑，做為她們放棄爭產的補償，如此才平息紛爭。

母親為籌措給六位姑姑的補償金而煩惱再起，因為不是一筆小數目，那時大哥有三個小孩，且都在求學階段，我的兩個孩子也出世了，所以母親不想讓我們知道，怕增加我們的負擔，二哥與二嫂沒有子女，且官居高位收入甚豐，卻對此事不置一詞，媽媽也因此不好意思開口請他們幫忙，母親為此煩惱很久，每日靠安眠藥入睡，後來大姐實在看不下去，私下告訴我此事，還好，那時我在當記者，也在股市賺了一點錢，便私下陪父親拿錢給姑姑，讓母親減少不必要的煩惱，而母親也在這次紛爭中，感到財產終將導致手足間分離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她生前就已跟我們七個子女講過，有關財產的分配方法，當時兄弟姐妹間也都沒有異議，只是當時母親認為，子女們應該會遵守她的叮嚀，所以沒有完成法定的公證手續，其實母親當時也沒有法的觀念，仍存在人與人間必須守信，何況父母與子女間更應該會如此信守。

假面人生

貪念像蟄伏人心深處的一條毒蛇，民國86年暮春，平時健壯的父親，在一次檢查中發現罹癌且已近末期，手足間立即做成決定，並徵得雙親同意，將父親名下財產全部轉移至母親名下，誰知母親素來身弱，應驗命理學上所說「財多身弱」的名言，家產移轉後不到三個月，母親因為沒有食慾，便到醫院住院打點滴，沒想到不

到一週卻在半夜無疾往生，手足間錯愕不已！

因母親係農曆七月往生，依民俗鬼月不出殯，所以在家停靈逾月，停靈期間某週六，我因不滿兩位兄長在母親靈前，飲酒、食肉、划拳、喧嘩等不敬行為，與他們發生言語衝突，這是我今生第一次與手足發生衝突，但在衝突時，我瞥見一旁大嫂臉呈微晒，我突然警覺到母親生前，對大嫂心性分析所言，我便立即結束爭吵。

母親娘家是經商，從小在長輩教導下，長於閱人，記得母親生前曾私下告訴我，若有一天她往生，家中紛爭必起於大嫂，叫我要能忍耐，以和為貴，才能圓滿所圖；母親也說二哥官階高，必難謙讓下人，事情在他手上很難成功，因為書本沒教如何分辨多變的人性，母親說「入山看山勢，入門看人意」，就是告訴我與人相交，要先學會看人心，有緣的交往深一點，詭詐者交淺一點，不要與人發生衝突，也不要

在眾人前撕破別人的假面具，這樣損人不利己，容易招人怨，由於這個觀念深植我心，所以在以後職場上，遇到每一個初識的人，我都會用心觀察其在細微處的行為，也因此讓我避過很多不必要的紛爭。

貪念是毒蛇

由於父親名下不動產才剛過戶母親名下，母親喪儀結束後，手足間為了財產分配召開家族會議，我因排行老么，自小在家裡就沒有發言權，一切都由兄姐們做主，那次會議由二哥出來主持，姐姐們比較沒有意見，但大哥由於素來懦弱，沒有主見，一切都以大嫂意見為主，所以當大哥私下與二哥及父親訂下的同意書，被大嫂知道後，大嫂勃然大怒，並將該同意書當著父親與二哥面前撕毀，說她不能同意，二哥與她起爭執，大嫂執意要取得台中市區全部房產，與鄉下祖產三分之一的農地，否則她不同意簽字，二哥說這是母親生前的叮嚀，大嫂說母親已往生，口說無憑，要求拿出法院公證字據，二哥一怒之下寫了拋棄繼承書給全體手足，對於遺產處理一事便撒手不管。

大嫂的行為，與二哥處理事情的態度，完全應驗了母親生前所言，讓我對母親觀人術佩服不已！我在姐姐們的催促下，出來與大嫂協商，我謹記母親所言忍耐、用和、圓事，全部依大嫂要求始達成協議，其中包括放棄母親生前所訂下，原本要留給拙荊市區之房地產，也都同意納入大嫂的要求中，整個協議過程大嫂一直站在主控地位，我都不與其爭，因為我謹記母親所言「有量甲有福」（台語發音，意思是心量有多大，福報就有多大）。

協商的智慧

在我與大嫂周旋協調房產分配的三個多月中，給我一個很大的感觸，一個家庭，及家庭成員，如父子之間、婆媳之間、夫妻之間、兄弟姐妹之間怎樣做到六親和睦？為什麼會出現父子、兄弟反目成仇？為什麼那麼多家庭親情失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彼此間缺少了寬容之心。俗話說，沒有牙齒不會咬到舌頭的，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難免會因細故發生磨擦與糾紛，所以一定要學會把這種矛盾和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之始。因而讓我學到與人協調的三原則，一是不宜隨便與人結怨，包括自己的親人和朋友；二是有了小怨要及時化解，不要積怨成大，甚至造成你死我活的死結；三是得饒人處且饒人，有理也要讓三分，有時候看似給別人留條路，其實是給自己留條活路；若把對方逼到牆角，非置於死地而後快，必然會引起對方拚死相搏，這對誰也都沒有好處。這三個原則，也是我以後在醫院負責醫療糾紛協調時，所依循的方法。記得小時回祖厝祭祖時，祖廳上的庭訓明白寫著：「禮為教大，道以德弘」，歷代祖先很早就有先見之明，為求未來子秀孫賢，已銘刻此訓，要後輩以禮相自約，以道德顯於外。

大嫂的行徑，讓我想到了《佛說觀無量壽經》中所言：「有田憂田，有宅憂宅……憂懼萬端、勤苦若此。結衆寒熱、與痛共居。……」人性總是如此，有田的時候想要再多一畝田，有房子的時候想再多一間，有錢的時候想要存摺折再多一個零，人

心的貪念總是像填不滿的深壑一樣，但天心並不與人心同，天道是大自然運行的法則，是無為，是普遍，是大公無私的。如陽光普照，大雨普潤，大地普生萬物，供養萬物。天道對待萬物是沒有偏私，或親疏之分的。也由於天道是無私的，從那裡失，天從另一方面回補你所失的，從父親得到祖產後，至今二十五年過去了，我依然不悔當年被大嫂所強奪的那一些房地產，在我內心深處總認為，一啄一飲皆有定數，強求的隨之而來的可能是禍。

人心如面

台灣有句俚語說道：「人千算，不達天一算」，意思告訴我們，機關算盡者，天常不從其願。家產的處理過程中，我家也不能例外，手足間為錢而親情崩裂的悲歌，讓我醒悟到人性中的貪慾是多可怕，每在夜深人靜時，回想到這個過程，腦海中常會浮現大嫂的身影，那些在外人前笑容可掬，談吐之間充滿智慧，個性賢淑言行備受鄉里稱讚的假象，讓我體悟到《金剛經》所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即見如來。」太多的假象積澱成手足間的結，人心啊！人心，不都恰如其面嗎？我冷靜看了這一過程，養成日後的我，與人相交不會驟下判斷，只會仔細觀察一個人行為的細微處，以免為假象所蒙蔽。

後來我在回想母親教授的觀人術時，讓我想起在論語中，孔子也曾提出「識人三法」，《論語·為政篇》：「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就是說要了解一個人，除了先要「視其所以」就是觀察他處於什麼環境，這往往是一個人的間接表現，除此還要「觀其所由」，就是要了解人的「行為」，而這就是其直接表現。這兩點都是外在的，要了解一個人，還要「察其所安」。就是要了解一個人的本質，就是指思想觀念，也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故說「所安」。思想觀念的具體表現為「所欲」。「所欲」會表現為「言語」，也就是聽一個人的「言語」表現，從中推斷一個人的思想好壞與修養高低。此亦「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而

在《孟子·離婁篇》上也曾提到識人之法，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由此可知，古人的智慧並非全無可用之處，只是近人多崇洋媚外，捨本逐末而不自知罷了！



第四章 軍教生涯點滴

第一節 意外之旅

民 86 年 10 月 25 日

簾捲秋山煙雨濃，
零落紅楓石上流；
新醅野味留人住，
桂香夜露透柴扉。

冷翠茶青年年綠，
千層山色無時同；
漁樵一竿懸日月，

惆悵江水與天齊。

這首是我在民國 86 年，前往軍校不同年班學長，位於新北市坪林區新居小住的心得，那時已是秋分時節，新宅位於北勢溪源頭，學長當時是單身，而我已經茹素了，他飲酒，我喝茶，兩人暢談狂狷年代軍旅往事，不勝唏噓！杯空茶涼之餘，即依榻而眠，待東方魚白之際，兩人持竿垂釣溪畔，那時月未落，而日已昇，看江流無盡，平生感懷蹙生，遂寫七律一首以表。

殉國教育

在我讀國、高中年代，學校教育一直在教導我們的如何犧牲小我，如何成就大我，所以課本上教的都是，如何效法民族英雄，所以教的大多是岳飛的〈滿江

紅〉、文天祥的〈正氣歌〉、史可法的〈致多爾滾書〉、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等；唸愛國詩人陸游的詞，不是他膾炙人口的〈釵頭鳳〉：「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而是背他的〈夜遊宮〉：「雪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睡覺寒燈裡。漏聲斷、月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或是背辛棄疾的詞，如〈破陣子〉：「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當年的教育隱含著一股慷慨悲壯的意涵，是在教我們如何在民族大義之下，從容殉國而不悔，有點類似美國 911 恐攻時，那一些駕機自殺的恐怖份子，那種視死如歸精神。以現在觀之，當年的那種不悔的精神，簡直是笨蛋的行為，反為人所恥笑，同樣的精神，在不同的時代，所遭遇的價值判斷，簡直天壤之別，其實世上所有變與不變，皆在時空中暗暗流轉，只是我們自己的私心執著，才會不自知。

DILA Dharm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特殊考試

走上軍旅之路本來不在我人生的計劃之中，記得民國 64 年 4 月 5 日凌晨，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在突然而來的狂風暴雨中往生，當時舉國上下民情悲痛，翌年，我參加特種軍校招生，來參加考試的學生，所以考生不多，當時心智還很單純，沒有警覺到這是一所特殊的學校，以為只是一般正科班軍校。

考試的科目除了固定的文科外，還要加考智力測驗與機智反應，記得當時教官還特別叮囑我，要注意這兩科；至今我還記得機智反應的考題，考試當天，主考官先告訴我，必須在問題問完後 3 秒內回答，然後便問我，如果身上帶有重要情報，必須在時限內送達接應處，可是開車在路上時，後有敵方人員追趕，但前面道路彎曲處，左邊有一個國中生，右邊有一老人，車子只能閃過其中一人，問我要閃過那

一人？我立即回答，兩人都一定要撞死，主考官驚訝地問為什麼？我回答避免後面追兵詢問留下的人，我走的方向，為免留下後患，所以兩人都必須撞死，這樣才可以為自己爭取時間。

年少的思維與現在的心思真的相距很大，現在叫我回答同一個問題，我的答案應該不是這樣的，這也就是因為年輕的關係，那時心中只有國家與責任，所以會慷慨的回答，但反觀歷史那些名將，哪一個不是出少年，歷練固然是一種沉穩，但也常常成為一種瞻前顧後的顧忌。而智力測驗那一科我是滿分。

家鄉異鄉

考完一個多月後，有位管區警員突然來家裡詢問一些瑣事，再兩個多月，我接到錄取通知，那時才知道那個警員是來做身家調查。當要前往報到的前一天，母親很不放心，也很難過，一直在哭，我就安慰母親，沒有關係啦！反正我也長大了，也要學會照顧自己，而且還可以賺錢，減輕爸爸負擔二哥在台北讀書的生活費。話雖如此講，其實心中對未來還是無比忐忑不安的，畢竟從小到大不曾離開過母親身邊，對母親的依賴一直很深，想到以後不能每天看到母親，心裡就一陣酸楚難抑，只是在當時不知道，從那天踏出家門一步後，歸鄉變成一條漫漫長路，如今我離鄉四十多寒暑更迭，家鄉已便成異鄉了，尤其在父母往生之後，家鄉便成了童年記憶的代名詞了，故鄉也便成了心靈上的故鄉，無常是心中揮之不去的流浪感，而今所謂的鄉愁，是心靈上的鄉愁，是一生沒有固定泊地的安定感，故鄉彷彿成了自我心靈中的一種歸屬感。

記得當年要離開家的那一天，母親哭著提醒我：「雖然是一門之隔，就是兩個天地，外面的世界，你都沒有見過，好好壞壞什麼人都會遇到，要記得嘴要甜，手腳要勤快，心中要存著善念，不可有害人的念頭，不管遇到什麼難處，都不要怕。」，現在回頭想到母親這一番話感觸良深。

年少離家，從幼時憧憬未來的天空，無知的認為異鄉應該有是，一片美麗而燦爛光景，豈知外面的世界竟然是那麼多變難測，記得紅樓夢中第二十三回，賈寶玉在沁芳閣橋邊，桃花底下一塊石頭上偷看〈西廂記〉，剛好一陣風把樹上桃花吹落滿身，寶玉想將那些花瓣抖落入池內，讓花瓣流出閘外，林黛玉卻道：「撻在水裡不好。這裡的水雖乾淨，只要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就有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塌了。」是的，水沒有哪裡乾淨，哪裡髒的分別，只是人的心自己在分別。年少沒有父母在旁指導，面對許多突來的考驗常會無所依靠，只能靠自己有限的知識與經驗去應付，所以那一段路走得特別坎坷起伏，現在想起來都會暗泣，命運就是這樣，總是在轉角處理下未來不可知的伏筆，只是人在那一刻無法仔細分析罷了！

第二節 魔鬼訓練

膽識培養

先總統蔣介石先生曾言：「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這兩句話已是將主觀、客觀、天地宇宙萬物融於一體，當年一進軍校校門時，就看到這兩句精神標語高聳在入門處，教室牆上還寫著「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等五大信念，這些都成了我們以後的受訓精神支柱與努力的目標。記得父親帶我到學校報到後，看著爸爸離去的背影，讓我想到朱自清所寫的背影那篇文章，一陣酸楚湧上心頭，那一刻讓我警覺到人生像棋局一樣，落子就沒有回頭的路了。

報到填完相關資料後，班隊隊長即叫我換著軍服，立刻要求在鋪滿細煤渣的跑道上，伏步前進一百公尺，爬完全程後已是雙肘流血不止，痛徹心扉卻不敢哭，但訓練並不因此而停止，接下來立刻跑一千公尺、爬竿、吊單槓等操練，由於當時身上沒有錢可以坐車回家，只能咬緊牙根做完全程，做完入學測驗後，再依指示去沐

浴敷藥。不久班主任訓話，勉勵大家要為國家效命，為反共大業盡一分力量，在那個時代入訓的每一個熱血青年，聽了這一番話無不精神亢奮不已，好像吃了嗎啡一樣的興奮，那時同期入學同學僅一百人左右。

開訓後一個多月後的一個微雨夜裡，同學們睡得很沉，突然營區吹起緊急集合的哨聲，大家睡眼惺忪的急忙著裝到操場，經過整隊後帶到營區附近一個山丘，隊長宣布實施膽識測驗，分五條路線，跑一圈亂葬崗，如果說每一條路線是一條路，那每一條路還真的不是路，泥濘濕滑，偶有不慎就會掉入積水的墓穴中；蔓草叢生，腳上踩的不知是棄置的墓碑就是棺材板；野狗嚎哮，風入林中窸窣聲與點點磷火，忽遠忽近，忽現忽隱，每一條路線途中，隊部還有故意派人做各種恐怖特效，我因為小時家中附近有一處亂葬崗，所以習以為常，很容易就通過關，那一次測驗後同學有幾人被退訓，就這樣做了幾次膽識訓練，同時不斷學習通訊聯絡、密碼辨證等等的訓練，也由於這些訓練的要求，造成我現在不論是白天或是晚上睡覺時，只要有細微的聲音都很容易驚醒，那是一種心理不安全感的障礙，如今的我，都靠唸佛經來平伏自己的心。

記得當年外派回來，船行在我最北派兵駐守的東引島時，心中感受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那時突然想到，唐人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其中有幾句「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思之，心中蹙然而生莫名的宇宙時空感觸。就像《詩經·小雅·採芣》：「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全詩雖是指周朝時戍邊征夫，在陰雨霏霏的寒冬中，滿天雪花紛紛，一位解甲退役的征夫在返鄉途中踽踽獨行。道路崎嶇，又飢又渴；邊關漸遠漸模糊，家鄉近在咫尺，撫今追昔，不禁思緒紛飛百感交集，現在的我，在此段時光經過四十餘年以後來反思，年少那一段的壯志，在經歷風吹雨折後，也頗有與那征夫異時同感之思啊！凝視現在大環境的現況，想到當年出生入死，為的是國家的安定，為的

是給全民一個安樂的太平日子，而今卻舉國亂象叢生，心中的痛是無法言說的，但是也只能隨順，畢竟這股潮流，光靠個人力量是無力改變的，但如何適應環境，則是自己的心志完全可以控制的，不是嗎？。

虛幻電戰

返台後隨即被調任當時全國最高情報分析單位，在那裡工作，好像是一個實在卻又虛無的存在，有點像《紅樓夢》中「太虛幻境」大石牌坊上的那幅玄之又玄的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副對聯深奧的一面，不在字面意思的本身，而是在說處於塵世或事件裡的人，對於什麼是假、什麼是真，不了解，也不知道什麼是有、什麼是無。現在回首看那段日子，我們殫精竭慮地拚命，除了忙白了頭髮、累垮了身體，最後在醫院的病床上，等待著死神的到來，還能擁有什麼？什麼是有，什麼是無？事實是，我們總是陷入世事的漩渦中，卻仍然堅持以假當真、以無當有。這都是因為人總是私心自用所致，所以飛蛾撲火者絡繹於途，甚至，當局者迷，旁觀者也不清。其實當時常在想，我所認為的清醒是真的清醒嗎？還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清醒，《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那個單位是在虛空中與敵方作戰，雖然看不見四射的火光，也聞不到濃濃的煙硝味，但有的卻是腦力激盪與人心猜測，裡面充滿詭譎與真假的戰場，每一個判斷都必需料敵機先，所以要求的是冷靜的頭腦，與快速變換的思維，由於此一習慣，變成我爾後處世心態的轉換異於常人，這也是 109 年，我在論文初審時，丁興祥老師曾質疑為何我的心態轉變沒有緩衝空間，因為這已是我的習慣了。

在那個戰場中，我深切了解兩岸之間，如果最後必須訴之兵戎，那台灣海峽將是一條重要防線，在近代的海軍戰略觀點，認為海洋最大的優勢就是在其交通運輸上，台灣四面環海，進出口依賴海運太大了，所以在當時我對中共海軍的動態一直

很注意，由於那時衛星監控技術並未發展成熟，靠的都是諜報情資或電子情資的分析，在我退伍前曾順利判讀了不少中共海軍動態，也曾因此讓我得了不少功獎，但因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外無期功疆近之戚，所以總是升遷無門，後來因為結婚有了子女，不想再過著無根只求升官的日子，便毅然解甲返鄉，重新再找新生活。

解甲之心萌生

在那個單位除了要知道軍事以外，還要參酌相關經濟資訊，不只是對岸而已，也要兼涉國內外經濟動態。民國七十年代後期，台灣的經濟結構包括了產業，及狹義上的製造業內部結構，在經過國民政府遷台，幾十年胼手胝足的發展，整個國家的經濟鏈已產生了重大變化，服務業已成為台灣最大的產業部門，製造業在工業結構中佔有絕對地位，技術與資本密集工業，逐漸取代傳統工業或勞力密集型工業，成為製造業的主體。當時台灣社會已漸呈現「台灣錢淹腳目」雛型，股票雖然只有200多點，但已經開始有點蠢蠢欲動了，整個久錮的社會民心，也開始趨向奢華，漸漸地拋棄了原有純樸、刻苦的「拙」。

當時有政治敏感度的人，已可以嗅到一股不平靜的氣氛，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已隱隱約約的在政治圈中慢慢溢出了，只是在等待時機而已！終於，該來還是要來，風未停，雨卻下來了，民國77年1月13日下午，時任總統的蔣經國先生辭世，風暴的原點從那時颳起，這股浪潮所掀起的滔天巨浪，影響了爾後三十餘年的台灣政壇，與社會人與人間尖銳對立。我也在那段時間萌生退役的念頭，自己預判將有一波大浪即將襲捲而來，固守原點或許是可以避開不必要的衝擊，但人生如果不像衝浪人那般追浪而行，那不就辜負了少年頭嗎？如今重新檢視，歲月走過後所留下的經驗痕跡，我依然不悔當年的決定，雖然精采終究如易冷的煙花，但至少那段歲月曾經燦爛過，不曾留白。

以我自己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一個過程，其實在處世上簡單的事，如果想太多就

變複雜；而想多了，煩惱也就跟著多了，人在面對複雜的事情時，只要心看淡了，事情就變得簡單了；放下了執著，身心就輕鬆。人活得不必那麼事事精細！人間百千種爭鬥不外乎為名、位、權、財。其實人世間的事，很多只要笑笑就能過去，不必那麼堅持，再多的精算，最後什麼都帶不去，還不是黃土一坯，不是嗎？

民國 109 年 08 月 09 日一早看到新店溪上漂浮著數以千計的魚屍，疑因酷熱無雨，溪水優氧化所致，讓我想起軍旅生涯時，那些共患難的同袍，心中蹙生感慨，便寫詩寄情，兩日後完成此詩。

那一天

幾天的酷日

新店溪浮著一片一片的

哀愁

有多少翻白的魚屍

就有多少的愁

你能數盡嗎

聽不到呼痛的

血

卻嗅得到掙扎後的

汗

曾經是莊周口中

難以知曉快樂與否的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魚

只能在不溫柔的溪中

漂浮

冷熱不再執著

生死若摺扇

開闔之間沒有歲月

只有那隻溪鷓

仍守著一江

不知與誰說

這

生生死死的孤獨與

孤寂

只能等待你來生

重遊我們曾經共住的

這一溪



第三節 校園悲歌

民 109 年 08 月 03 日

今夜月將圓，憶昔桃林處，

細草幽花，院深人靜，最恨鶯啼驚夢；

韶光催華髮，人貌遷換，黃花滿東籬。

小徑落紅殘照裡，曲水臨流自觴詠，

清風明月，當年過客誰識？

富貴浮雲，濁酒一杯嚐盡。

這是在開始動筆敘述服務校園記憶時，心有所感而寫下的感言，當年的那些往事，皆在鶯啼驚夢醒，感傷流光催人老去，而那些曾經所想的追逐，都已成清風吹過的浮雲，記憶也都成為小徑片片的落英，在夜深時刻，若入腸的濁酒，杯杯成愁。

在民國七十年代末期舉國瘋狂的時代，股市像爆發的火山一般，滾燙著多數人心，加入全民運動成為一種畸型的時尚，很多公務員也都放棄公職，而投身進入股海，所以政府機構出了很多缺，我經考試後被分發至北市一所小學擔任行政人員，那時法規還未明文規定，所以晚上仍兼職媒體工作，如此工作了三年多，最後因為體力不勘負荷，只好忍痛放棄教職部份，當然最大的原因是，當時媒體工作待遇高於公職，且那時因是媒體人關係，認識了一些股市炒手，而開始涉足股海，一日所得常是公職數月之薪，所以才會放棄公職。

教、職之間

在學校任職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給我兩個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影響我在十多年後，再考公職的一顆重要的種子。八十年代初期國小的老師，很大一部份是從以前的師專系統出來，經過一段時間他們就可以報考師範大學，再進而進入研究所，只要用點心，他們就可以比一般人更容易取得碩、博士學位，在那個時代，校園講求學歷，不管其真實的學養如何？有文憑就是高人一等的象徵，所以很多老師，對學校的公職人員，都存有些許的輕慢之心，總是自認能力比公務人員強，其實在那個

時代，公務員都要經過高、普考，雖然當年錄取率較高，但也是要五、六十才取一，程度並不比師專畢業的教師程度差，但是因為他們鍍金容易，所以很輕易地，就會顯現他們的優越感，所以在校園裡老師與公職人員之間，常有一條無法言明，卻也事實存在的鴻溝，平時大家之間客氣地戴著面具相處，但一遇到有重大議案要決定時，因為老師的人數多，在表決上，公職人員都處於劣勢，所有重要決定，都是以老師派的意見為依歸，不管事情可不可行？不管結果會如何？那都是以後的問題。

所以校園裡教職間常有衝突發生，只是大家儘量不將其表面化，但在彼此心中總是有疙瘩的存在；這好像現在的政治環境氛圍一樣，其實多數有時候也是一種暴力，但最怕的卻是假「民主」之名而行，理由是那麼冠冕堂皇，但在骨子裡卻藏私心，弊端也常矇混其中，變成一種無法查證的羅生門，除非彼些間意見嚴重分歧時，才會暴出內幕，但到了那個地步，常常也造成無法收拾的場面。後來在新聞採訪中，發現任何一種制度，若不能與時俱進的修改，就將會成為弊端的溫床；同樣的，若人處在一個安逸的環境，而不知道不斷的充實自己的新知，那終將為時代潮流所淘汰。但這個認知並未深植在我心中，十餘年後，我在公務體系中擔任主管時，就放棄充實工作上應有的學養，反而去從事人脈經營，所以才會造成事事都要依賴部屬，為自己種下公務生涯上遺憾的惡因。

崩解家庭

在我任職其間，有一次幫一個老師代課，班上有兩個男、女學生吵架，兩個學生間的對話讓我瞠目結舌，男生說他要回去告訴媽媽，來學校找老師理論，結果女學生說她不怕，說對方沒有爸爸，而她有兩個爸爸，我聽了真很難過，在當時社會上重組家庭已開始普遍了，我服務的那所小學，位於台北市高級社區附近，聽班導師說一個班級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單親，重組家庭也有幾個，所以老師上課，對一些敏感的課題，都會很小心，以免隔天家長來學校申訴造成困擾。

男女平權口號，在那時已開始由一些激進的女權運動者大肆鼓吹，有些還是我在採訪過程中，曾經訪談過的對象，那些有很多是自身家庭的婚姻狀況，早已是支離破碎者，但她們在接受媒體採訪過程中都很會掩飾，讓人以為是正義的使者，或是弱勢的受害者，其實以我現在的觀點視之，她們強烈的主觀意識，才是她們自己家庭分裂的主因，但她們的言論，卻對原本善良的民風，投下了不小的影響。

如果採訪記者們多用一點心，就可以發現她們往往是家庭中的加暴者。但是媒體天生是一頭怪獸，以嗜血為生，沒有欺誑、沒有灑狗血，就沒有發行量，也就沒有影響力，那當然更不會有廣告收入，沒有收入的報社，如何維持經營？也因為如此一環一扣、一扣一節，再加上有些政客，與居心叵測的媒體經營者，暗中盤根錯節的利益糾纏，使台灣整個社會風氣，如墜機般在無重力下直線墜落。

平心看民國八十年代初期，台灣經濟在經過前人們努力下，已呈現欣欣向榮、百花齊放的盛況，然不可諱言的，家庭結構也在此時快速變遷，離婚率開始攀升，雖然女權運動者之言論，不能說是造成的主因，但也應負煽風點火之責。若從另一個角度看高離婚率，其實也是突顯了，大部分的女性已能經濟獨立，並對自己的未來，有較多的選擇權，不必迫於「現實」因素，必須緊緊守在一個，可能不幸福的婚姻中，忍耐的求生。

當然，若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個社會如果過度地強調個人主義，也可能會導致家庭的破碎，與社會的崩解，而不利於全體的幸福。夫妻每天朝夕相處，難免會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只能靠彼此間互相尊重、溝通、與忍耐，才有可能化解歧見、攜手同心開創未來。雖然生活中的瑣事，很容易讓人磨盡了耐心，所以會只看到對方最不堪的樣子，卻忘了，其實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是最差與最好兩面組合而成，如果你不能接受最差的一面，那麼如何發現最好的一面。雖然愛情在時間的沖洗下，新鮮度都會消失的，但如果能學會用完美的眼光，欣賞曾經

喜歡過的那個不完美的人，就會又一次地愛上對方。即便在多年之後，縱然兩鬢已斑白，看到對方時，眼裡依然會閃爍當年的光芒。

只是現在一切講求「速食」的年輕族群，有多少人有這種耐心。在現代很多人的心中，究竟什麼叫做「家」，是地上絆住妳腳步的春草，還是冬天床上的那一條暖被，有多少人曾經細心想過。記得在法鼓山 109 年 9 月 12 日登出的心靈環保法語，聖嚴師父說：「家庭的溫暖在於互敬互愛，家庭的可貴在於互助互諒。」可是現在有多少家庭具有這四項美德？讓人懷疑。



第五章 浮華三千的記者歲月

第一節 舟破斧沉無回路

民 109 年 05 月 17 日

總是在每一個夢裡

也總是在每一次的初醒

在蓮池中

尋尋覓覓著

屬於我的那株

蓮

曾經有過的悲苦

也曾經有過的歡樂

我在每一個音韻

珍藏屬於妳的

影子

由此過阿僧祇劫的東方

或由此過恆河沙劫的西方

如果只有今生的



相遇

也讓我在這個浮世多了一分的

疏朗

雖然只是一沙一滯的繁華

我的世界不再

枯寂蒼白了

是了

化城雖可以暫寄此身

業 仍需來回歷盡

在無央界裡

一滴之水

法鼓文理學院

DIL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難解火喉之渴

妳菩提一葉

開示了

堪忍世界

一

即一切

一切即

一

我虔唸著妳的名

沿著妳的

掌紋

走 入

一如法界

這是我在 109 年是日唸誦《法華經》後，提筆寫這章記者的生涯回憶，這是我一生最糜爛，卻也是最多歷練的歲月，同時也看了最多人生，光明與黑暗的兩面，在反思後有所感觸而寫的。在那時無論是黨、政、商、教等，那些衣冠楚楚，很多有頭有臉的所謂社會賢達，他們不為人知的真面目，在我的眼裡簡直是穿著國王新衣的小丑；也無論是黑、白、檢調精英、媒體達人的素顏，我的雙眼宛如照妖鏡都能看到其原形；而接觸更多的是，那些為生活而付出勞力的藍領階級，與撿拾破爛為生的低層小民，好像是印度種姓社會中的賤民般，每日為求溫飽而熙攘於途。在那個圈子裡看到人性的私慾與貪婪，可是在那時的我，也曾一度迷失在那條雲瀑中，原來媒體國度其實也是另一種人生的「修羅道場」。

那段時間，我曾經流連忘返於舞榭樓臺，也曾經深陷追逐股票財富的迷途，而今在走過繁華繽紛的三千大千世界，重新蒐尋沉澱在記憶中的污泥，重聽那段悲欣交集的音韻，才知道所有盛開的春花，皆如煙火一樣，璀璨一時，孤寂一世，其實所有的歡愉中間都藏著苦的影子，而甘的盡頭就是苦的開頭，世事的輪迴都像一個太極，否極泰來、由剝而復，如此周而復始，無窮無盡，只是我在那段時間並不知深思，只知享樂猶似「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洞庭花」般的「一晌貪歡。」，這種情緒在我心中斷續很長一段時間，即便在公務生涯時，也偶而會出現，直至到法鼓山上讀書後才逐漸隱去，而也在此時才明瞭，財富雖然是沒有屬性，但是最後都只能是有道德的人才能擁有它。

記得在民 111 年 02 月 21 日開學時，那日山上雨大又冷，看海天蒼茫一色，雨中樹梢上已開吐鵝黃的嫩葉，心中有一絲感傷，追憶那已然遠逝的記者生涯，突然自我醒悟，覺得生命如果只能面對春、夏，不能面對秋、冬，那應該不是一個成熟的生命，就像眷愛一個人，不能忽略背後總是包含會有生離與死別，不是嗎？因而讓我想到李商隱〈花下醉〉：「尋芳不覺醉流霞，倚樹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那種突感人生無常不定，冬去春來寒猶在，因此進而聯想到六祖壇經中的禪思，便順手寫了一首七絕，「春雨小徑花消瘦，只是不見掃花人；待過濃蔭花深處，回首原是掃花人。」

第二節 走入萬花筒的世界

幸運的考運

民國七十年代末期，蔣總統經國先生開放了兩岸探親政策，等於正式宣告兩岸終結四十年的對峙情勢，同時也解除報禁與黨禁，我以一個特情人員的敏感度研判，兩岸間的情勢將會丕變，而純樸的社會也將會掀起一波巨浪，至於這股潮會將這座福爾摩沙之島漂向何方，那已不是誰可以預測了。所以我便在蔣總統經國先生逝世那一年，毅然結束軍旅生涯，在打完退伍報告後，剛好看到當時全國第一大報招考記者，我便投履歷報名，考試當天看到黑鴉鴉一群人前往考試，當時心都涼一半，但是我已沒有回頭路了，只好硬著頭皮進入試場。現在回想，我的人生之路，常在沒有退路中，硬著頭皮向前行，反而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當年走入緊張的軍旅生涯，與浮華奢侈的記者世界，都是因為不怕吃苦，在每次的磨練中，而找到依循之路，古人說：「不苦則有智」。其實在我內心深處很明確知道，每一次的挑戰，意味著更大的機遇，而人生就像節氣中的立春一樣，立春是一年中寒冷的日子，但同時也意謂著，只要咬著牙撐過去，春天就會來到了。

考完一個多月後，接到錄取報到通知，心中雀躍不已，真是媽祖婆保佑，我僥倖考取第二名；事後才知道，當時報名的近千人，初審只通過五百餘人，經筆試與口試後只錄取兩名，我實在是叨天之幸啊！報到那一天，我走入報社大門，開啟了我記者與編輯之路，心中充滿了喜悅，舞文弄墨一直是我的興趣，記者以筆寫歷史，也可以讓自己滿足附庸風雅的虛榮，當時我剛好 31 歲。從嚴謹的軍人生涯，投身進入五花八色的大染缸中，就像在大海中游泳，無法預知何時大浪來襲，所以當時唯一的認知，就是如果只在原地等著浪來，那一定會被捲入浪底而難以脫身，因此只能正面迎上去，才能壓過浪頭全身而退。

以現在來反思這段歲月，其實經歷不是只為記憶，而是在每一個經歷中，去改變我們生活中原有的想法，也不是只有為了擁有經驗的結果論，而是讓自己融入其中，去深刻體驗生命，就像人生最終的方向雖然都是一樣，差別只是我們在過程中，如何去選擇每一個轉折。其實每一個生命的旅程，宛若一個打翻的珠寶盒，沿途有許多閃亮美好的事物，等著我們去尋獲，只是我們在尋找的過程中，是不是能護住初心，不為外境所誘惑，記得有一年秋天，我在武陵農場看到一棵銀杏，樹上千萬片的葉子，從春天的嫩綠，變成油亮亮的鵝黃，我曾蹲在地上，用雙手捧起那美麗的落葉，被自然之美感動得流下了眼淚，那時內心不自覺自問：「葉落歸根，但我的心應歸何處？」

萬花筒的世界

記得在記者與編輯生涯時曾遇到幾件大事，如十大槍擊要犯追緝案、新光少東綁架案、桃園縣長劉邦友命案、大園空難案、鴻源吸金案、九一七全台大停電事件、九二一地震事件等諸多大案，於今思之仍心有餘悸焉；也有因工作上需要而親身接觸到很多政治人物、商界大亨、檢警調高官、黑道殺手、升斗小民和一些赤貧階級；也聽到很多政商聞人、藝界明星、媒體同業不為人知的秘辛；有些讓人咬牙切齒、

有些讓人不可思議、有些讓人辛酸不已。若以今天媒體的工作環境來反思，那當年的社會氛圍實在太單純了，而且當年的媒體工作者，大多數仍有平衡報導的堅持，不似現在部份媒體呈高角度傾斜，影響遍及整個社會人心，作為一個媒體人豈可不謹慎下筆！

當然也有很多讓自己很快樂的事，尤其在當編輯時，寫出每一個好標題，那種內心自我的滿足感，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更有甚者，有些政治人物在選舉期間，託人要求幫忙寫些感人肺腑的標題，看到自己所寫的標題製成看板，懸掛於各地時，心中那種飄飄然的得意，真的很容易忘了自己。這段期間我從每日的文字中體會，有關「自我認同（確立）」（Self-Identity）³的聯想。我覺得人在社會上賴以生存的其中一種姿態，就是以「修飾過」的自我，去應付複雜的人際關係。為了贏得愛戴，乃至權力的擴張及掌控，我們一直不斷用成績、金錢、地位、名聲等多重附加物滲入生活，讓我們難以回到本來的純樸；修飾過後的自我，讓我們在虛偽的笑臉背後，隱藏著無限的不為人知的秘密與悵然，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離自己的本來面目竟越來越遠。

在此際抒寫這段萬花筒的世界時，心中不自主的就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嘆！回想歷史上那些「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的英雄、美人，不管是多麼轟轟烈烈都已成過去了，但是數千年前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的作品，卻還能在我們的心裡點燃很強的火焰；回想曹孟德的舳艫千里，孔明的東風借火而今安在？那些成敗於今日的我又何干？但那「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

³ 「自我認同」（Self-Identity）；在個人能保有自己重要性、賦予和創造自我的真實與獨特性，以及與他人建立關係、滿足他人期待之間達成平衡。修慧蘭、鄭玄藏、余振民、王淳弘譯，（2013）。Gerald Corey 著。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新加坡商聖智學習。（P168）

款款深情，卻仍可觸動我心，由此可知文字雖輕如鴻毛，但其力卻可穿越時空。寫這篇論文，是希望讓以後的閱讀者，在從我的人生行路中，能有幾點可以值得玩索之處，雖然只有幾點，但已是我今生曾經來過的值得。

十五年新聞圈的日子，說長不長，說短還真有點歲月，所經歷的事太多了，想寫的、可以寫很多，在此稍述二、三事，而最後一事則是敘述一個老兵的悲歌，那是上一個世代，那些回不了家鄉，卻又不被異鄉激烈份子認同的異鄉人，他們的苦難與心酸，而這個情景一直縈繞在我腦際，讓我迴然醒悟，生命的過程不應該只是為了享受，應該竭盡所能去付出，去盡一己之力助人離苦，這也是自幼家教的要求，雖然自己只是一蚍蜉之力，無法改變整個社會，但只要有心，就可以將善的種子，播種到有緣人的心田中，自己可能無法看到其茁壯、成長、成蔭，但只要能樹一人，就有可能澤被百年。也因為此情，讓我毅然離開媒體而投身進入公職，踏入社工領域的重要觸媒之一。



無查證的謊言

剛到報社被派駐外縣市，主跑社會與司法新聞時，當時並沒有電腦配備，都是靠手寫的新聞稿，那時拍照還是軟片的時代，因為剛去都無人脈關係，最讓人頭痛的是，每天下午三點左右，要面臨報社的催稿壓力，及將文稿與照片裝袋，送台鐵運回台北總社，所以每日中午一過，若轄區內無任何社會新聞，就要找一些社會的光明面，或黑暗面的題材來充數，這對一個新手來說是很辛苦的，所以同一條線的同業記者，便宛如大海中的浮木般，對方的一點施捨，常是當日的救命丹，但同業並不是都是單純給予的，救命丹裡常是暗藏其他的目的，只是當時沒有經驗，抱著不管好梨、壞梨，撿到籃裡的就是梨，因為這種心態帶給自己一個很大的教訓。

有一次一個同業的老前輩給我一則新聞，因為他是線上的老手又很能吹噓，我是菜鳥不疑有他，加上截稿時間也快到了，便趕快將其提供的稿件全抄一遍，就急忙交稿，因為是手寫稿，自己當然沒有留存，所以也忘了該則新聞的重點是什麼？沒想到隔天見報，看到該則新聞登在全國版，我便仔細看一下，內容是寫有個部落大部份的居民都很窮，小孩子沒有東西吃，只能去抓樹上的蟬來填飽肚子，晚上天氣好的時候，因為家裡空間狹小，很多都睡在馬路上，因此常發生汽車輾斃幼童的事件。我看了心中暗自著急，便趕快跑去問那個前輩，報導中的事是真的嗎？他還跟我拍胸脯保證，那是他親自去採訪的，還有照片為證，但我還是很不放心。

果然不到一週，接到報社電話詢問該則新聞的真實性為何？報社告知該部落的頭目打電話到報社抗議，說他們部落最近接到很多善款，指明要接濟他們的部落孩童，希望能買東西給孩童吃，頭目剛開始也不知道怎麼回事，詢問後才知當時全國第一大報刊載這則報導，頭目說撿蟬脫是部落小孩平日的遊戲之一，都是帶回家給大人，拿出去賣給中藥行做為藥引，怎麼可能會吃，蟬脫還要曬乾才可以入藥，有祛風、止咳、利尿、止癢等功用；至於晚上睡馬路上，也不是小孩子，而是原住民白天工作累，晚上大家聚聚聊天，喝小米酒過量，有一、二族人偶而會醉臥馬路而已，幾年來都未曾發生過車輾斃人的事件。因此要求報社發文更正，以正該部落的視聽，報社要求我親自前往道歉，我只好親自買伴手禮前往頭目家道歉。

而當時提供我這則假新聞的前輩，那時在業界已是有名的謊言製造者，記得有一次當地一個傳統市場，半夜發生火警，因為離我租屋的地很近，我便到高樓層拍攝火災現場，後來很多同業都來跟我要照片，這位前輩也來跟我要照片，並順便時問我大概有幾個攤位陷入火海，我說大概有廿個攤位吧！隔天他們報社以地方版頭條登出那場火災，文中敘述災情慘重，有上百個攤位付之一炬，還有數十個攤位半毀，我便問他怎麼會那麼多，他一付不在乎的樣子回答說，不寫這樣怎麼上頭條，不這樣寫條子不會賣他的帳，我聽了甚為驚訝，一個媒體人怎麼可以這樣，昧著良

心處理新聞，多年後，我從當時圈內的友人口中得知，這位前輩已搖身成為某國立大學的助理教授，專門講授新聞記者的良知，而那間報社也是現在專門自己編新聞、選舉時自編民調的大報社，真的是很諷刺。

記得以前在讀新聞採訪時，老師常勉勵大家，記者是「社會的良知」，更是「權力的守望者」，所以要同學們在未來如果走入媒體圈時，每則報導在下筆前務必要求真、求實、求善。但在我走入記者圈，正值報禁解嚴時，當時報界彷彿進入戰國時代，每家報社為求發揮影響力與增加廣告收入，只有擴大發行量才能達到此目的，因此不斷要求記者提供獨家新聞，記者們為了配合報社要求，很多前輩便以類似編連續劇的功力，來包裝新聞，甚至不惜製造捕風捉影或無中生有的新聞，造成大家拚命追逐流言，完全忽視流言和謊言是誹謗的心腹與親信，這種以重口味手法，爭取發行量的做法，在當時業界已開始流行了，不久香港的一新媒體來台，該報社為爭取一席之地，下筆不惜以聳人聽聞的灑狗血方式報導，讓台灣媒體界正式進入真、假、黑、白、是、非莫辨的血池地獄，一些別有居心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嗅到血羶是創造個人光環利器，便開始進行拉幫結派，伸手進去此一暗黑世界操縱民意，所以一些光怪陸離的現象，不斷在我們這個福爾摩沙—美麗之島中上演，而民眾也在這個情境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洗腦，那些質樸的本性被沖洗殆盡，留下的盡是仇恨的污垢，而這些仇恨很多還是有人造假出來。

莊子認為人要有傾聽的智慧，其實人有很多的憤怒與稱讚，都是來自於自我的情緒，但事實並沒有被理解。在《莊子·齊物論》：「……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這裡所言極是，如果以現代的語言解釋，真相往往是被有心的政治人物所隱蔽，事實也常被巧飾浮誇的言詞所隱蔽。所以才有儒家與墨家的是非之爭，這個情形就像我們現在的政黨一樣，互相肯定對方所否定的，並否定對方所肯定的，一般民眾在面對這種相互否定的政治環境，有幾個人能持有一顆清明無礙的心？去分辨這巨

大波瀾中，所暗藏的是非、對錯與真假。

以前在學校上採訪學時，老師曾說歷史是一本謊言的記錄簿，而近代的報紙卻像一部謊言的傳播機，在小說《重新洗牌》中有一句名言：「謊話像雪花一樣不停地飄落，目的就是想掩蓋一切。」（程麒譯，2014）現在回想，當時有些記者在說謊話時良心真的不會痛，因為他們深知位置造就一個人，而頭上的光環又是那麼誘人，讓人無法捨離，所以早就把學校所學的拋諸腦後了，對於所謂「真相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去守護的東西」的無冕王誓言，早就視為空談。在一則童話故事裡，狐狸送給小王子的秘密是：「最有價值的事物不是眼睛能夠看到的事物，你必須要用你的心去感受」。是的，不論是在以前或是現在，凡是在媒體聽到、看到的，都不必盡信，唯有用心去感受、領會、體驗的才是中道。

如果現在問我謊言的代價是什麼？在我認為並不是它會被錯當成真相，而真正的危險是，如果社會聽了太多謊言的報導，便會再也無法分辨出真相。到時候我們整個社會要怎麼辦，只能拋棄追尋真相的希望，而滿足於編造的故事。而令人難過的是，這個現象正瀰漫了我們現在整個社會，很多媒體或媒體人，為了不可說的秘密，甘願出賣個人或是媒體的良知，淪為某些政黨或政治人物走狗或打手，不問是非只看狗骨頭丟往那裡，便立刻撒血潑墨，不管會不會對人或團體造成傷害，只要能達到目的，就不擇手段。其實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但人自我克制的能力是有限，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時，就會想方設法以不正當的手段來獲取，但結果往往害人害己，只是在局內的人無法看清這一點。以我一個走過媒體圈的舊人來說，雖然很心痛卻也無任何回天之力，只能看著整個社會如佛家所言共業共歷，自己現在所能做的是要求自己，不再沉淪其境，隨時要求自己保有一顆清明的心。

民 111 年 04 月 20 日

微雨天陰山色青，

薄紗掩繞海潮輕；

地偏剝古人音稀，

綠蔭深處歲月無。

這是某日來校上課時，滿山細雨霏霏，輕雲如紗掩蓋了擎天崗，走在大願橋前的小徑，人聲稀落，兩旁綠蔭郁郁，別有一分寧靜入心，彷彿從歲月中走來，也從歲月中走出，忘了前塵，也無慮來茲，只有自在的現在，於是便手寫了這首七律，描述當時的心境。

錢坑

不可否認的，我的記者與編輯生涯，正逢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現在回想那段十五年的歲月，真如《紅樓夢》上所寫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每天不務正業，幫多個公務單位的採訪對象玩股票，他們則提供我獨家新聞，讓我對報社可以交差，而他們可以賺到錢，就這樣大家互蒙其利，而我也只知追逐金錢遊戲，沉醉於酒池歡場之中，錢大把大把的賺，常與主力大戶在杯觥交錯中，談明日的養、套、殺，視無知的菜籃族為砧板上的肉，賺來的錢也大把大把的花，視錢為無物，心中有一絲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暢快。

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八十年代初期，憑著對市場的敏感度，判斷對岸終將走向資本主義路線，便與多名位友人集資到對岸，憑著各方建立的人脈，取得名酒與啤酒的代理權，只等待兩岸三通，那時夜裡做夢，都會夢到睡在金山上。

貪婪是人心之魔，正如《無量壽經》上說的：「貧窮下劣，困乏常無。無田亦憂欲有田，無宅亦憂欲有宅。無牛馬六畜，奴婢錢財，衣食什物，亦憂欲有之。適有一，復少一，有是少是，思有齊等。」於今思之，當時心境與經上所說實無差異。然魔鬼總是藏在細節裡，無常總是出於樂極中，心中的毒蛇養大了，覺得每天賺得

太慢、太少了，便與自稱公司派合作拉抬，當時根本忘了人心隔肚皮的警訓，前面賺了一些小甜頭，不料換來雪崩似的崩盤，多年賺來的錢在一個月內間條然蒸發；而酒類代理權，也在猝然而來的兩國論的風暴中，因超過約定的年限而泡湯，午夜夢迴，恍覺富貴一場夢，人生多秋涼。退休後來校讀書一日閒來重唸《金剛經》，忽然對經中所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非相，即見如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等醒句，心甚有同感。我開始動筆要寫這段記憶的那一天，心中恍然升起一個感觸，便寫了一首詩，記述著自己看清這段來路後的心迹，明瞭原來真與假之間，並無任何永恆不變的東西。

民 109 年 05 月 02 日

昨天走過淡蘭古道

桐花真的如雪

前夜或是再前夜

應該盛開吧

此刻江月幽明

淡香

在夜風中淒迷飄逸

溪水如鏡

鏡中真的是我嗎

還是在另一面鏡中

菩提葉聲



窸窣

是世尊在說法嗎

回首

遠方依舊燈火闌珊

月色在水紋中流失

一念到底多長

是萬里還是阿僧祇劫

是今生還是生生世世

因緣

若割捨不斷的

雲霧

法鼓文理學院

DIL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走不出的千山萬水

若走不出的自己

唉

淵明的酒真的有菊味

喝與不喝都醉

醒

心 在石壁三尺深處

月 在葉尖露珠上

色戒

在初進媒體圈跑的是社會司法路線，所以採訪的對象除了檢、警、調以外，為了避免獨漏新聞，也為了偶而需要有一些不痛不癢的獨家新聞，可以向報社交差，所以交往的分子很複雜，尤其是那些黑、灰黑，還有黃之類的人脈都要有，以免條子提供不實的消息，而變成發布假新聞，所以每次警方提供的重要新聞，我都要詢問不同線上的人脈查證其真實性，也因為如此而認識不少遊走法律的邊緣人。

就像前面所述，民國七、八十年代交替時期，台灣股市像一座眠火山一樣，突然噴發出驚人的火花，幾乎暈眩了全民的眼光，大家爭先恐後的投入此一偉大的戰役，深怕跑慢了，少賺一畝田，一間房子般的，也因為那時錢入袋太容易，所以整個社會風氣也跟著急驟轉變，自古以來飽暖思淫慾是很多人的本色，而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所謂的八大行業便應運而生，在當時這種現象，彷彿是理所當然的浪潮。

「牛肉場」文化就是在這股歪風下，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記得當時全省約有兩百多間秀場，而這些秀場的幕後金主多為黑、黃兩道之人經營，這些經營者對記者大多很客氣，因為他們知道記者對白道較為熟稔，偶而還會與記者餐敘套交情，而記者也多會與之相敬如賓，有些好此道的同業，常會藉故前往看免費的表演。而一些新進年輕的同業因人頭還不熟，想看卻又找不到門路，常會要求我帶他們進去看免費，我都會直接帶他們與經營者認識，讓他們自己去建立關係，但我自己不會想看，那個時候心裡只想要賺錢，對其他的事情沒有興趣，而且從股市賺錢沒有違法的風險。

當然我之所以不涉足「牛肉場」，除了我自己認為淪落到那個場所的女人，背後都一定有一個不想為人知的故事和遭遇，我不想去糟蹋人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那個場所最容易沾上「毒」與「賭」，而這兩項是當年少小離家，對母親發誓終

身不沾的，雖然母親並沒有一直在我身旁，但誓言就像矗立在心頭的母親身影，即便現在母親已往生多年了，我仍然謹守當年對母親的承諾，現在反思這一堅持，應是少時即深植心中，儒家思想的「孝」吧！當然那時我很清楚，「色」是血氣方剛時追求生理滿足的最大願望，但是當這種願望如果變成了癮以後，就開始失去自己，變得不可自拔，那時有不少同業前輩都迷戀其中，更甚者並與之掛鉤，其實一旦走到此一地步，一個人自己的尊嚴，與對生活的期望，就一點點地被聲色、毒、賭剝離，到最後，人，就變成了不再有靈魂，也沒有羞恥感的軀殼。但會帶新進的同業新兵去，是為了以免自己那天漏了重要新聞而不自知，這是一種為以後籌謀的心態。

暗黑界

有一年，從新竹縣新豐搭計程車到科學園區，要去採訪一家科技公司老板，順便談股票買賣的事，剛好是一位六十幾歲的老兵開的計程車，可能由於自己也是榮民的緣故，在路上我便與他天南地北的聊起那段，屬於他們年代的故事與戰事，他講他出生在陝西，但在那兵荒馬亂的時代，十三歲就被拉去當少年兵，沒讀幾年書，經歷了抗戰、剿匪，參加了很多場戰役，在大陸淪陷前還打了上海保衛戰，38年春隨軍轉進來台，47年夏隨軍移防小金門，剛好遇上823砲戰，同袍很多在首日的砲擊中就陣亡，想起那段日子真的是驚心動魄，但看他講起那段日子，臉上充滿著特別的神彩，好像又回到年少的當年般；我不經意問起他娶妻了沒？孩子多大了？不料他的神情，瞬間彷彿從天堂掉入地獄，我很訝異，可是車子已到了採訪地點，基於一個新聞記者的敏感度，我覺得在他身上一定有感人的故事，便請他在原處等我，車資我會另外計算。

果不其然，在回程中他跟我聊起家庭的情形，他說在民國64年蔣中正總統往生後，很多像他一樣孤零的老兵，知道反攻已經無望了，便萌生落地生根的念頭，那時他在參加開鑿完東西橫貫公路後，便在福壽山農場服務，經朋友介紹，娶一小

他廿五歲的原住民為妻，婚後妻子說山上生活太苦了，他便帶著妻子下山，那時身體還硬朗，便四處打零工賺苦力錢養家，每天早出晚歸，雖然生活清苦，但還過得去，如此八年間，三個兒子相繼出生。

但他沒想到因為疼惜妻子，所以都讓妻子在家裡處理家務，不料卻養成妻子賭博的惡習，剛開始還不敢明目張膽，後來竟常常帶小孩出入賭場，即便孩子生病也不管，夫妻也常因此吵架，有時竟離家兩、三天也不回來，為了斷絕妻子與賭友來往，他便舉家落腳到湖口裝甲兵營區附近，頂下當年軍中老友的眷舍，一家人從此不用像遊牧民族般四處搬遷，由於年紀也漸大了，體力已不堪負荷粗重的工作，他便改行當計程車司機，而妻子也很快又找到新賭友，他也不想管了，這些情形與很多老兵的遭遇相類似，當年只是為很多不同的原因，而娶妻生子，雖然是老夫少妻，也有人因此生活美滿，但晚境淒慘的居大部份。

最讓人心酸的事發生在他三個孩子身上，他的大兒子在讀國二時，有天在課堂時因腿部無力，導致步態不穩而倒地，經送醫後確診為罕見疾病之漸凍人，他不知該怎麼辦，只好讓他兒子休學，在家中養病，不料隔年二兒子也發生同樣的病，他因沒有醫學常識，也不知如何求助於人，也一樣讓二兒子留在家中養病，豈知兩年後，最小的兒子竟然也罹患同樣的病，他也一樣讓小兒子留在家中，此時大兒子只能躺在床上，四肢已不能動了，一切生活起居，都需由他負責照顧，妻子根本不管，只顧自己打牌去，每天回家，看著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三個兒子，他心如刀割，卻又束手無策，為了生活，他每天只能趁孩子還在睡覺時，他便開車出來賺錢，並紓解心中的壓力，有時還稍微可以動的小兒子，會幫忙照顧兩個哥哥，他講到這裡一直淚流滿面。

當他知道我也是榮民後，更是敞開心防，跟我講了很多心中的酸楚，他侃述當知道三個兒子都是漸凍人後，妻子不但不關心，還說是他以前當兵時打死太多人，現在是老天給的報應，他哭著跟我說，那是時代造成的，他如果不打死所謂的敵人，

那死的就是他，何況奮力殺敵，堅持上級指示，不是一個軍人所應服膺的責任嗎？如果在戰場上不盡力堅守崗位，造成全軍潰敗，那死的不是更多無辜的百姓嗎？他的堅持有錯嗎？他的殺生也算殺生嗎？這是天理嗎？

當時我看還有時間，便請他載我去他家看三個小孩，他們一家五口住湖口裝甲兵營區旁的眷村，眷舍大概十餘坪大，房內東西零亂不堪，有兩個房間，三個小孩擠在一間，老大與老二只能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老三還可以勉強走動，但行動很遲緩，看得很心酸，我便勸他把心放下？一切隨緣吧！其實我講這一些話時是很心虛的？因為我根本做不到？但人就是這樣，勸人的話很容易說出口，做得到或做不到，卻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時我便將當天的車資，與去園區與廠商老板談股票賺的數萬元送他，並告訴他，可以到縣政府社會處尋求資源。後來聽當地記者說，那個老兵三個孩子於三年內相繼往生，兩個夫妻也離婚了，那個老兵後來入住榮民之家度餘生，回想那次相遇，真是讓人心中不勝唏噓！

龍應台（2009）在《1949 大江大海》一書的首頁寫了一首詩：

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

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

有的人被貧病所迫、被境遇所壓，

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於荒野，曝屍於溝壑。

時代的鐵輪，輾過他們的身軀。

那烽火倖存的，一生動盪，萬里飄零。

也正因為，他們那一代承受了，

戰爭的重壓，忍下了雜亂的內傷；

因為，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頭播種，

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開闊地長大。

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

那麼，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

他們，以「失敗」教導了我們，

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

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

戰爭，有「勝利者」嗎？

這首詩，真的將那個時代，那群被稱為「榮民」，卻不被本地某些特殊人士認同的老兵，他們畢生無奈的遭遇，描寫了入木三分。在 1949 年那個大時代，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帶了 200 萬的敗將殘兵偏安一隅，這應該是我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以來，最慘烈的民族大遷移，多少人在這一年，與家鄉、與家人，一鬆手就是一輩子了，他們在這個彈丸之地，隱忍所有的傷痛與屈辱，種種情緒只能埋在心裡，任由歷史風雨的吹打，與歲月的催老，由於那時兩岸長時間的對峙，老榮民想回家的心也只能無語問天了。

悲歡一體

在我與這個老榮民的交談過程中，讓我得到一個很寶貴的經驗，那就在與人交談時，尤其是那些境遇不順的人，不但要學會傾聽，更要存有一顆「悲歡一體」的心。在當時的社會裡，常聽到心理學界，或是一些宗教團體，甚至還有一些口是心非的政治人物，常掛在嘴上的一個口號叫做「同理心」，其實在我覺得這句口號，在遇到真正苦難者時，還不夠貼近當事者的心，這只是可以理解對方的感受，不代

表能「感同身受」，「同理心」仍是站在他者之立場，還有主客之分；「悲歡一體」應是主客合一，當然啦！要先有同理心在前，才能發展至悲歡一體，只是在當時的社工人員，大多很難有這種修為，現在當然更難了，現在的社工人員都很年輕，對當年的時空背景根本無法想像，更遑論如何安撫案主。也由於這次的經驗，在我後來從媒體圈轉任公務員，在擔任就業站長與醫院社工室主任時，都時時抱持這個「悲歡一體」的心，與案主交心，所以很容易獲得案主的認同與接受，也因此減少了很多就業安置爭吵，與醫病間的醫療糾紛發生。

民 105 年 01 月 10 日

明日

我可能將與妳道別

今夜

千年不變的月色

如水

冷冷看著一生

恩愛情愁

一一流入我

不眠的夢中

那些

都已錯過的憂傷

在日夜交替中



侵蝕的我的

心

明日

花海如潮的盛況

已然無法相遇

那些

隱藏在花苞中的

美麗

終究還是

秘密

隨意拾取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幾片疲倦的落瓔

無法解釋的

悲傷

如同對妳

無法實踐的諾言

今夜

梳著遠山的白髮

難捨的悲傷

在

曲終人散

我

慶幸曾與妳

相守

這首詩是我在看到一則道教故事時的感受而寫，故事中敘說，凡是小孩往生在前往幽冥途中，都會經過一條三途川，童靈就會在那裡撿起路旁的小石頭，壘成小塔來紀念他在娑婆世界的苦難，但是鬼差馬上就會把石塔推倒，不讓人有記憶的存在，雖然童靈一次又一次的重疊，但也一次又一次被推倒，這是暗喻人常常懸念著金錢、財富、名譽、地位、家眷……而苦惱，有時雖然一度擁有，卻又生起另外的煩惱，人就這樣處在痛苦的實態中，往復而無法自拔，這也就是《佛說無量壽經》中所說的「有無同然」，人也就像故事中的童靈般，不斷做重疊而徒勞無功的事。現在反思當年媒體生涯接觸的政界人士、商界大亨等，有的已經往生了，有的還活躍政、商界中，但仔細分析他們的內心，不也像童靈一般嗎？

而回顧自己在那個階段時，其實也與他們一樣，沉浮在《地藏菩薩本願經》中所云：「……此是大鐵圍山西面第一重海…海東十萬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彼海之東，又有一海，其苦復倍。三業惡因之所招感，共號業海，其處是也。」所謂的業海之中，若以現在的我觀之，就會覺得過去的我，不知道「為何而生，為何而活。」在那段時間，常常只對不順的現實感到震怒與沮喪，卻幾乎不曾去反省，也沒有意識到，這些都是自己所種下的因，其實人世間一切的結果，都是源於自己播下的種子，也就是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雖然這個道理很簡單，但在名利的大山之下，又有幾人不想攀爬，可是人就是很矛盾，明知長壽不過百歲，死後一樣東西也帶不走，但又有幾人能擺脫追逐名利的困擾，我想大部份的人，可能與

生就俱來有求名利的心，即便是天上下著黃金雨，也無法滿足人內心中的貪婪慾望吧！

以現在的我來回觀上述的例子，就發現到，地位越高的人，他的慾望與犯罪的規模就越大，在現實的社會中，有多少高官，因受賄、圖利、美色，而丟官或身陷囹圄，最後以恥辱結束他們風光的一生；也有多少富商大賈，苦心建構虛幻殿堂，在名利大山的壓力下，轟然倒塌碎為滿地瓦礫，落得一生淒涼悲嘆，很多還客死異鄉，這些人的貪欲像一面面鏡子，讓現在的我警惕自勵，要求自己無蹈其覆轍。



第六章 如夢一場 公門修行

民 110 年 11 月 12 日

應是累劫種下的

蓮子

在菩提樹下參悟中

總有一縷藕絲

癡念

那

青春的低語

打亂了千年的清心

原來相思

鐫刻在手中的

念珠

逆旅只為重溫

影塵 前夢

浮生水月

照見的盡是妳

回眸淺顰



寧捨千年修行

只恐

眨眼又將

千

年

在一切講「因、緣、果」的佛家理論，認為所有的相聚、相會，不論時間是數十年，或是一剎那，都是前生或是累世的業力牽引，其中有善有惡，善業則遇善境與貴人，惡業則遇逆境與小人，人在這些境中不斷地流轉，不斷修福或是造業，而構成所謂的輪迴。離開了五光十色的記者生涯以後，走入了公僕之門，我在這一個階段，遇到了我今生許多的貴人，他們不遺餘力的提拔我、推薦我，而我也自己戮力於工作，以不負責人們的賞識，我以別人可能要花廿年達不到的職位，我花了七年就做到了，但福禍一直以來都是相依的，我也在高峰之巔，遇到今生的一群小人構陷，而跌落了公務生涯的谷底，最後懷恨揮別公務員生涯。

但在這高低落差中，我從憤恨到平和的過程中，得到一個自我的啟示，其實就算告別今天的煙花，只要心平，依然可以迎接明日的陽光，只要心平，我們心裡都有一座不滅的燈塔，如果因為得不到的流星而流淚，那終將因雙眼朦朧而失去滿天繁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缺點，也都有適合自己的步伐，別讓任何人、任何事，而打亂自己的人生節奏。

仇恨與慈悲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為表裏的，不要因為放不下的恨，而傷了身體，反而要照顧自己，讓這個難得的色身，為這個社會做更多有意義的事，總有一天，我相信會再與那些曾經構陷我的人，不管是長官或是部屬，再一次的相遇，雖然那可能也是千年萬劫以後的事，但彼此已不再有恨了，這是我寫此詩的緣起。

第一節 轉換跑道 走入公職

政黨輪替下換跑道

公元兩千年，台灣政壇發生宛如九二一般的大地震，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誰都沒想到這一次的輪替，讓台灣好不容易起飛廿餘年的經濟，從此斷裂，同時也開啟了台灣正式進入政黨惡鬥、抹黑、造假、攻訐、貪污、抹紅、網軍、側翼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的詭譎手段，真是現代版的官場現形記，各種荒腔走板的行徑，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真是讓人瞠目結舌，此一政壇惡風，吹襲台灣這個原本善良純樸的民心，讓舉國走入對立、仇恨、無信之境，禮、義、廉、恥，蕩然無存，站在風口上的豬可以飛上天，掉落神壇的政客，可以唾面自乾而恬不知恥，整個社會日日上演著光怪陸離的事件，努力的人不一定可以看到成功，跟對人才可以吃香喝辣。這是一個共緣共業的世界，這個因都是大家自種自受，雖然紅塵像農禪寺前的水月池，看到的都是浮光幻影，但這也正是煉心修行的時機，錯過可能又要等上千年了。記得民 109 年 11 月 11 日早上，到法鼓山大寮用早齋，先去祈願殿禮佛，看到晨曦照射山頭一景很美，曾自己隨筆寫下一短句：「晨曦和風拂照法鼓山頭，天光雲影徘徊許願池中，如真似幻，是真亦幻，吾生虛有若是，安得浮生識空無，回首菩薩悲心照長暗，至心祈願萬緣空，了卻塵勞生淨土。」

在大選過後，我預判台灣的經濟可能將走下坡，而且自己年紀已經漸長了，雖然在人情的修為上，還不到「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的境界，但也有點職業倦怠感，不想在媒體大染缸中再去追逐財富，而且為健康著想，生活不宜日夜顛倒，看同業不少人英年早逝，想想與其繼續殘害自己的身體，不如早點轉換跑道；另一個理由是，我在看到那生了三個漸凍兒的老榮民之感觸，一直成了潛伏在我心中多年暗流，記得《老子·第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這不就說明人為了得到身外的名位與財富，卻忘

了生命本身的美好，這是一種價值錯亂的迷失，其實人生不是只有財富才能讓自己快樂，人世間還有很多人活在苦境中，仍待我有用之身去幫忙協助，所以便轉任公職，剛開始被分發到南部一老人安養機構當社工，那一年我45歲，應該算是中壯年轉業吧。

為了斷絕價值錯亂的迷失，我在要進入公職前一週，便把手中所持有的股票全部賣出，從那時起到現在，雖然已經退休了，但我沒再進去號子了。人對生命的價值定義，常隨著歲月的腳步而改變，在每一個階段，都會以不同的心去看待人與事，但不要忘了初心，不看輕自己，才有可能不辜負了今生。

彩畫不離心也不在心

雖然以前曾在大學修過幾個社工學分，但終就屬於門外漢，對於社工的工作為何？社工的理論也似懂非懂，實在真的搞不清楚那些理論，只是運氣好，考試順利上榜而已。雖然在理論我是如此不甚了解，但在老人安養機構任職期間，我一直鞭策自己要認真的工作，深怕尸位素餐，有忝所生，而且當時的我深信只要真心付出，總比空講理論一堆好多，畢竟住民要的是真心的關懷；但在每天巡視各樓層時，看到那些單身、老境淒涼、病痛纏身、行動不便甚至臥床無法言語的老人，有時我會問他們心中現在最想做的是什麼事？他們大多回答是死亡，這讓我想到蕭麗芬老師在一篇期刊論文中提到：「人們往往迷失在社會價值系統中而不自知，有時竟否定自己的生命意義，對自我產生一種『無價值感』的現象。」⁴這些老者的回答應是對自我無價值感的表現吧！

在那當下，我會回想記者生涯時，在那些歡場遇到的色身相，常會想到《華嚴經·升夜摩天宮品·覺林菩薩偈》中所言：「大種中無色，色中無大種，亦不離大

⁴ doi : 10.53106/207466012022061401003 生命教育研究；14 卷 1 期（2022/06）· P59-88

種，而有色可得，心中無彩畫，彩畫中無心，然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的啟示，在離開媒體，到轉任公職間隔不到半年，但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對我心裡造成很大的震撼，生命的意義到底在追求什麼？變成我常常在思索與不安的問題。辜琮瑜老師在其〈煩惱不安之探究—生命安頓之道〉一文中提到：「吾人總會在生命的情境中生發『我是誰？我在哪裡？』之疑惑，如果無法確認自己在他者心中之位置，在天地，在宇宙間之位置，在所屬環境中之位置，便可能引發不安。」⁵找不到自我位置應是我當時不安之所在。

以我現在回觀，如果我又重回當年的情境，我每天會都想著死亡嗎？如果一直這樣想，那怎麼能夠快樂的生活，但如果因此視而不見，這個問題並不會因而消失，應該會在內心深處不斷發酵膨脹，而成為一種沉重的傷痛吧！那時我常在想這一大事，如果不趁現在有此色身時澈底解決，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呢？永恆的機會，就只有現在。所以要求自己一定要凝視，時時刻刻逼近的無常，不要留下後悔和遺憾，來生這一大事是今生一切苦惱的根源，如果不解決此一大事，就無法走入無礙的世界，那我們所追求的光明人生就無法實現。

愚生死長的歲月

《大智度論》中有言：「不寐夜長，疲倦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這句話形容為人在生死苦海中雖也有歡笑，但苦難的時候居多。不論有錢沒錢，不論有勢無勢，一樣有苦有難，但多數的人不知道苦難是來自自己的內心，這是愚癡。而也因為愚癡不知道改變內心的方向，所以只能繼續不斷地受苦受難下去。

我在老人養護機構任職時，充分體會到這句話的深意，那時在每個傍晚時分，都可以看到可以行動的，或坐輪椅的老者，圍坐在廣場四周的樹蔭下，吹風或看夕

⁵ doi:10.7065/MRPC.200506.0109 哲學與文化；32卷6期(2005/06/01)，P109-126

陽，很多阿伯的眼神是很無力的，還有更多是茫然的看著遠方，有時好奇地問他們在看什麼？答案幾乎都是一樣的三個字，「不知道」。這個答案與躺著的患者所言，其間並無距離的差別。

在那裡每天看著老住民日復一日的凋零，心中的感觸總是如潮水般的撼動著，為什麼主政者只知給他們最低的溫飽照顧，卻不思如何去重振他們的心，讓他們對生命的餘光更珍惜與再創造，為什麼機構的員工，只要不要出事見報，一切可改變的不正常，都不思去改變，是心疲乏了嗎？還是因為是鐵飯碗的緣故，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作祟，還是當時我這個初入公門的老犢，不知死活的看法，這個問題在我離開那個單位前，一直沒有找到答案。以現在的我觀之，其實答案就是當官者，大多存有「好官我自為」的心態，住民的生死是他們自己的命運，與當官者無關，這也讓我想到為什麼人們常說公門好修行，原來在公門種福造業皆來自自心。

我在安養機構服職近兩年，深切了解一個安養機構的經營，端看負責的主管用不用心，但很可惜的是，我在那段日子裡，主管換了三人，新調來的主管，椅子還沒坐熱、坐穩，眼睛就開始像潛望鏡般四處打獵，那裡還有好缺，那裡有肥缺，很少有人願意用心於腳下的那塊地上，機構成為每一個新主管的墊腳石，這是公務員中、高階主管最讓人詬病之處。所以機構住民死活，一直並不是主管心之所繫的地方，在上者是這種心態，如何叫部屬們努力工作，機構的陋習當然也就無改善的一天，住民也當然只能隨緣度日了。看到機構的住民他們對生命的態度，給我的感觸甚多，一個人如果沒有目的的活著，不僅生存本身變成多餘的，而且也白白浪費許多社會的資源。

在現實社會中，很多人所認為人生的價值就是有錢、有地位、有名望、讓人家看得起。但以現在的我來觀之，這些東西很容易讓人像沉溺大海中的人，抓到一塊的小浮木，還沒來得及享福，或是才剛享一點福，便被接踵而來的貪婪沖擊，再次落入更大的慾海中，讓人失去剛獲得的滿足的心，而去追逐更大的痛苦，直到有一

天精疲力竭時，回首發現最初的浮木，才是最值得的依靠時，但所有的追逐往往都已回不去了，很多人就是這樣，一生一次又一次的去追逐夢中之夢，至死不醒，所以讓自己一直活在，無邊無際的痛苦之海中。在《法華經》常將這娑婆世界比喻為火宅，這在告知我們在其中一切都是無常，沒有真實。

外住的老人

在機構中就這樣因循苟且的工作，現在看那段日子，說起來真的很荒唐，因為當時的主管知道我是媒體人轉業，給我的工作很輕鬆，負責單位財產管理與電器用品消耗管制兩項，兩樣都只要每月做一次月報給主管機構即可，工作單調無趣，但也由於有這段彎曲的沉澱歲月，讓我的心境不再像以前那麼容易起伏，就這樣過了將近兩年的快樂的日子。不久，上級以我曾擔任記者工作，應該熟稔人與人間的溝通，便調我回改制前的台北縣，從事外勤基層社工員工作，負責照顧三重、蘆洲、五股等地區 3500 多名單身老者，不但幅員廣袤，而且人數眾數多，只有四個有給職志工協助拜訪，常常跑得沒日沒夜的，不論酷暑或天寒，不論是颶風或是下雨，都必需騎機車穿梭於大街小巷、車水馬龍之中，與車爭道，與人爭路，雖然很辛苦，但心中卻很充實，覺得過得比較像人，比較有意義。

記得有一年，大約是三伏天的日子，我騎機車在三重的街上，剛好停在紅綠燈柱下等紅燈，炎陽照在大腿上有股灼熱難耐的感覺，此時剛好一陣風拂過，不知為何，心中閃過《金剛經》中所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的念頭，從那時起，一直到離開基層社工的日子，我都不覺得寒暑是苦，在那時認為所有的苦與不苦，都是因為有身體的存在，如果忘了此身，就沒有苦的感受，也因為有此認知，所以每天都抱著愉快的心去上班，去為老人服務，去聽他們敘說往事，那時我可以感受那些老者都很高興，因為在他們的每一次的敘說，都好像又回到那段人生精彩的歲月，雖然孤寂無情刻劃在他們皺紋斑斑的臉上，但你可

以從中看到他們曾經擁有的笑與淚，你也會在自己的心中浮現感傷與不捨，歲月靜好原來是隱含接受人生行路的一切悲歡喜樂。

悲喜一體

聖嚴師父《我願無窮，用慈悲心拯救世界》書中提到：「如果自己沒有苦難的體驗，不知苦難為何物，也就很難了解、同情和幫助深陷苦難世界裡的人。」（釋聖嚴，2011a）記得有一次楊蓓老師在課堂中曾提到，有一法師曾請教楊老師，為什麼她在禪修的次第中，她一直都按照聖嚴師父所教的方法去做，但總是無法突破困境，找不到提升的方法？楊老師就跟該法師說，因為她缺乏人生的經歷，所以只能用其有限的閱歷去理解，因此找不到開門之鑰。是的，沒有親經歷過的理論，與實際總是有落差的，但在現實社會中，卻充滿了這些沒有經過檢驗的理論，也讓很多不明就裡的人奉為真理，並盲目依循。

在擔任基層社工期間的情事，我深刻了解到很多社工界的學者，常教導學生要有同理心與案主溝通，以我十幾年實際的工作經驗，此一論點是有待商榷的，如果我們一直用自己過去的經歷與認知，想要在現實的溝通中，打開任何人的心，並讓別人來接受我們，那是不容易的，如何才能溝通中，觸摸到對方的心，以我的經驗，若能以佛家「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抱著「悲喜一體」的心，那就很容易可以拉近與人的距離。記得楊蓓《交心》一書中有提到：「如果我們能幫助別人在苦難裡跳脫出來，不僅是拔苦，同時就是予樂，那『大悲心』的真正精神，也是慈悲的展現。因此，慈悲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涵養，也是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感同身受才能長養慈悲。」（楊蓓，民 2012）我很讚同楊老師的這一段話，但在我服務過的公職社工單位，要遇到有這樣襟懷的社工人員真的不多，可能很多人因為工作壓力，或者心中只存著為領一份薪水養家，所以不會多花一點心思在「拔苦」、「予樂」上。

分級服務方便管理

在接到服務區後，因為服務人數太多，我就用小時拖磁鐵，在河中吸鐵器的方法，先將轄區的老人區分等級，分為一般、較需、特需，住在市區自有房屋者，或租賃者，附近有鄰居，且年齡較輕，身體較好者，則列為一般照顧者，由我或志工，每三個月去訪一次；雖有自有房屋，或租賃者，住在比較偏僻處，附近沒有鄰居，且年齡較長，身體較多病者，則列為較需照顧者，由我或志工，每一個月去訪一次；無屋可住者，或是住在河床或其他危險地區違建者，附近沒有鄰居，且年齡較長，身體多病或行動不便者，則列為特需照顧者，由我或志工，每三天去訪一次。

記得有一次去探望一個獨居老人，他住在當時尚未改建完成的，二重疏洪道邊坡旁的一間髒、矮、破舊的違建鐵皮屋中，沒有水電，晚上天黑就睡覺，喝的水是從五、六十公尺外，老鄉家中接一水管引來，儲存在水缸中，煮菜飯都在屋外煮，如果是下雨或颱風來襲，就在屋內啃大餅喝水渡日，看到我去拜訪，很高興地說，從沒有社工人員去探望他，便拿一個髒兮兮的杯子，從水缸中滔了水給我喝，我看到杯面上漂浮著子子，說真的，當時心裡浮著三條線，但看他熱切的眼神，又不忍掃他的興，只好閉著眼睛喝下去，結果也沒怎麼樣，雙方也盡歡暢談近一小時。誰知，那個長者有一天竟然坐車到單位找首長，誇讚我待人誠懇，我因此被記嘉獎一次。這一件事情讓我從中學到，過度的我執，是一種與人接觸的障礙，服務他人時，必需先突破自我長久樹立的藩籬，也就是楊蓓老師課堂上所講的社會價值的框架，如果無法突破，只知表面虛應故事，對方是無法感受到真誠的。

繁華與貧窮

有一年夏天颱風即將來襲，上級要求趕快疏散住在危險區的老者，那日傍晚時分，志工告知住五股山坡一違建戶，一個八十幾歲單身的老者不見了，我問了地址以後便騎機車前往，請志工在那裡等我，到了，才知道老者不是住在那裡，而是住

在後面山坡上，我抬頭一看，那是一片亂葬崗，老者住在山坡上的一處凹坎中，由於到處都是墳塚，前往住處的路上有很多坑坑洞洞，還有多群野狗虎視眈眈、齜牙裂嘴，沿路我在想，那個老者平日如何生活啊！除了交通不便，膽子還要異於常人的大，還好我受過特情訓練，如果是膽小的男性，或是女性社工員那該怎麼辦？由於這次的認知，我便自我要求，若是有一天當了主管，危險地區或是有暴力傾向的服務對象，盡量不派一個女性社工去執行，不久以後我當了主管，我也堅持這個原則，若是男性部屬不在，我便親自陪同女性社工前往，一來可以壯膽，二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但這一堅持也讓我惹來不少流言，雖然我並不在乎，自認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只是人言可畏，如果是有心人故意構陷，在淘天濁浪之下，任何人都無法倖免的，這是直道而行者最容易面對困擾，多年後，我也在這種人造的濁浪中飲恨退休，從那次事件讓我體悟到，人可以知天理，但無法臆測人的心。

到了老者住處，遠眺台北市區已是處處燈火了，如果把老者的「住處」說是「家」，那實在是太讚美了，實際上不過是用幾塊廢棄的棺材板，用支架撐著，四週用帆布圍著而已，床舖也是用廢棄的棺材板拼湊而成，床上放了幾條應是檢來，或是喪家起掘後不要的破舊毯子，和幾件髒垢不堪的衣物，所以根本沒有衛浴設備，我問志工老者平日飲食與洗澡，都如何處理，志工說吃飯方面，老者都是下山去餐廳，商家會為他準備便當，如果遇到連續假期，或是農曆春節，他就只能帶廚餘回住處吃，如何洗澡就不知道了，只是身體很臭，很少人願意接近，我聽了真的很難過，生活在底層世界的人，其苦境如非親眼目睹，實在很難置信那是人住的世界嗎？

單德興《禪思·文思》中提到：「其實墓園既為死者的安息之地，但又何嘗不是生者沉思及尋求慰藉之處，不僅易引發思古之幽情，更讓人警醒到生命的短促，認知死亡的一視同仁，了悟世間不管是榮華富貴或痛苦磨難，都是過眼雲煙，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在世的短暫時光，修習自己的人生功課。」(單德興，2017，頁 282) 這位老者是否因有這樣的思維，才選擇在此亂葬崗安身立命，我是不知道，但我在

書寫此情時，讓我想到單德興教授的這一段話，其實在當年，我是不甚了悟富貴與磨難都是過眼雲煙，只知努力做好應盡的責任而已，也沒有想到以後能不能升遷的問題。

由於天色愈來愈暗，而且風勢也愈來愈大，為了加快搜尋的速度，避免老者發生危險，我便聯絡其他三個志工一起到現場，四處找長者的下落，到了晚上將近十二點在溪邊的涵洞旁，志工找到長者倒臥在一個不到十公分深的水窪旁，大體已經有點僵硬了，我便請禮儀公司來載運大體，並請志工們先回家，我在涵洞旁守著大體等，其間多隻野狗在大體附近徘徊，我只能擲石揮棍驅趕，怕牠們啃咬大體，等到車子來時已經晚上一點多了，那時已開始下雨了，我幫忙將大體裝進屍袋，再從涵洞中扛到車上，由於太累了，我便倒臥在屍袋旁睡著了。現在回想自己的生活環境，與之相比實在相距甚遠，古賢常云知足常樂，真的很感恩老天對我的厚愛，我也常以此例教育小孩，要惜福惜緣。

取笑別人是智者？

隔天辦公室的學長們紛紛取笑我，說我很笨，教我以後這種工作就叫志工處理即可，一天又沒領多少錢，那麼拚命幹什麼？並告訴我，在公務機關沒有背景，一定升不了官的，最好用心去找個立委當靠山比較實在，那時我才薦任六職等，聽了這一席話，如果是一般沒有社會歷練，或是甫從學校畢業剛考進的年輕人，這一席話無異是一盆灌頂的冷水，多少人的工作態度會因而受到打擊，而失去向上、向善的初心；那時我心中只想到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一段文：「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范仲淹這席話充滿儒家對待世間的情懷，但也是我從事公職的圭臬，那時雖然為人所取笑，但我也不懊惱發怒，

在進了公職以後，看到那麼多苦難的眾生相，心中常常很感恩老天給我機會，讓我從服務中去看到自己以前的荒唐，和無知揮霍生命的行徑，所以學長們那些話，在我心中沒有挫折感的產生，只有對他們心態感到難過。

其實以現在反思看那一段過往的歲月，發現那些學長們之所以會有那些言論是很正常的，一般而言，除非對自己每一階段的定位都很早確立，才讓他們在人生每一階段的轉折過程中，都能比較順利外。一般人在事業有一定基礎或位階時，尤其是公務人員，在職場上你輸我贏的競爭遊戲中，若沒有貴人提拔或自己努力進取，在敗陣下來時，大都已有點年紀了，很多人就會出現所謂滑倒現象，常會長嘸短嘆自怨自艾，並自認懷才不遇，對凡事都看不順眼，不斷地去批評別人的成果，並以打擊別人的士氣為樂，而他們也多在此時會找一個閒差窩著，不再用心於工作上，每日過著數饅頭、等退休、領乾薪的日子。

我在當基層社工時，常聽到很多人，都喜歡侃談他們在公門如何修行，如何幫助窮困者，但是能落實做到的有幾人？可是一般人無法知道話語後面的真相，只能不斷地稱讚對方的善心嘉行，其實侃談者真實用意，是隱藏在深沉的內心，其目的不是要博得虛名，就是希望經由別人的轉述，傳到長官的耳裡，為自己打造一條無形的青雲之路，人心就是這麼詭譎難測。

民 109 年 10 月 08 日

入秋以來天色總是

寒澹澹地

窗外

風細細地穿簾而來

雨絲絲飄在窗外

曹溪日夜哽咽聲

潺潺復潺潺

鑽裂大地的胸膛

絳珠草用淚輕撫傷口

每一滴都是一個

誓言

即便萬籟俱寂

我的心

仍為妳清澈跳躍

知否

法鼓山海印三昧外

煙波渺杳處

我是今夜滄浪中唯一的

醒者

寫這首詩是因為要敘述下面這個經歷，有感而發所寫的，是要說一個在黑暗人生過活的人，他的心是如何地充滿光明的喜悅。看了那個人的經歷，覺得只有曾在漫漫長夜裡，為「黑暗」痛哭過的人，心中才會有遇見「光明」的歡笑；只有曾經在苦海中「沉沒」過的人，才能感受到「浮上」海面的喜悅。

為什麼這個對象無論多麼痛苦也要活著？人如果只是為了活著而活著，那和養在魚缸裡的魚又有什麼兩樣呢？如果活著只是為了等待死亡，這樣的人生自然

就是「沉沒」在苦海中。在我覺得這個老者是在自我滄浪中的一個醒者。

善在屎尿中

民 109 年 07 年 09 月

晨曦未出

大地仍有昨天未散的火

昨夜盛開的曇花

已垂掛枯枝

讓人顧影淒迷

早天的春天

身影埋在落葉之下

風中之燭忍著未成灰的

淚

照著看不見的前路

我

走不出自己的一步

紅塵是熱的

翠峰湖的水是



冷的

流光下

幾株枯檜更顯蒼白

舉頭即觸

三千恆沙界

今夜空手入夢

明日仍應空手醒

胸中九曲迴腸

猶存一點

甜

只是滄海之外

何處還有

前水

在外勤社工的歲月中，讓我最難忘的一件事，有一次在訪談資料中，發現一個獨居老者，已經七年上面都寫著訪視未遇，我很懷疑其真實性，便帶著地址去三重訪問，去到那裡卻找不到地址，更找不到房子，問了附近的人才知道，原來那個地址是一間公共廁所，我很疑惑？怎麼會有人住在廁所，最初以為是資料地址登記錯誤，便問隨行的服務志工，他說沒錯，七年來他也都找不到，準備將老者列為失蹤人口，我請他們暫時不要提報，我不死心，每次經過那裡，就會特別注意看有無類似的老者，也在那裡問了很多人，就是沒人認識老者，也就這樣經過一個多月，四



處找人，就是找不到人住在哪裡？有一天我突然靈光一閃，問廁所前面賣衛生紙的收費員，他說也不認識，但那收費員跟我說廁所裡面住有一老者，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不知道姓名，所以都叫他「老芋啊」，我很訝異！就到廁所裡面去找，原來那個老者住在公廁裡面最後一間的廁所，他在蹲式馬桶上面，鋪上一個木架，晚上就睡在廁所裡面，冬天還好一點，夏天暑氣逼人，即便到了晚上，裡面味道真的很難聞，白天他就去附近菜市場當掃地工人清理垃圾，晚上會幫忙掃完所有廁所，然後就在那個他認為的房間裡睡覺，我看了眼淚都掉下來。

在我與他懇談後，我才知道，原來老者不想讓人知道他是誰，就用一個假名住在那裡十餘年，難怪服務志工和以前的社工員都找不到他。這個發現讓我感覺到，當一個盡職的公務員是不容易的，如果只想混一口飯吃，如果只想不出事，凡事馬虎行事，那日子真的很好過，只果想要好好做事，那真的會累死自己。

我在老者資料上看到他有一個兒子，我當時很生氣，怎麼為人之子會這麼不孝順，便依照地址去找他兒子，他兒子住在台北市信義區一戶豪宅，經打聽，才知道他兒子是某醫學中心的名醫，我便透過熟人安排掛他的診，問他為什麼不照顧他老爸，他一付無所謂地說他沒空，問我有什麼病，如果沒病，就不要耽誤他看診，他的時間很寶貴，然後就要求護理人員要打發我走，離開前我告訴他，排時間去看他爸爸，並且要事先告訴我，我要在旁看，不然我一定要把他的行逕刊登上報紙。

隔兩天他才不情不願的，開著一輛簇新的 BMW，穿著筆挺的西裝去看他老爸，那個老翁看到兒子來，滿臉驚嚇訝異的表情，然後便立刻叫他趕快離開，說那個地方太髒了，不適合兒子來，會被人家笑，他兒子聽了，竟然頭也不回的立刻開車離開，我在旁看了很錯愕，心裡在想，天下父母心 實在很辛苦。孝順在他表面成功兒子的眼裡，好像是多餘的存在，在他的心中認定是無意義的，金錢、名位、名車、豪宅才是擠身上流社會的要件，有這樣一個邇邇的父親，簡直是金膜上剝落的一片漆一般，這怎麼會是他兒子可以忍受的污辱。

後來我要幫那個老者申請社會救助，他斷然婉拒了，說他還有能力可以賺一點錢，把那一個機會，留給比他更辛苦的人，那一剎那，我好像看到一尊菩薩站在我面前般，我看過很多苦難的人，他們會把自己的尊嚴丟掉，只是為了爭取一點微不足道的金錢，但是這一位老者，他卻願意放棄一個可以領到錢的機會，在那麼苦難的環境，他還會想到幫助別人，真的讓我很敬佩，是的，我們都是平凡的人，沒有機會做偉大的事，但我們都能可以勉勵自己用大愛做小事，我在這名老者身上看到這分偉大的愛，兩年後這位老者，在一個冬天的夜裡安然往生，出殯那一天，他兒子說要幫患者開刀，沒有來參加葬儀，媳婦跟孫子也沒有來，只有我和當地的服務組長兩人到靈堂為他送終。

現在反思這件事覺得，生命本身是一個過程，但卻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呈現，如何讓生命活出美麗，活出尊嚴，捨得這兩個字在生命中如何去實現，放下要有什麼樣修為，才可以在艱困環境下圓成，我想除了需要有歷練與智慧外，更要有一顆善良的心。而孝順這個已漸為年輕一代視為無物的美德，應如何重建，已成為另一個大家要深思的課題了。

第二節 洞燭機先創就業佳績

凡事豫則立

在《禮記·中庸》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這一段話，是我當就業站長時最佳寫照。在當外勤社工一年左右，在一次的受訓機緣中，認識勞動就業推展的長官，在課餘閒聊中，他知道我有擔任記者的經驗，他認為我應具備一定的社交，與包裝行銷能力，便被調整職務去當就業站長，雖然服務公職後，即自我發誓不再進入股海，但對大環境的經濟脈動，還是有不減當年的敏銳，每天都很注意股市的動能，那時總覺得

不大對勁，但講不出來那裡有問題，便跟主管提出個人看法，認為可能將有大量失業潮要發生，應該儘早與更多需要人力廠商建立關係，以備不時之需，並要求讓我出去訪問廠商尋求職缺，長官不認同我所提將有失業潮的問題，但同意讓我公出，並編列經費購買拜訪廠商的伴手禮。

為了預防自己認定即將來臨的風暴，我試想一家公司面臨經營困境時，第一步一定是會縮減人事成本支出，裁員勢必會迅速執行，所以基層員工的工作權，一定會受到首波的衝擊，而這些待裁人員中，以工作性質容易被取代，且又偏高齡的中、老年人口為首衝，而這些也往往是最無法轉型的就業人口，因為他們大部份沒有第二專長，卻又常背負著家中經濟的重擔，如何讓他們在裁員的浪潮中，求得一份最基本的溫飽，變成我首要的課題。

在我分析後，我認為要多拓展公司經營，必須要以勞力執行工作，且不需有太多專業知識的廠商，為優先拜訪對象，這樣才能找到大量的職缺，才能安置那些被裁退人員，即便待遇不高，但至少能有溫飽的收入，所以我便透過管道介紹認識多家保全、停車場、餐廳、物流業之廠商主管或老板；也為了協助那些略有積蓄，且有意願創業者，我同時積極與餐飲加盟集團，及訓練班業者聯繫，建立彼此的基本交情，並帶組員參與轄內各大就業博覽會，前往認識廠商，由於研究者自小受教於祖父，略通勘輿之術，廠商老板大多相信風水學，所以很容易與他們建立良好關係，如此一番拚搏，建立了三百多家，各行各業廠商的資料。

救一人即救一家

果不其然，民國 96 年 8 月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倒閉，隨即在翌年捲起全球性經濟大風暴，我於那三年期間，成功推介兩千五百餘就業成功，我那時心裡只想著，只要能推介一人成功就業，就可解決一個家庭斷炊的窘境，那時為了爭取職缺，農曆春節期間，還曾帶兒子去幫廠商當停車收費員。在那幾年間，每天像拼命三郎般

地戮力於工作。記得在我初接掌該就業站時，該站成績是全國排名倒數第二，所以推薦我的主管，在我接任時，便私下跟我說，無論如何要比前一年進步一名，這樣他的上級才會肯定他識人的眼光，但在我與伙伴們努力打拼下，我業績連續五年獲得全國第一名，我的主管也接受上級表揚並升官，也由於我的認真與熱忱深受上級肯定，因此在六年間，連升三職等，在單位裡我是第一人升遷如此迅速，在那時真的很高興，覺得辛苦有代價，在同事的眼裡我是人生勝利族。其實在我自認，並不是勝利族，只是我一直沒有忘記宋朝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名言，這是一個公務員應該有的心，這也是當年父親對我的教誨，更是中國文化中，最基本要求為官應有的態度，只是很多人在遭遇困厄時，無法去釋懷心中的怨，因而忘了應有的堅持，一直沉淪於自我解不開的束縛中。

現在回想當年在擔任就業站長時，為什麼會那麼賣力的去拜訪廠商、參加就業博覽會、籌辦廠商聯誼餐會、開辦職委外訓練標案等等，其實在內心深處，是因為小時家裡很窮，知道在窮苦之家的孩子，他們的處境會如何的辛苦，如果一個家庭沒有穩定的經濟支撐，那些家庭孩子的生活費、學費、補習費等等的籌措，將會是一大負擔。台灣在民國 64 年經濟起飛後出生的孩子，由於當時少子化的情形已漸漸浮現，父母們都捨不得孩子過苦日子，大多已沒有經歷太艱辛的日子，而民國 96 年，剛好是那一批嬰兒潮長大成家的時段，在面對突如山崩的經濟風暴所造成的失業，很多人可能一蹶不起，也有很多會咬牙硬撐，但不論何種情形，如果沒有一份工作維持家庭基本開銷的收入，那很多家庭可能面臨崩解，社會的人心將會更加浮動不安。由於我一直謹記老子所說：「福兮禍之所依，禍兮福之所伏」的警訓，所以在追求美好的未來時，常抱持臨淵履薄的心在走路，而擔任就業站長就要預測未來經濟走向，超前籌辦各項職業訓練做準備。

第三節 遇見苦難

初見病苦之海

101 年 9 月，同時有三個單位一級主管出缺，一個是一般社服部門的缺，兩個是醫院社工室主任的缺，長官問我想去那裡，我選擇去醫院，在此之前，我雖曾在老人社福機構待過，也曾擔任過外勤社工，但畢竟是社工領域的外圍，而且我主修的是新聞採訪，對社工的核心業務也不了解，所以初接該職，心中甚為忐忑不安，頗有盲人騎瞎馬的感覺，雖然是當主管，還是有不踏實的感覺。

到職的那間醫院員工約四百餘人，那時各級公立醫院都必需自給自足，除少數幾個公務人員薪資是國家固定預算外，員工的薪資與每月的獎勵金，都靠營利所得分配的，所以每日看診人數的多寡，便是決定了當月獎勵金的多少，我剛去時，每日求診者大約五、六百人，假日或連續假期前後，偶而才會逼近九百或破千。

就任三個月後，我向院長提出幾點可以立即增加收入的改進方案，首先停車場委外管理，還有喪葬獨立招標並加註回饋計劃，這兩項醫院當時一年才總共收入 14 萬，在院長同意並指示辦理下，翌年，光停車場收入從原來的七萬元，增加為 118 萬元，喪葬由原來的七萬元，增加為 187 萬元，一年內就為醫院開拓了 300 餘萬的營業外收入，可是我當時並沒有警覺到，此舉斷了很多既得利益人的財路，也埋下了以後招至抹黑的導火線。

為了要提高患者來院就診量，就要提高曝光度，所以我一上任兩週後，就找以前熟識的記者圈同事，及還在線上的大學學長、學弟們聚餐，順便請他們幫忙多報導，我每週固定供稿給記者友人，如此半年後，醫院平日的就診人數大幅增加至每日約八、九百人次，甚至破千，而住院率也提升接近八成，醫院的收入明顯提升，那時我不知道所有臨聘人員，因為工作量增多而對我諸多不滿，後來我才知道，原

來在鐵飯碗的環境中，好逸惡勞就成了人心的通病，這就是吃大鍋飯心態，反正是鐵飯碗，不論經營績效如何，薪水、績效獎金與優厚年終獎金等照拿，醫院變成他們的提款機。其實要打破此一陋習只有澈底民營化，引入企業競爭機制，才能提升服務品質。別人因為我是一級主管不敢明言，願意無怨無悔為眾生的沒有幾人，而最讓我驚訝的是，有些同事竟然在公餘，在別的醫院當志工，對別的醫院的病人一付非常謙和有禮，可是在自己上班的醫院裡，對自己的工作能推就推，能摸就混，《禮記·大學》：「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所言甚是，原來這些人為爭取外在的美名，故意在外做些沽名釣譽的行徑，由此讓我知道，眼見不一定是真，人心表裡間都有量不出的距離存在。

不盡責的公務員

記得剛任職的第二天，有一民眾到社工室來申訴，說其母親住院一天，就因醫生的誤判，用錯藥而往生，要求院方理賠 300 萬與喪葬費，我才剛就職，根本不知如何處理，問首席參謀專員，他說醫院這種情形太多，以前的主任都是叫醫師來問，然後請他簽字，幫他申請律師費，由醫師自己去面對就好了，反正他們一個月領那麼多錢，賠一點有什麼關係，我問那官司一般會多久結束，首席說看醫師爽不爽快付錢，如果願意賠錢了事，一週內兩造簽和解書就結束，醫師如果不願意付，那進入司法程序大概四、五年吧，我問那社工室的功能在那裡？首席竟然回答，我們只要置身事外就好，何必去攬事到身上呢？我真的很驚訝，這怎麼會是一個公務員應有的心態，我當場予以斥責。那個首席參謀自己有一次在餐會上跟別人講，他已用點手段請人打點，要去地方政府某個單位爭取當二級主管，說與我共事很難混，不能準時五點下班。沒多久，他果然如願爭取到那個單位的主管缺，朝中有人還真的是升官之道，但有這種心態的公務員，在其任上真的會用心於公務嗎？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我決定改正這種做事的態度，就找當事的醫師來了解情況，並問他對事情抱持何種看法，當事醫生說他沒太多有錢可以理賠，拜託我儘量協調。我當天晚上到受害者家中致意，對方兒子很不諒解趕我離開，隔天晚上我再去，也是吃閉門羹，第三天晚上我再去，對方兒子剛好出來溜狗，看到我二話不說立刻關門，那時我想協調是有其時間上的急迫性，不能任由流程停滯，這樣會讓事情愈來愈難處理，我研判對方剛才沒有溜狗，一定會再出來，便一直在門外守候，到了晚上快 11 點，對方終於開門要出來溜狗，看到我還在門外，甚為訝異，我便趕快跟他講，我是來跟伯母上香致哀的，請他同意讓我有機會上香，他勉為其難讓我入內，我拿香以後便立刻跪在牌位前，請其母在天之靈能釋怨解結，心無罣礙往生淨土，並庇佑此事圓滿和解。可能是誠心感動家屬吧，其子同意隔天來院簽和解書，只要求醫生來喪宅上香並賠償喪葬費 10 萬元即可，當事醫生知道後甚為感激，這件事情讓我深深感受到心誠則靈，只要心存利他，再難的事，冥冥中自有菩薩會幫忙的。

活是一種痛

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案例是，剛去那一年的農曆春假節連假，大年初一晚上，我正在台北與家人團聚，晚上七點多接到醫院總值日官來電，說有家屬要投訴，隔天要請立委主持召開記者會，院長要求我立刻協助處理，我請值日官打電話給家屬，我請對方先去用晚餐，然後在醫院會客室等我，當晚台北下雨很大，家人很擔心，我還是趕快開車南下，接近十二點總算平安到醫院，便立刻與家屬展開協調。

在言談中對患者有些初步的了解，患者在服役即將退伍前一個月，因操練出事變成植物人，父親與國防部申訴不得其門，一氣之下跳海自殺，祖母聞訊血壓飆高，造成中風半身不遂，母親由於教育程度不高，為了照顧婆婆，只能在基隆清潔隊當臨時清潔員，而最讓人難過的是，患者在臥床後兩個月，孩子出生了，國防部僅幫他辦理榮民身份，讓他可以每月領一萬多元的就養金，部隊長官給了幾萬元後，就

不聞不問了，真是苦難的一家人。讓我很難過的是，當時的部隊長官在知道家屬要召記者會，連夜透過關係請我幫忙務必擋下，因為他馬上就要高升了，不可讓消息曝光，他可以花點錢打發，可是等事件平息後，那位長官對錢一事絕口不提，只來電對我說兩字，謝謝！後來那位長官果真高升，常可在媒體上看他出來講一些慷慨激昂之言，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天理？

在初步寒暄後，即陪同家屬去看患者，看了患者的病況，那時我當場淚流不止，患者是呼吸照護者，已無意識，插著三管，身上多處褥瘡，較嚴重的地方，還可以看到白白的骨頭，四肢被綁在床上，因為太太是高雄人，為了方便探視，從北部轉來醫院已十多年了，看了那個景象，讓我當場想到《地藏菩薩本願經》上所說的無間地獄景象，「獄中有床，遍滿萬里。一人受罪，自見其身遍臥滿床。千萬人受罪，亦各自見身滿床上。眾業所感獲報如是。」患者母親看我在流淚，還來安慰我，並請我幫忙，讓她的孩子在人生最後幾年，可以不要再那麼苦。我答應她，只要我在職的一日，我一定會把她的兒子，視為自己弟弟照顧，請她放心，也請她不要召開記者會，給我時間，我會給她一個交代。她露出笑臉說，她相信我一定會幫她的兒子，也同意我不召開記者會，便與其友人去搭車回基隆，那時已經東方初白了。

隔天我跟院長報告處理過程，他很滿意並深入調查褥瘡原因，處分了相關失職人員，但我也因此得罪了該單位的主管，後來我在被抹黑事件審理期間，此人不遺餘力的，配合當時新院長的意志，務必把我拉下台，雖然已事隔三年了，報復之念依然熾盛其心，可見瞋念之毒是多麼可怕。

事後我曾找患者的妻子，瞭解生活近況，並給她一些生活費，而患者的母親也曾再來過三次，兩年後，患者在其兒子小學畢業後安然往生，我向善心人士募善款給其母親做安家費，人生的因緣來去是自在的，不用強求，就當是一陣風吧。

人間是一種煉獄

記得在醫院任職時，有一次醫務室要求協助催討一患者積欠的住院費用，那患者是第一代退伍榮民，已經快九十歲了，當時每半年都可以領到一筆退休俸，所以繳交住院費用應是無虞的，但卻已四年多沒有繳交，醫院又不能將其棄之不顧，雖然通知該患者的養子前來處理，但是其養子卻一直置之不理，醫務室將燙山芋移給我以後便不聞不問，我從該患者帳戶提領資料中發現，每到發退休俸的前一天，養子就會來醫院帶他回家，隔天一早就帶他領錢，然後又將其送回醫院，便不再關心其住院情形，我接案以後便去找其養子談，經過多次溝通後，其養子總算將積欠的全部金額還清，並將老患者帶回自己照顧。

雖然該患者已繳清欠款，我的責任就算結束了，但我心中總是很納悶，因其養子是在經營自助餐店，每日都是早出晚歸，如何照顧老者呢？某日，我便請問當地榮民服務處的該區訪視員，詢問老者近況，他說他也不知道，便問我是否願意與其一起去探視，我立即欣然答應，我們依照所留的地址去找，卻找不到該住處，經詢問附近住民，才知道其養子是住在，高速公路邊坡的一間違建鐵皮屋，當我去到其養子居處看到老者時，當場眼淚奪眶而出，那時是盛夏，只見老者脖子被栓了一條狗鍊，繫在門外手把上，旁邊放了一個電鍋的內鍋，裡面放了飯菜，應是前一天自助餐店的殘羹剩飯，去時看到老者正用手抓著鍋內飯菜往口裡就食，全身臭氣沖天，那些在地藏經中所述的地獄景象，竟然活生生的在人間顯現，老者看到我，兩眼淚水直流，因為那一段已非我職責的範圍，我實在愛莫能助，但心裡很難過。後來聽訪視員說，該老者在離開醫院一年多後往生，當時我雖然感到難過，但想老者最後的生活狀況，我想死亡對其而言，應是一種解脫。

佛家常因果通於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也就是說現在所受的福氣或厄難，都是過去世的自己所作的果報，而今生所作的一切，又將成為未來世的福業果報之因。當然過去世不是單指上一生，包含今生之前的每一生，未來世也不只是

未來的一生，包含今生之後的生生世世。所以我想這位老者對其養子而言，應該是為了還累世業債而來的吧！只是最後的日子真的是「一日一夜，萬死萬生」，給我很大的警惕，三世果報應是冥杳追之。

仕途的「烏臺詩案」

人生像海總是有潮起潮落的，在我人生最大的轉折點應該是，在公務生涯中栽了大跟斗的抹黑案，此事成了畢生的痛，也因此提早退休，於今想起雖然已昨日的雲煙，但在 108 年七月中旬以前仍隱隱做痛於心。

101 年到醫院擔任社工室主任後，即因戮力工作，為醫院在停車場與喪葬招標上，增加不少收入，受到當時院長賞識，於到院八個多月後，他向上級推薦參加公務員簡任班受訓，102 年四月通過該項考試，由於通過就等於拿到升簡任官的入門票了，心中雖然很高興，但是在工作上也不敢馬虎，更加兢兢業業。

103 年八月間，欣賞我的院長高升，換一個靠關係上來的人接任，而我的惡運也從那時開始滋生。由於那時南部地區景氣很差，為了募集更多愛心捐款，以幫助院內貧寒孤苦的患者，我去就讀與統一企業有密切關係的南台科大 EMBA，因為我知道去那裡就讀的多是企業主管或是小開，要向他們募款比較容易，事後證明我的決定是對的，每年為醫院募入為數可觀的醫療物資用品、宣傳經費等，但也因為新院長一直強調他是台大 EMBA，常對同事講其募款能力一流，卻因實績比不上我而生妒，因此院內開始有些流言四處流竄。

在官場上就是這樣，有些人覺得你的才華，是他們仕途最大的阻礙時，就會想盡辦法絆倒你；同樣的，在一個是非不明的職場中，有些人對別人的開心是會嫉妒的，更進而會設計陷害。我在這場風暴中體悟到，當一個人對自己不夠自信時，這是很可怕的事，因為他容不得別人開心，他無法忍受別人過得太好了，所以他就會想方設法去陷害對方，這是一種悲哀的心態。我從小父母所給我的教育中，他們常

教導我，要去欣賞別人的快樂與成功，那會是一種自我的激勵，他們常說，當你在讚美人時，你自己也是美的，但這不是每一個父母的教育方式。

古人常說屋漏偏逢連夜雨，真是不假，104年初，某假日我返家，晚上去載當護理師的女兒下班時，因比較早到，在她們院內閒逛走到急診室時，突然暈眩倒地，醫護人員立刻予以急救，經檢查係肝硬化，還好正在醫院內，不然很容易超過黃金急救的時間，醫護人員說我真是命大，暈眩在對的地方，我雖然被搶救回來，但醫師要求不能太勞累，要注意營養，這等同要我在仕途與健康做一取捨，心中真的很難下決定，在家人與好友的勸說下，認清沒有健康的身體一切都是零，只好放棄升遷之念，準備在醫院任職安養到退休。幸好在就醫的過程中，遇到良醫推薦，服用剛進口很貴的新藥，經過一段療程後，命雖搶救回來，但身體卻如玻璃瓶中的玫瑰，不堪風雨摧折，此一經歷，讓我想起《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中所言九橫：「阿難問救脫菩薩言：『善男子！云何已盡之命而可增益』？救脫菩薩言：『大德！汝豈不聞如來說有九橫死耶？』。阿難問言：『九橫云何』？救脫菩薩言：『若諸有情，得病雖輕，然無醫藥及看病者，設復遇醫，授以非藥，實不應死而便橫死。……是名初橫』。」就醫後回單位上班時，幸好又遇到善良又醫技精湛的復健科醫師，每天晚上陪我在院內散步，讓我恢復體力。此時回想，人生只要心中存善雖處逆境，亦會遇貴人扶持。

在我與病魔纏鬥時，新院長為了要升遷，諂媚阿諛單位副首長，暗中同意副首長推薦接替我的人選，但因我沒有任何犯錯的行為，便與政風及人事密謀，以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行之，106年八月間，政風室以接到已離職的三位女性社工員投訴，任職期間被我性騷擾，單位立即展開評審會，委員多是我當年阻斷他們財路的人員，受我幫助免去醫療糾紛的醫生們，不願發聲附和，但也不敢得罪院長，所以都沒有參與會議，而院長為了怕不能達成目的，更向單位首長講我是性侵不是性騷，單位首長不察也沒找我談，就這樣把我免去主管職，並調其他單位非主管，經我向銓敘

部提申訴，兩年多以後，108年二月初，醫院來函承認當時該案不成立，而那三位女同事也撤銷提告，並告訴友人，當時是政風要她們如此做，至此雖然水落石出，但傷害已無法彌補，十餘年公門的認真努力，換來一個有意的誣陷抹黑，所有功名美夢俱成雲煙，而今人走茶涼，繁華落盡見真純，所感傷的不是功名的有無，而是沒有機會再為醫院那些苦難的患者服務，或許這就是因緣吧！這個痛在我心中持續陣痛兩年多。

退休不久，太太突然發現罹患肺腺癌，在醫院照顧時有更多時間，讓我反思生命中的轉折，覺得在遭到抹黑之初，眼見事件造成仕途之路落入深淵，感到人生如孤舟漂泊於蒼茫大海之中，心中除了怨與恨以外，還有濃濃的茫然感，認為生命中存在著太多無常，希望中藏著太多的失望，只是在事情沒有發生前，總是會認為一切都在掌握中，而忽略細微的徵兆，所以造成在事發之始，便很容易去怨天地之不公，認為行善得惡報，而沒有去注意可能引發的未來之變，其實如果不是當時有此變化，我就不會有機會接近法鼓山的道場，也不會在此一行禪的環境中體悟到，仇恨在內心是不該有容身之處，生命應該是拿來學習愛。

仔細想想，人生的每一轉折，其實都有其周期性與脈絡可循，每一個低潮，如果能自我反省，都是下一次能量的蓄積，而每一個高峰，都有福業不斷的牽引，每一個周期大概都有其時間的長短，每一個時段，都要看自己如何去自處，師父曾說人各有因緣，無論與他人比，或與過去的自己比，都是一種煩惱，不要讓自己活在煩惱之中。現在每當面對煩惱時總會想到，師父所講的「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的四它哲學，是人生面對轉折時，最好處理心境的良藥。來到法鼓山進修，給我最大的體悟，若《金剛經》所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於今思及當年的我，當年的追逐，頓生諸相皆是虛妄之感。

在法鼓山海印三昧石刻後面，刻著一首發人深省的詩：「三昧還聽法鼓鐘，圓通諸漏伏龍蹤，印空一悟風吹盡，自性了然四海同。」雖然我的悟性淺陋，但覺得

很有感同。108年參加法鼓山水陸法會地藏壇，一天要去早課時，看到初月高掛的山景，即興寫了一首詩，剛好可以做為此章的結語。

民 108 年 11 月 25 日

天未明

滿天星斗乍現

月光菩薩

拈一條山脊線

將

聲聲的梵音

串成一圈圈的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掛在菩薩微笑的

嘴角

每當微風吹動

彷彿彈奏著一曲

苦空

無常

無我諸波羅蜜

也

若甘露法語

灑落靈山法子

心頭

一聲一聲

示誨著

唸 佛

唸 法

唸僧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第七章 一夜霜寒法鼓「安心」

第一節 恆沙三千世界中的微塵

娑婆與三千

在進入公職生涯後，還沒退休前，在每一個服務過的地方，常常會在閒時，唸各種經典，但對經典中常出現的一個字句，往往只能用意會，但無法想像其大，那一句就是「恆沙」，佛經裡常可看到以此，來描述娑婆之小與三千之大，但到底多大？真的無從得知，記得有一天，看一篇天文學的文章，其中寫到 1990 年美國「旅行者一號」太空探測器，在即將飛出太陽系時，在距離地球 64 億公里的地方，它回望母星拍下了一張照片，地球只有一個藍點而已，美國一天文學家曾在這張照片寫到：「在這個小點上，每個妳愛的人，每個妳認識的人，每個妳聽說過的人，以及每個曾經存在的人，都在那裡度過一生……。」，我凝望著這個小點，摒住呼吸良久，天文學告訴我們，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陽系也不是銀河中心，一顆小小的塵埃飄浮在宇宙的盡頭，這就是我們世界全部的真相。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英雄導師、聖賢大盜、疼妳如命的父母、愛如珍寶的兒女、山盟海誓的戀人，古往今來所有人類，生於此、逝於此，都在這個小點上，生命的無意義，不言自明，可是，盡管時空浩渺，此刻妳我的悲喜，仍然佔住我們全部的心神，怎樣才能幸福的活著，坦然的逝去，古往今來所有的宗教和哲學，都在回答這個問題。」這個註解真的很貼切的告訴我們，歲月何曾饒過人，但人亦未曾饒過歲月，不是嗎？

民 105 年 04 月 28 日

暮春已盡

黑板樹的花絮

若

枯黃細雪

覆蓋院區新綠

美與不美同在

滅與生也同在

是圓滿遭忌？

今月只餘柳眉一彎

雖是一彎

流盼間

卻已三千界

活著是痛

今日後的明日的明日

身與天愈近

而

心將與地愈親

不應有恨

在感激與蕭瑟間

吟詠而成的詩



是熱的

一生的悲喜憂歡

在

風急雨橫的紅塵

與

飛絮同

零落

寫此詩時身體剛好病疾纏身，為了恢復健康，每天早晚自己都會在服務的醫院院區散步，院內四周種了很多黑板樹，每到暮春，細白偏黃的花絮飄落滿地，小徑彷彿鋪上一層薄霜般，看枝桠上的花絮與新抽的鵝黃，總感到生滅是同生同死，而一生的悲喜也若滿地的落花般，終將與天地相近相親。

來到山上以後，在每週住校的日子，總喜在夜裡一個人走校園的小徑，聽不同季節的風聲、蟲鳴聲、溪水聲，有時心靜下來，冥冥之中還可以聽遠方的浪潮聲，此時會不自覺放慢自己每一步，而讓心在每一步中慢慢地放下，放下眼、耳、鼻、舌、身、意，放下色、聲、香、味、觸、法，放下財富的追逐，放下名位的攀緣，放下纏身的煩惱，放下多餘的累贅；林語堂說過：「人之所以傷心是因為看得不夠遠，決然而去的是不值得；愛而不得的莫糾纏；有緣無份的別執著。既然不能相濡以沫，不如兩兩相忘於江湖。渡過去再回首，所有的愛恨情仇都會變得雲淡風輕。」⁶是的，人生匆匆已逾一甲子了，童年的艱辛歲月，青年效力於家國，狂狷中年流

⁶邱展興。人生是一場自渡自擇。中華社區報刊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www.cpfnews.tw/index.php/artcenter/73870-2023-03-27-07-42-39>

連歌臺舞榭，壯年的公門行路，而今到了初老之年，回想自己這一路的變與不變，從驚奇到感慨，從感慨到靜思；從壯闊的波瀾，到點點禪思，變與不變，在子夜的微觀處，迴然看到自我本來面目。去年從大寮回宿舍，走在步上大殿的階梯，(因為坡度蠻陡，我都自稱為成佛之路)，曾隨興寫了一首詩。

民 109 年 03 月 19 日

昨夜夢裡

走在層層階梯上

步履難辛

盡處一株含笑

香氣濃冽

轉彎處就是大殿

忽見一人

偏袒右肩趺坐殿中

近看竟然是

我

原來本來面目是

無罣礙啊

彤雲總是黏在風口



禪溪咀嚼著時間

用潺潺微響

低訴

過去不為誰佇足

未來仍在千山之外

現在即是

我

生之路

似短却又漫長

我到底來回天地幾次

黃土覆蓋我幾回

此身滋養過多少萬物

鞠養過多少次的我

我用淚

鏤刻成前我的碑文

用笑

細讀碑文中那一生的淚



因果是

法輪

也是高僧手上數不盡的

唸珠啊！

大化無聲過

記得 108 年碩一時聽吳靜吉教授在課堂中提到的：「百年前的人臥在床上是在吸食鴉片，百年後的年輕人臥在床上是在玩手機；百年前的人排隊等公車是在看書報，百年後的年輕人排隊等公車是在傳資訊。在人際連結上，從以前的用筆寫信，變成鍵盤打字，進而以滑鼠點擊，再轉化成觸控，變與不變，皆在時空中暗暗流轉，只是人多不覺。」⁷

蘇軾〈赤壁賦〉中曾提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於我皆無盡也。」，這與《心經》中：「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其實在我的認知中，吳靜吉教授所言的變與不變，與蘇軾的說法，都暗合了《心經》所言：「不生不滅」。只是人處在這個慾念充斥的五濁惡世，又有多少人能夠看清楚。

在浙江杭州靈隱寺內有這樣一副對聯「人生哪能多如意，萬事只求半稱心」。對聯語言樸實，卻富含哲理。這種「半稱心」的生活和知足常樂、隨遇而安的心態，

⁷ 吳靜吉（2000 年 12 月 16 日）。忘年人的四個大夢〔專題演講〕。法鼓文理學院心靈環保講座，新北市，台灣。

被林語堂先生稱為「中國人所發現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人間行路一甲子，回看來時路，風也過，雨也過了，曾經稱心過，也曾經捭胸過，而今雖然不能說已片葉不沾身境界，但當年那些追逐的慾念已然遺落不少了。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余安邦教授在其〈紀錄時間的過渡，或者，傷口不在場的誘惑〉一文曾提到：「任何一種存在之理解都必須以時間為其視野。即便如此，『過去』往者已矣、屬於『事實性』『當下』及『未來』仍然是（操）在個體自身的手裡。人類固然是由許多既定的事實所構成，但是人類（卻也）不斷超越這些既定的事實性。」（余安邦，2008）所以吳靜吉教授所講「忘年人的四個大夢」，其實都以時間為其區隔，而其經歷的「有」、「無」都是如夢的，都存在過，也都不存在；聖嚴法師在《動靜皆自在》一書中曾對「有」、「無」有過如下的說法：「人生從小到大，不斷在變老，究竟回憶中經過的是夢，還是現在是夢，事實上正在做夢的時候通常不知道是夢，夢醒的時候才知道是夢，所以夢雖然是有，實際上也是無；人生如夢當我們在『有』的時候，就該體會到、理解到這是假的，諸位看過《紅樓夢》嗎？為什麼叫它紅樓『夢』呢？賈府曾紅如此的繁華熱鬧終究是衰落了如同一場夢。」（釋聖嚴，1999c）聖嚴師父的闡述，正是進一步說明《金剛經》總結的那句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自從母親往生後，在每日早課金剛經時，從中體悟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盡量不讓自己，在一個念頭或現象上執著，所以心中已不再有曹孟德〈短歌行〉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

懺悔今生一切業

《普賢菩薩行願品》偈語中有一句：「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我今一切皆懺悔」。記得當年請楊蓓教授指導論文時，在她的面前曾淚述過往的坎坷歲月，楊老師勉勵我多拜懺、多懺悔，是的，幸福總是會有縫隙

的，際遇本身就是一種無常，是無法預測的，浪有高有低，海一樣是海，人生每一個高潮，就是低潮的起點，放下與拿起之間，只在一心。聖嚴師父在其《動靜皆自在》一書中曾提到：「生命的起落，就像海裡浪濤，沒有起落，就會失去警覺心，平心靜氣對待生命中各個關卡，就算難事，也會輕而易舉……」。(釋聖嚴，1999c)

楊蓓教授在課堂上常也會勸誡同學，不要滿口佛言佛語，但卻一步都做不到，老師所言極是，沒有親身經歷而滿口經綸的人，只是一剎即逝的煙花，無法像聖嚴師父一樣，如風吹過三千樹般，世代花開無窮無盡；在經歷一番如寒澈骨般的反思後，此刻若問我今生忘年的大夢是什麼？我想 108 年 11 月 30 日在祈願殿的觀世音菩薩前跪拜時，心中有所感觸，寫了如下一首小詩，應是我的忘年之夢吧！

民 108 年 11 月 30 日



楓樹黑色的種子

鏗鏘蹦落

山溪語潺潺

若世尊喋喋不休的

廣長舌

眾生的貪 嗔 癡

若走不盡的長路

佛魔的幻影

在漣漪般的法輪中

生滅

我在一方空寂的禪堂

尋找解鈴之

鑰

而開山觀音卻

在

濛濛的西峰上

嫣然微哂

輕喟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佛子啊 佛子

禪悟在

心

不在

境

來到學校前一年正是人生最低潮期，被前單位的主管聯手新單位的主管，務必將我構陷入獄而後快，幸遇貴人指引，辦理留職不停薪一年，才躲過該劫，來到學校後我總喜歡在校園裡看著那些，也許即將凋謝的花或葉，總是有幾分驚心與淒迷

的美，讓人難忘。尤其秋晚的黃昏，看花朵在枝頭隨風飄零，花瓣像紛飛的蝴蝶，決絕而又淒美，心中的感觸有點像《地藏菩薩本願經》所說的「此界壞死，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時，輾轉相寄。此界成後，還復而來。」感觸，這份蝕骨的美，讓人既迷戀又感傷，那時才恍然大悟，原來人生的轉折不是在失敗處，而是在自我覺醒的起點；如今紅塵煙雨過，壯心餘多少？記得在民 109 年 03 月 05 日，是日住校，我在用完藥石回宿舍時，看見後山金寶山的墓園有感寫了一首詩：

山的這一頭是學校

山的那一頭是金寶山

這一頭是今生

那一頭是前世

兩個山頭都是春色

四處冥窈

寂靜的開山觀音

依然用寂靜

說法

崎嶇的山路多長

語言就有多長

花開在

樹上



樹在菩薩的

手上

心在何處

是昨夜武陵的落英？

還是摩詰木末的

紅萼

回首來路

春色無所不在

不為人識而

來

初來法鼓山時心境，與蘇東坡在烏台詩案後心境有點類似，我們都曾寧願像花開一般，一生只為壯志綻放！縱然事與願違，最後零落成泥碾作塵，至少我們都曾經為自己，開了一季的芳華，優雅地怒放過、走過、也無悔、……。所以在每次山上住宿時，總喜歡夜裡在校園散步，我常在想，倘若我是一把泥土，躺在地上，我就不會錯過流動的雲朵。我會每晚挑一顆星星，看每一片落葉，聽每一陣風聲，想像它的前世，想像它的今生，它真的存在過嗎？在想起這一生不管是軍旅、教職、記者、公務員的生涯，去過了許多地方，接觸也認識了許多人，逐漸明白和許多人、景、物的相遇，往往一生就那麼一次。因為當下我們總是不斷往前走，不斷地往他處遠行，總以為經過的地點，應該還會有下一次的經過。其實人生都是處於「回不去」的狀態。不論是同行者或自己，即便僅僅是那個地點，一切都可能僅止於這一次、此一刻，我們的一生，一直都是回不去的進行式。也許自以為腳踩的地獄，但

那可能是天堂的倒影，只是我們的智慧未開罷了。

第二節 儒釋道之間的難解情結

由於自幼受祖父與父親，還有庭訓「禮為教大，道以德宏」的影響，長大後讀了老莊，雖然不解其中精義，但心中總存在著儒家的思想，承認一切人間的秩序，與一切的倫理與規則，所以在從軍的階段，每日在「主義、領袖、責任、國家、榮譽」教條的洗腦下，將五大信念視為宗教的教條般，從呼喊變成信仰，進而產生認同犧牲小我的力量，那是一種入世的精神，所以對所有的任務都會用健康的態度去面對；但是在執行任務的等待中，心中是很空虛的，這應該是人性中孤獨的一面吧！裡面有個人的堅持，希望一切都在個人世界去完成，這是又有點老莊的思想，是一種出世精神。其實人的生命，都存有兩難的問題，只看自己如何適應。

有一句蠻有禪理的話：「深山的鹿，不知歸處；萬般皆苦，只可自渡」，在我認為「渡」應是一種豁達，發自肺腑的放下，以自身當過多年社工的經驗，在開導案主處理痛苦後，常因自我情感上「感同身受」，而讓自己內傷，但這種傷痛只能靠自己撫平，痛苦也只能自己嚥下，此時只能先回來照顧自己，因為自己才是自己的救星，所以我一直認為人生就是一場自渡旅程。在電影《擺渡人》中有一金句：「如果生命是一條孤獨的河流，誰會是你靈魂的擺渡人？」在實際生活中，靈魂的擺渡人並不存在，真正的擺渡人就是自己。

孤獨與成熟

如果說入世是一種進，那出世就是一種退，一個成熟的生命，在進退間的拿捏，會有其分寸，我們可以常看到週遭的朋友，有人太過入世，所以會很現實，在人群中永遠是最得人緣，永遠是考績最好，永遠是升遷最快，也因此可以看到他們處處成功，但我們不是他，所以聽不到他內心中的不快樂，其實他因為步步都要計算，

所以他失去了心中的真情，那是一種人生的遺憾；但真情的人，有時也會讓人很受不了，因為他很容易高興就高興，不高興就不高興，讓關心他的人很心疼，這一點我在祖父身上看到，很有老莊那種歡喜由性，讓人有難以捉摸的感覺，所以一般人都會喜歡入世的人，因為他做人周到，處事圓滑。如果仔細觀察人都有這兩種顯性與隱性的性情，要如何取得平衡點，其實對一個人而言，是一種兩難的處境。

在年輕時很喜歡李白，他的詩充滿了年輕的豪放，例如「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是一種自我解放的豪邁，但接下來的生活可能因為面臨很多困頓，因而有很多的哀傷與現實的苦難，嚐到生活的辛酸，轉而喜歡上杜甫「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那種蒼涼，這不是年輕時可以理解的句子。從詩的內涵上看，可以明顯感受到李白與杜甫兩人，迥然不同的詩風，一個完成了青春的美，一個完成了中年的悲壯，從詩中讓我們看到自己生命中不同年齡的角色。但到我這個年齡，可能就比較偏向王維，他那種「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的荒涼，想到裡面暗藏著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被打壓的情形，造成對生命的理想完全幻滅，進而體會到他所謂的「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境界，自從來到學校上課後，這種感觸更深，常要求自己一個人只活在山水裡，完全不再理會人間事，但這只是心中剎那的淨土而已，下山又要面對紅塵惡世。

文學的了不起，就是用不同的詩句，表達生命不同階段的美，從這三人的詩中，讓人我看到自己，青春時的激昂、中年時的蒼涼、到晚年時的一種領悟。如果說李白是詩仙，那仙是不在人間的，代表青春對理想的一種衝動，就像我青少年時投入軍旅，為國為民的那種衝動理想；如果說杜甫是詩聖，聖者是要在人間完成自我的，由於社會永遠充斥著許多不平等的現象，讓人看了心痛而生救扶之心，彷彿是自己在中年時，為貧病中低收入戶，四處勸募改善其生活，為失業的中年人找工作，祈能為他們家庭求得一分圓滿；如果說王維是詩佛，而佛代表是一種領悟，是深刻了解世事皆是因緣果報的輪迴，這好像我在公務生涯晚期，遭到抹黑又逢身體健康出

狀況，才恍然大悟，原來過去所有點點滴滴的行為，都是一個因、一個種子，而其果，就是後來所嘗到的所有酸、甜、苦、澀。也因而領悟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心境。

人生四轉折

人在不同年齡，要做不同的功課，我從沒有想過，我的人生會有四個轉折點，而所帶來完全不同境遇，也都給我很多不同的功課。但給我最大的醒思就是，人生是可以轉念的，此路不通，可以換另外一條路走，讓我知道轉念可以讓自己的人生豁達，轉念不單是妥協，這個心境是超越樂觀與悲觀，因為知道這兩者只是人生中的一部份，在人生中，當委屈都無人知曉，其實是最大的痛苦。在未來學校前，在內心的深處是不妥協於現實的環境，所以才選擇了退休，但此舉不代表內心的釋懷，而是一種抑鬱的恨，這種心境就像東坡居士〈卜算子〉中所寫的「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但在來到學校，聽了楊蓓老師指導以後，在聽蕭麗芬老師講述蘇東坡豁達處世心態時，體悟到其〈定風波〉中所寫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意境，原來晴天是我的生命，雨天也是我的生命，快樂是我的生命，不快樂也是我的生命啊！如果我們把不快樂的部份去掉了，那人生應該也少了一大半吧！我走過來的人生，應該都是我的，沒有什麼好與不好，甚至於連那段被誣陷的日子，應該都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功課，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常提醒自己，所有經歷中的喜歡與不喜歡，都應該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部份。

在上班工作的歲月裡，我每天都匆匆忙忙的上班、下班，不斷地重複，很少悠閒地站在門口看月亮，現在想起來，那時不是有沒有月亮，而是自己從沒有靜靜地看過月亮，現在有時會感覺身體非自己所有，也就是說感覺自己從來沒有為自己而活過，但現在回首想，如果讓自己好好活過，我到底想活出什麼的自己？尤其現在已經退休了，我還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自己？那個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實相，六十年

過去了，這一生每天忙來忙去到底在忙什麼啊！這個問題一直縈繞腦海。記得在蕭麗芬老師的課堂上，她常要求同學們做一些反思的作業，在經過每一次的反思中，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與自己對話過，也才發現，原來我從來沒有做過自己。其實人生的美就是回來做自己，那是一種很隨意、任性、自在的表達，不管這趟旅程中的輸或贏，美或醜都是人生的一部份，人生的飛揚與困頓，就像臨摹一帖書法般，飛揚是非常平滑的線，困頓是非常頓挫的線，但也唯有如此交錯，才能成為一幅傳世千載的名帖，不是嗎？

蘇軾人生最後一首詩是寫給兒子的，「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這首詩深富禪意，雖然第一句與最後一句是一樣，但很明顯，意思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這是他走過一世的感悟，是當他在繁華落盡的時候，看到的人生脈絡。廬山美麗浩渺的煙雨，和錢塘江宏偉壯觀的潮汐，這是許多文人與追求者，心中那個魂牽夢繫的風景，如果沒去過就覺得自己要抱憾終生，這個時候，蘇東坡所講的廬山煙雨浙江潮，已不是一個風景，而是人生的一個目標，是我們人生的一個執念，我們被這個執念牽引，也被這個執念奴役，我們以為只要到達了那個目標，我們的人生就圓滿了，可是等到有一天，我們終於來到了這裡，我們最終發現，不過就是廬山煙雨浙江潮，衝動妄念之後，我們最後才發現不過如此，我們的人生何嘗不曾有過這樣的經歷。

煙雨的聚散飄忽，江潮的自來自去，你最後才發現風景還是那個風景，風幡不動，唯我心動爾！就像最開始的時候，我們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但是當我們想要有所悟的時候，我們總覺得，我們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但當我們大澈大悟了以後，我們才發現，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如果在此時我們要問，生命的最大義意在那裡，有時會讓人很茫然，因為在人生的旅程上，我們一直尋找生命的火花，但在回首反思的此際，才發現火花不是生活的目標，旅程上沿途的風景才是最大的義意。

第三節 在校學習一二手札

修行與自我轉化日常手札

■民 109 年 09 月 18 日 週五

今天下午上翁開誠老師的「成人之美」，課堂中自我介紹並談個人對的經驗，當我在講述時看到兩名女同學嗤之以鼻的笑容對我，讓我感到很訝異，學校不是一個另一種形式道場嗎？來此除了求慧，不是也在修心嗎？為什麼別人陳述就需以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屑。

在我冷靜思考後發現，原來每一個人都有多個面孔，用來面對不同的人與事，而每一個面孔，其實都是一個自我價值的社會框架，只是在紛雜的五慾橫流的濁世中，一個人擁有那麼多的面孔，哪一個才是自己的本來面目，可能也不自知了。而我自己會去在意別人的看法，這也代表自己在某一程度上，仍存在揮之不去的社會價值，這是自己還要再精進之處。

■民 109 年 09 月 19 日 週六

今晨到淡蘭古道散步，忽然聞到清冽的幽香，四處尋找其來源，發現在山坡下，幾株老桂樹的枝椏深處的幾朵淡金色的桂花，其香隨風四溢，淡雅香氣入人心脾。花雖小但其香隨風遠傳，讓我想到，人生只要努力活出自己，不與人比，自己每一個當下都是自己的高峰，不需看輕自己，也不用仰視別人，只要快樂做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體驗。

■民 109 年 09 月 20 日 週日

早上與友人一起散步時，友人突然接到法鼓山關懷院轉發的消息，請求撥空到

台北第二殯儀館助唸，對象竟然是友人其好友的同修，讓友人甚為驚訝！因為前幾天才聽其好友說同修住院，沒想到今晨就往生。

「無常」是人生最難臆測的，當其來時，一個人在人世間所有的有形擁有，一剎那中，即化為無形，任何不捨都必須捨，所以我常自己要求自己，隨時心中要有金剛經中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若平時不建立此一認知，當最後一刻來到時，一切都將是痛。

■民 109 年 09 月 24 日 週四

今天請友人教我如何用手機上雲端硬碟，這一個過程對一個年青人來說，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對我來說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為了怕忘記，只能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用筆記下來，避免常常忘記，而一再問人，造成別人的困擾。

老化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經過之路，這並沒有什麼可感到難過，因為沒有人可以讓時間停流不動，何況歲月本來就是一把刀，但是如果因為老化而放棄學習新知，那就是一種自我的放棄，是對自己不負責的行為，這是我的認知。

■民 109 年 09 月 26 日 週六

今天天陰微雨，與陳清香老師及同學等，開兩輛車到嘉義故宮南院校外教學，參觀密教文物讓我對密教神秘的面紗有更清楚的了解，我從文物、文獻、史書之中，看到所謂神秘的本來面目。

■民 109 年 09 月 28 日 週三

今天到德貴書苑聽一學姐論文報告，內容與法鼓山的義工有關，聽完她的報告與事後口委的指導，覺得收穫很多。丁興祥老師說題目太大，不利自己的總結，果光法師則指出多點有疑義之處，楊老師建議將所有缺點併陳在一章另外增加篇幅改進。

■民 109 年 09 月 29 日 週二

下午醫院臨時通知，特等病房有床位要我今晚進去報到，明天要進行手術，本來想明天上午上課前，請教楊老師有關論文提報一事，看來只能延後。

世事無常，預期與現實之間往往有落差，如果心中不要有希望，每一時刻都只要求自己活在當下，即可讓自己心無罣礙。希望借此次的手術，讓自己體會「本來面目」影片中，師父對自己病痛的心情，他說；「會痛，但不會苦」的感受是什麼樣的境界。

■民 109 年 10 月 06 日 週三

今天上蕭老師「文學與生命轉化」的課，課堂中提到「至德世界」，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其實那是一個不存在於事實的世界，但那個世界卻存在於每一個人內心的世界，那是一個無憂無慾，鷄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自給自足的世界，雖然有點像海市蜃樓，但也是每人心中的烏托邦啊！

DIL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民 109 年 10 月 07 日 週三

早餐後，獨自走到藥師古佛前虔誠朝拜，然後循著小徑到生命園區，繞園三圈並心中默唸佛號，禮敬長眠於此的聖嚴師父、與眾菩薩們，然後再循原來的小徑走回本來面目大殿，看開山觀音依然抿嘴不語，好像慈悲在看紅塵眾生，身陷煩惱苦、事業苦、感情苦、求不得苦、怨憎會苦，苦苦相逼，找不到捨離的智慧而抿嘴，人生雖是苦海，但個個心中的苦無人相同，如何尋求安住此心的良藥，只能靠自我的反思修行了。

■民 109 年 10 月 04 日 週六

今天帶岳母與太太和孩子們上山參觀校園，並到海印三昧看燭台嶼的海景，可惜遇到下雨，無法盡興，只好在車上為他們解說，寺院與學校的規模，還有聖嚴師

父開山興學的宏願，希望在他們的心裡能種下一顆善的種子，如果有來生，相信在未來世，在此世界或是他世界，終有萌芽的一天。

■民 109 年 10 月 12 日 週一

由台北往山上時，陽光普照藍天白雲，不料車行至南港時，即開始飄雨，到了學校雨勢更大，才短短一段長約 50 公里的路，一路晴雨相摻，彷彿人間之行路一般，時風、時雨、時晴難測，如何能達到蘇軾在「定風波」中所述的「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心境修為，對現在的我而言，還有一段努力的空間。

■民 109 年 10 月 13 日 週二

在麗英館打論文時，看、窗外山景如畫；聽、曹溪潺潺若禪語；看，樹葉翻飛，竹浪層層，嵐煙籠山，疑身在仙境非人間。

■民 109 年 10 月 28 日 週三

楊老師今天在上課講，拙火是開發人身體潛能的一方法，是激發人潛在的能量。老師認為拙火是練脈輪，是要打通脈輪，也就是要天人合一，但這方法在禪宗仍存留在「有」的境界，未達到「空」的境界，如果想要達到統一境，就要要求能念念相續。

其實很多人在修行過程中，都不明白自己內在的動機，也看不清外在的誘惑，所以很容易未得調得，結果誤入魔境而無法自拔，對於修行到底是為了什麼？這個終極問題始終找不到答案。

■民 109 年 11 月 02 日 週一

今天丁興祥老師在課堂上講，敘事等同生命，語言是生命的居所，是我們的存在。並說敘事就是要轉化自己，其實每一個人都活在自己的視域裡，每一個人都活在歷史的一段時代，所以人人都受到各人視域的限制，要認識別人，了解對方的心，

就要能換位思考，也就是要進入他人的心裡。

■民 109.11.18 週三

楊老師今天在上課中指出，水陸法會中的懺悔法門，只是一種儀甌，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心懺進去，對一個禪修者而言，此法門可以讓修行者如虎添翼般，因為只要是經歷過的事，都要反思才能看到自己。

人必須要把自己的外殼去掉，讓自己回到自己的身上，慢慢去體會、去看，生活中的每一個點點滴滴，因為修行都是發生在生活中的每一個小事上。

防衛機轉的功能是在於保護自己，它的開端與緣起，是因為所發生的事，讓自己很痛才產生的，但如果一再被使用，讓它變成自己人格的一部份，那將會變成一種病態，人沒有不會受傷的，只是如何讓自己療傷，這就要有智慧，就必須要會自己找到資源，這樣傷痛就會漸漸痊癒，笨的人才會把刀，將自己的傷口再插一刀，但不論是採用何種方法療傷，唯一不能做的就是逃避，因為傷口不會因逃避而不存在。

■民 109 年 11 月 14 日 週六

流光是穿林的微風，歲月是淙淙的溪水，往事不能回首，看到的是傷痕纍纍的痛，不管喜不喜歡，都是一個過程，還好，放下也是一種自我的救贖。

■民 109 年 11 月 29 日 週一

今天丁老師在課堂上講，其實敘事不像科學那樣，要有嚴謹的數據，敘事是一件生活的事，也可以說是一種療法，不是一種理論實驗，故事是一種再現，是經由人的詮釋而成的，所以在書寫過程中可以清楚知道，生命中有苦難是必然的，但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去看，是自己的問題。

他提到人生不能沒有方向，如果沒有方向，人生就沒有歸依，但人生也不能無

止境的去追求完美，這樣就會沒有自己，人生沒有自己就是一種自卑，而人之所以會憂傷，就是因為失去生命的意義。

■民 109 年 12 月 06 日 週日

今天與書畫社成員一起去參觀華梵大學曉雲法師畫作與收藏品，對曉雲法師的辦學精神深感敬佩，讓我想到孫中山先生所說：「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他認為行動能不能成功受個人的意志影響。而曉雲法師的精神正是此說法的印證，其實在聖嚴師父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此一精神的顯現。

■民 109 年 12 月 07 日 週一

今天前三章初審，席間丁老師對我提出很多建議，都是我自己沒有注意到的事，尤其是整個論述的主軸不明確，我自己一直忽略，在理論依據方面也是有所欠缺，這是我要改進的地方，還好楊老師指導我從儒、釋、道的方向著手。

DIL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民 109 年 12 月 08 日 週二

窗外那棵不知名的樹

努力抗拒

滿山的風雨

卻

無法抗拒北風吹襲

韶光改變不了

它

明年青翠的綠衣

卻

改變了伊人的

容顏

早知今生忘不了

妳

只好日以繼夜在記憶的

銅版

鏤刻妳溫柔的

滄桑

當沒有人記得妳時

我依然眷戀

妳

一切的美好

知否

即便在暮色中

想妳

熱淚也是

甜的



■民 109 年 12 月 16 日 週三

今天看吳若權（2018）《人生，幾分熟？》中一句：「若年紀愈大愈愛噲聲，從『憤青』變成『憤老』，不停地到處開罵，只會讓人看到你不合時宜的滿腹牢騷，而不是為人應該有的從容智慧。」

是的，人年紀愈大，生理功能本來就會愈退化，但一定要要求自己，心智與靈性逆勢成長，學會寬容與隨順人際關係的緣份，才能珍惜與人每一次的相遇。

■民 109 年 12 月 29 日 週二

難得天氣放晴，今天剛好沒有課，出來在校區散步，一個人從宿舍走到海印三昧石，打禪坡的草地剛修剪完，看遠方的燭石台還在雲霧中，一個人彷彿融入寧靜中，剎那中好像一念不起，自己的脾氣、好惡、還有急躁好像都付予寧靜，順勢便在海印三昧旁打坐 15 分鐘，在其中感受到風中細微的鳥鳴，與淡淡的鹹味與草香，心中好像無慾，又好像萬念不起，有種身心暢然的感覺，但在此刻突然想起楊老師上課中曾提及，如果貪著打坐中的美好，那可能是一種執著，也是一種陷阱，就好像追劇般，也是一種貪著，所以便起身返回宿舍。

■民 109 年 12 月 31 日 週四 年終就學記事

沉默的群星

像

橫空冰河的粼光

我是恆河中的那一粒

沙

在無央劫中

追尋那永不再來的過去

寂寞日夜在耳鬢

廝磨 呢喃

為何

幸福眼中容不下這一粒

沙

燃燒的心花

在阿僧祇劫後的灰燼中

重生

原來愛戀是如此

聖美

妳

幽獨形影

依然悱惻窈窕

俘虜我

一生的狂喜

踏破千雙鐵鞋



驀然發現妳藏匿在

五色壅擠的

夢裡

那些涔涔汗淚

化成曇曇冬後的

春酒

我

舉杯飲盡的是

濃烈的憂傷

合眼默照的是

無言隨風零落的

菩提

■民 110 年 01 月 04 日 週一

今天看師父所著的《菩薩行願》一書，其中提到地藏菩薩能使一切「如法修行」的眾生意願滿足，師父進一步解釋說「如法修行」有兩層意思：「第一是依循經典中所說的方式修持地藏法門；第二是如同所有經典所說，要在因果的原則下，祈求佛菩薩，那佛菩薩就能夠讓我們滿願。若是所希望求得的動機和目的不合因果，地藏菩薩是不會助他如願滿足的。」（釋聖嚴，2011b）

今天帶家人到三峽白鷄山行修宮禮拜關聖帝君，看到很多信眾擲筊求籤，現在思之，不知他們是否也在因果原則下祈願，若大家都在此原則下，我相信應該也可

以滿願吧！我想眾生求神拜佛，大致都是為了消除種種災難障礙，與得到善果的利益，也就是說為了除障與生善兩種而已。其實眾生比一個貧病交迫的人，除了應該一方面調養身體，安頓衣食，另一方面也要修學佛法，勤做義工布施，如此才能增長智慧，以求福慧雙修。

110 年參加水陸法會心得

■民 110 年 11 月 21 日 週日

今天是法會第一天，由於昨晚接到山上友人來 LINE 告知，今日山下有國際級馬拉松路跑，會有交通管制，今天怕誤了參加法會的時間，一早五點多便起床摸黑開車往山上，一路疾駛，車行至萬里海邊，天色微明，看到海面點點漁火，突然讓我想起蘇軾〈前赤壁賦〉中所言：「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頗有異時同感，若非為了參加法會，我也不會那麼早來，當然也就看不到如此景緻，這時讓我想到佛家常講的因緣，是的人世間凡事的聚散合和，不都也是因緣嗎？這個法會前的啟示，讓我在進壇場時，抱持著更加珍惜此一殊勝因緣的心。

法會開始時，監香法師告知，今年由於疫情關係，我們很幸運可以親臨壇場參與，這應是一種福報，請大家要把握此難得機會，放下身上背負的俗世萬緣，讓自己攝心一念，在聲聲的稱念佛名聖號中，讓自己與諸佛願力相應。一天下來，雖然有時會恍神，雖然跪拜讓我膝痠腰痛，但心卻很澄明，因為我知道參加法會，不是只有在壇場之中，每一個中間休息時間、用齋、行止之間，應該都是屬於法會的一部分，我必須用一顆開放、學習的心，隨時觀照自己內心的反應，並讓身心安住在儀軌中，不受妄念紛飛的影響，清楚知道自己的每一個動作，如同以前參加禪七時一樣，清楚「照見」自己的狀況，並守「默」而不受外境的影響。

■民 110 年 11 月 22 日 週一

氣象報告說今天氣溫會陡降，還真的，一早就下雨又很冷，與昨天的麗日高溫，彷彿兩個世界般，就這樣兩天的天氣讓我警覺到「無常」，回首來時路，覺得這一生，最常做的事就是「等」，等有錢、等有空、等以後、等下次，等來等去，等到的是遺憾。當我年輕的時候，無法懂得，可是當我懂得的時候，卻已不再年輕，世上有些東西是可以彌補，有些東西是永無彌補的機會。就像對父母的孝心，以前總認為來日方長，可是就在我為了追求功名，離開家鄉廿年，回來卻面對父母親的往生，那時才體會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真意。這都是因為我們沒有警覺「無常」，一直如影隨形地跟在我們身邊，但我們卻常忽略其存在。

一早的一場雨，彷彿今天一日法會的心得，告訴我們要「活在當下」，不要只知做白日夢，而是滿足於身邊的事物，帶著經典闡述的，踏踏實實地做好當下的每一件事，讓心收攝在道場之中，將紅塵拋到千山外，雖然遠方的美景總是誘惑我們，使我們忘了身邊的景色，但我相信只要堅定自己飄忽不定又掙扎的心，安住於現在，用默默的耕耘與毅力，一定可以開創屬於自己的人生風景。

■民 110 年 11 月 23 日 週二

今天依然山雨霏霏，氣溫如昨微升，前兩天的法會折騰，已經有點力不從心，實在很想放棄，但在自我的哲學理有一套「過三即過關」的邏輯，面對困難，只要我能堅持過三天，那就沒有不能忍的問題，所以不斷地自我勉勵，只要把身體忘掉，就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痛在身是可以忍的，苦在心，只要放下就不苦了，就這樣在自我催眠下，我終順利的通過自我身心的考驗，完成今日全程法會。

在今天的法會中，我雖然口誦經文，但心中卻一直在問自己，地獄在哪裡？真的存在嗎？在地藏壇、梁皇寶懺壇？從經典中可以看到許多地獄的名號，以及對地獄栩栩如生的描述，讓人從恐懼害怕，到生敬畏懺悔之心，但什麼是懺悔？

記得聖嚴師父曾解釋，「所謂『懺悔』是肯定自我非常重要的途徑。懺悔的意思是『承認錯誤』，但是承認錯誤之後，還要負起責任，準備接受這個錯誤所帶來的一切後果，這才是懺悔的功能。」（釋聖嚴，2005）聖嚴師父所講懺悔不是著重在懺以前所做之過，而是應該著重在止未來之惡。

《梁皇寶懺》是中國流傳最久，感應最多，內容最長的一部懺，素有「懺中之王」的美稱，由梁武帝之妃郗氏脫離蟒身，得生忉利天，證明懺法修持的靈驗。此懺本是根據大乘經典《涅槃經》、《法華經》、《楞伽經》、《華嚴經》……等經典裡邊的經文，以及經典裡記錄出來佛的聖號，編輯而成。其主要闡述的是因果論所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在念誦中對經文中所描述的情節，彷彿一張張繪本出現在眼前，讓我對自己以前所做的率性行為，重新再一次的檢驗，也讓我更明白《普賢行願品》中所說的「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的意義所在，而也唯有依菩薩所言「我今一切皆懺悔」，才是自我離苦得樂之鑰。

DIL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民 110 年 11 月 24 日 週三

天氣陰還好沒有雨但還是冷颼颼的。

昨日靈雨霏霏，早上山路略顯濕滑，每一步路都要走得很小心，好像人生行路中遇到蹣跚難行之處，每一舉步都像一個自我轉折的開始，每一個過往都像從鞋底滴下的水珠，留不住卻曾經有過，我知道只要放下心中執念，放下世俗的視框，就可達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了，但這要時間，只是時間也在手縫中流失，不曾為我停留啊！

今誦《地藏菩薩寶懺儀軌》，看到文本中一段如此敘述，「業性雖空，果報不失，顛倒因緣，起諸重罪」，「無始常為，三業六根，重罪所障，不見諸佛」，誦之心中感觸甚深，反思過往的自己，由於沒有智慧，常因細故與父母、家人、友人起爭執，

雖多非重障，但在一時的衝動下，無明蒙蔽了本心，常常在事後才感到後悔，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原諒並接受的，一般人要指責別人是最容易，但要認識自己是最難，雖然我們都知道每一個人都會犯錯，但要認清自己的錯誤，接受錯誤，並為自己負責，這也是一種懺悔反思，其實這個境界要做到真的不容易。《華嚴經·覺林菩薩偈》的最後提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由此可知諸佛是心所造的，每人只要如《觀無量壽經》所言「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就可以看自我本自具足的佛性了。

今日法會一直要求我們要把握現前這一念，如果是信願稱名，這就在作佛。那所呈現的就是佛法界，現前這能念的心就是佛。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心作心是，是把法界的一個奧秘告訴我們。那要作什麼，這就是自己的自由的選擇，但也是受制於每個人的知見。

■民 110 年 12 月 25 日 週四

今天天雨，不知是老天受我們的誠心感動，還是另一法界眾生，知道法會即將圓滿，要再聽聞需再等一年，而不捨垂淚，這時讓我想到因緣觀，凡事聚與散，其實是同生同滅的，宛若在《莊子·齊物論》中所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想到這裡心中反而平靜不少，人生不就因所站角度的不同，而生不同的執著，其實只放下心，認真於當下，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煩惱，「花落人亡兩不知」是世事的必然現象。

法會的梵唄聲或婉轉、或綿長，在悠悠的時空中，撫平了多少法界眾生與現實人生的滄桑與困厄，唱頌的聲音讓人聽來如沐春風，如聽泉鳴。法會中出位繞壇，看每位參與者，都以很慢的腳步，平穩的聲調，唱頌著一遍又一遍的佛號，那個腳步慢到讓自己有時間，去看到自己內心中，所有過往的微細惑，這有點像疫情時，迫使大家什麼都要慢下來，而且好像是沒完沒了，因為沒有人知道何時會結束，或

許這病毒可能是，老天重新給人類救自己的機會，重新去發現自己，為什麼所有的事，要那麼急於去做，我在想，如果每一個人都回來做孤獨的自己，也許是另一個起點的開始，重新讓自己與大自然，與自己體內的三千世界重新對話，也或許是重新與時間對話，當然更可能是與孤獨的自己對話。我想這應該出位繞壇，給每一位參與者，另一個與自己相遇的機會吧！

■民 110 年 11 月 26 日 週五

今天是法會圓滿日，這幾天來心中充滿法喜，對自己今年因為疫情反而有此特殊的因緣，而倍感珍惜，記得老子《道德經》中曾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指福與禍相互依存，互相轉化。也如《莊子·則陽》所說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意指安逸與危險相互交替，災禍與幸福相互衍生，彼此互為因果。這也是法會中監香法常提的因果法則，在法師開示中亦不斷提醒輪迴果報無非是業力，老莊福禍哲學與佛家因果之間，仔細看還是有相依存的關係。

有人說「讀經千遍，其意自現」，在這次的法會中給我有很大程度的精進，以前我對經典，總覺得很難理解，所以每次自課時，總是口到心不到，但在法會中，監香法師不斷提醒與會信眾，把心放在經文上的每字每句，只要偶而散心，就要立即回到經文上，這樣一定可以有所感受經意，在前面一、兩天，我總是很難控制跳躍不定的思緒，但在一次一次的自我要求下，我發現思緒愈來愈能安住於經文上，對經文中所講的，不再只是皮毛上的認知，而是一種無法口述的內心感應，也是一種純然的欣喜，

人間凡事只要有起就有終，所以法會當然有結束之時，監香法師開示說，法會結束是持經的開始，修行不是只有在道場頌經而已，而是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在每一個動作都要把佛菩薩的聖號放在心裡，讓自己身口意都與菩薩同在。

第四節 別人眼中的我

記者友人眼中的我

雖然現在提筆寫的是，認識三十餘年老友的優缺點，但何嘗不是重新檢視我自己，每一個人都是別人的一面鏡子，這就像孔老夫子講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很高興老友給我這個可以 K 他的機會。

歲月真的催人老，認識他的時候，老友才剛進媒體圈，他是一隻菜鳥，但我已是一隻老鳥了，他剛開始對採訪很生澀，連要去那裡跑新聞都不知道，要靠別的同業提供當日，或沒有時效性的新聞給他，但沒多久，他在各條線上竟然開發出不少自己的人脈，讓我對他的能力感到咋舌！

我到現都還記得，他剛來記者公會沒幾天，就有一個當地的特情人員來找他，言談之間對他的態度非常恭敬，事後我曾問他怎麼認識那個人，他只跟我講是軍中的學弟便不多談了，但我在採訪過程中，曾在調查站遇過那個人，站裡的人跟那個人講話很謹慎，其實我到現在對老友的過往還是一個謎，只知他曾服務於國安單位。

老友身上有很多優點—對外遇事冷靜、沉著、善長分析、判斷力強，常可以從警調人員的言談中，預測到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與變化，在他腹中便有另一套備案，隨時可以補位運用，反應速度之快，業界少數人能及。

他為人處事圓融，擅長察言觀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不喜在人多之處表現自己，口才似拙實暢，而且很具說服力，常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拉近與訪談對象的距離，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很容易獲得別人的信任感，並對他交心。

他的缺點應該是喜怒不形於色，所以別人無法知道他的想法，總讓人覺得他是一團迷霧，即便是認識三十餘年的我，對他還是有很多看不清楚的地方。只知道他對別人很熱心，尤其是公益活動，但是有時又好像是生活白痴，不懂得照顧自己。

我總得他很容易相信女人，不懂得保護處理自己的感情問題，也不知如何排除負面情緒。這些算不算是缺點我也不知道，因為我們同業很多人也都是如此。

前中 X 時報特派員 江 X 111.02.16

公職一位老長官眼中的我

金源是一位為人謙虛、謹慎、熱心助人，處事積極、圓融、低調，更是一位很有上進心的讀書人。至於缺點大概是優點比我多吧！哈哈☺。

其實在與你共事的那段日子，曾一直提醒你兩點，就是不要太熱心，要提防被人利用；也不要太低調，不然很不容易被發現你的存在。

只可惜你在後來因為太熱心，也因為太有才華，惹來上級長官的妒忌，被人故意造假抹黑，以致於被改調非主管，迫使你提早離開公務體系，我在後來聽到你退休的消息，心裡真的為你叫屈。想到你當就業站長時，能燭照先機與廠商打好關係，順利讓兩千多名，在金融風暴中失業的中年又無一技之長的人，迅速輔導就業，讓他們的家庭免於受到第二次的傷害。由於你的努力，讓我們就業站創了連續五年全國第一的殊榮，我也因此而受惠，真的很感謝你在那一段日的付出。

以上所言，是我以虛長你幾歲的粗淺描述，不知有沒有符合你的要求，僅供參考。我們都已退休了，要好好照顧自己喔！

昔日初進公職生涯長官 陳 X 生總幹事 111.03.05

一位南台科大 EMBA 同學眼中的我

金源同學是我南台科技大學 EMBA105 年的同學，那時候他擔任某醫院社工室的主任，我是擔任原 X 建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很幸運在學期中，跟金源同學

分配同一組報告。

金源同學是個和藹的兄長，講話總是清楚中透著溫暖，時時面帶笑容。縱然側面得知當時他身患疾病，但從沒看過他怨天尤人，忿忿不平的樣子。可見他的修養真的很好。

而他的文采豐富，學問淵博，我公司的方位也是他幫我們勘定的，金源同學出口成章的功夫，實在令人羨慕與讚嘆，每當需要撰寫報告，剖析教授給我們的議題時，組員們在各抒己見後，金源同學總能為我們統整一份出色的作品，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曾擔任過記者與編輯，難怪能對文字運用自如，但重點是他從不居功。

他在服務公職的期間，我也數次到醫院拜訪，多數是金源同學為了幫助醫院內，貧寒無助的患者，向友人們募捐輪椅、醫藥費甚至是喪葬費用，也因為對他人格的信任，所以我們也都用歡喜心的一同參與義舉，共結善緣。

當金源同學在醫院受到不堪的詆譏時，我們在政界有人脈的同學很多，都想為他出氣抱不平，但都被金源同學婉謝，他總是說一切都是因緣，他的人生就是這麼豁達；最讓我欽佩的是，金源同學在退休後，他熱心助人的心並沒有因此退休，每月按時寄一筆為數不少的善款，給我們的慈善基金會，從事濟貧與助學用。

此生能與金源同學相識，結下好緣，有這樣人品學識俱佳的學習目標，實在是很高興。

盧 X 恭 敬上 111.03.09

公務員簡任班學員長眼中的我

對您的初始印象，是在開訓的自我介紹時，您自陳家境清寒，提到終年勞苦的母親，說到傷心處，竟潸然淚下……。之後，每次見到您，您總是笑臉迎人又一貫謙卑，說自己呆呆的，這一路能走到現在，都是靠大家幫忙。

您衣著樸實，以為您自幼家貧，且服公職難以大富大貴，應是兩袖清風；誰知您是田僑仔（台語發音，是地主的意思）。第一次請吃飯，是去高檔、高格調的素食餐廳，叫了滿滿一桌素菜，要價不斐、讓我這個鄉巴佬吃得撐腸拄腹。

您說自己才疏學淺、胸無點墨；實際上不僅博通古今，擅長勘輿風水，我到考試院履新時，還是您卜算良辰吉時；我為夫妻感情問題苦惱時，您是最好的聽眾，還能以男性觀點開導我；您又懂面相學，清楚說出我女兒的性格與弱點，時時勸我為她們行善積德、多行布施，真的很感謝您。

您說以前在當記者時，常因工作需要，陪人至花街柳巷飲酒博感情，但同情那裡的女人，為謀生出賣靈肉而不忍作踐她們，只在一旁與她們划酒拳，我都很訝異，有多少男人能做到。您到南部當醫院社工室主任時，常為了院內貧窮的病患到外募款幫助他們，當然我也是被募之一，可惜您的熱心與才幹，招來上級主管的嫉妒，以抹黑的手法，造成您飲恨離開公務員生涯，雖然那時同學們很多為您抱不平，但形勢比人強，如果當年我在現在的位置，就可以幫您翻案了！

離開公職後，看您再去修碩士，對您學習精神深感佩服，前一陣子同學們聚餐，看您一心向佛，孱弱的身軀，蘊藏著滿心的善念，還不時提醒仍在職的同學們，公門好修行，時時不忘助人，有能力時記得幫助貧童與弱勢族群，我曾問您不恨那些抹黑的人嗎？您只笑笑的說那是因緣果報，應該是過去生您曾經加害於他們吧！感謝今生能與他們相遇償還夙債，我聽了覺得不可思議，要是發生在我身上，我一定跟對方拚到底。

我連日絞盡腦汁、冥思苦想要找您的缺點，卻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找到，故今日特向您負荊請罪，請寬恕我無法提供您任何改進建議。但也謝謝您提供這個機會，讓我可以好好反省自己。

公務員簡任班學員長楊 X 娟 111.03.16

第八章 繁華落盡的反思

民 111 年 03 月 22 日

依稀才剛是新鮮人

怎麼一轉眼間

已經四年了

又是滿山落英繽紛了

知否

每一葉新綠

每一片飄零

都是流失的歲月

DILA

兩年多了

這肉身

從紅塵中來

尋求解脫心中

孤獨與疑惑的靈藥

尋求看到自我

本來面目

卻只見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祈願殿水月池

倒影的

月圓月缺

飄浮在入流亡所中

舊日的足跡

彷彿大殿牆角的

苔痕

沒有答案

常在夏日靜美的午後

褪盡了

顏色

取與捨也在流光中

隱沒

上述的這一首詩，是在 111 年初春時，走在法鼓鐘的路上，看到滿地落英而生的感觸，但這個感觸並不是悲觀，因為我深知人若悲觀，就很容易不思進取而自暴自棄，但每個人的人生，都有自認的坎坷與不順，那些無一不都是一種考驗，在經過多種職場的轉換，知道唯有保持樂觀與積極進取，才能走出困蹇，而這種心態其實也是福氣的一種特徵，人生就像在修羅道場修行，在這個過程中，只要心存善念，孝順父母，時時心懷感恩，那有福氣就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了。



第一節 一生一會的回甘

自助餐盤的省思

人生如果說得到了什麼就會滿足與幸福，跟什麼都沒有得到，這剛好是兩種不同的人生，就像自助餐拿一個盤子，問還有什麼沒有吃到，那是非常痛苦的，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可能全部都吃到，就算是全部吃到，那也是對胃的一種折磨，因為那是在折磨自己；但如果你是拿一個盤子，在回味剛才吃的那一個東西非常好吃，那是會感覺人生很幸福，這是兩種不一樣的人生。這也告訴我們，能珍惜手上已有的東西，那我們就會有滿足感，但如果一直抱此思彼，那將永遠是痛苦的。

其實每一個人在人生路上要懂得選擇，如果能做自己的功課，可以想如果有一天，那一樣東西真的能夠帶走？是一生的愛恨，還是一生的恩怨，還是一生捨得與捨不得，其實仔細想一想，沒有一樣是可以帶得走的。對人生一生徹底的功課，如果有一點領悟，那不是一般人所講的四大皆空那麼膚淺，應該是說回頭來思考每一個當下的那一個念頭，都是美好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在指多，絕對不是在比量。

在人生中美真諦是什麼？也就是回來做自己，好好的完成自己，但是回來做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人總是有比較心，總認為別人是不是比我美，其實有比較心是很辛苦的。就像大自然中每一種花都在做自己，沒有那一種花比較美的問題，所以人為什麼不能回來做自己，因為每一個對自己品味的選擇不同所致，如果能很清楚的知道選擇就要做我自己，而也就是一種幸福。

我的人生一路走來已經超過一甲子了，其中充滿了很多感觸，而這些感觸都是由於茫然於選擇造成，可以用四種不同人物，來表現我在不同階段追求的象徵。

弄潮兒

年少時正是舉國高喊，反攻大陸，消滅萬惡共匪的時代，那時一心只想著〈辛

棄疾·破陣子》中所講，「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滿腔熱血，加入了特情的行列。

當年的教育隱含著一股慷慨悲壯的意涵，是在教我們如何在民族大義之下，從容殉國而不悔，建立視死如歸精神。那時無不希望自己也能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之一，怎知物換星移下的今日，當年的那種不悔的精神，簡直是笨蛋的行為，反為人所恥笑，同樣的精神，在不同的時代，所遭遇的價值判斷，簡直天壤之別，其實世上所有變與不變，皆在時空中暗暗流轉，只是當年的時代都成東逝水，壯志也成了退潮後的岸沙，真如〈李煜·浪淘沙〉所述：「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只能欣賞曾經的精采，與嘆息歲月的失落。

造后者

記者的生涯是我一生最糜爛，卻也是最多歷練的歲月，在那時無論是黨、政、商、教等，那些衣冠楚楚，很多有頭有臉的所謂達官顯貴、或社會賢達，他們不為人知的真面目，也無論是黑、白、檢、調精英、媒體達人的素顏，我如照妖鏡都能看到其原形；而接觸更多的是，那些日日為生活而付出勞力的藍領階級，與撿拾破爛為生的低層小民，每日為求溫飽而熙攘於途，在那個圈子裡看到人性的私慾與貪婪，以現在反思，其實人生處處都是「修羅道場」。

那段時間，我雖流連於舞榭樓臺，但也喜歡附庸風雅，為一些準備加入政治競逐者，寫一些朗朗上口的標題，其中有多個標題被採用，而且也都成為勝利者，因為一個順口溜的標語，若以耳語傳播的方式，流行於基層市集中，其功力勝過千百次，酬酢於廟會酒席之間，那時的我差一點成為 112 年熱播韓劇「造后者」抬轎人之一，有不少政治圈人向我招手希望納為文胆，但當時因我只醉心於股市，可以每日天天進財，所以皆一一給予婉拒，以現在反觀，還好當年沒走入那條不歸路，成

了滿眼只有權勢與權謀，而永遠找不到初心了。

逐夢客

公元兩千年，台灣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這一次的輪替，讓台灣好不容易起飛廿餘年的經濟，從此斷裂，政壇正式進入政黨惡鬥、抹黑、造假、攻訐、貪污、抹紅、網軍、側翼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的詭譎手段，為什麼會這樣？這就像一個沒有家教的窮人家孩子，進入一間堆置金銀財寶的豪宅中，處處皆是寶，取之不盡，用之一竭，貧瘠心都被貪念所灌溉了，升天的鷄犬只恨官位不夠大，能撈的黑錢與官位成正比，在這種政治氛圍中，各種荒誕的行徑，真是讓人瞠目結舌，此一惡風吹襲台灣這個走了原本善良純樸的民心，接踵而來的是全民對立、仇恨與無信。

中年轉業進入公門沒多久，我的眼睛好像被抹到〈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中所說，三色堇花的毒液一般，第一次睜開眼看到的是「名」，所以成了熱衷於名位爭逐的「追夢客」，在前期，我一方面利用記者時長袖飛舞的手法，加上自己認真踏實的努力工作，更重要的是遇到貴人的提拔，所以我在七年間連升五次，這在別人可能要花二到三倍的時間才能達到的位子，直到被抹黑以後，才體悟到〈金剛經〉所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原來名銜、權勢宛如泡沫幻影不可恃，都是那麼脆弱，而人心也是那麼涼薄。

安心人

來到學校前一年正是人生最低潮期，被前單位的主官聯手新單位的主官，務必將我構陷入獄而後快，幸遇貴人指引，辦理留職不停薪一年，才躲過該劫，來到學校後我總喜歡在校園裡看著那些，也許即將凋謝的花或葉，總是有幾分驚心與淒迷的美，讓人難忘。尤其秋晚的黃昏，看花朵在枝頭隨風飄零，花瓣像紛飛的蝴蝶，決絕而又淒美，心中的感觸有點像《地藏菩薩本願經》所說的「此界壞死，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時，輾轉相寄。此界成後，還復而

來。」感觸，這份蝕骨的美，讓人既迷戀又感傷，那時才恍然大悟，原來人生的轉折不是在失敗處，而是在自我覺醒的起點。

如今紅塵煙雨過，壯心餘多少？來學校上課後，由於環境清幽，心靜了，生活步調慢了，而很多觀念也變了，就如同觀月一般，不覺其滿也不知其消，漸漸地讓自己成為了一個「安心人」。

回首觀看人生的舞台，常恨自己不記劇情，更恨每一事件發生的剎那太短，但人生的長度卻太長，自己總是不會在剎那中，學會用時間的縱深去觀看當下，因此始終分不清楚，許多事件在生命中的意義。聖嚴師父曾說：「人各有因緣，無論與他人比，或與過去的自己比，都是一種煩惱，不要讓自己活在煩惱之中。」只可惜這一帖良藥，我知道了太晚了。



一片葉子要多久

才從樹梢跌落

地面

一個夢要多久

才從黑夜盼到

天明

霜雪覆蓋的心

要如何才能再次

開啟

年輕因為太聰明

讓路走得太遠

遺憾像雨

萬縷千絲在眼前掠過

回眸

卻只剩四處飄泊的自己

猜疑是痛

讓心遺落在

天涯海角的邊緣

愚蠢讓幸福成了

泡影

夜半的鐘聲

何時可以敲開禁錮的

心房

讓愛在弦月的夜裡

再次相遇

讓靈魂再次品味

自性的清冽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這首詩是我在寫論文結論時心中有所感觸而寫的，猶記那時年少，心中充滿著的是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所說：「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種深富儒家精神的意識，對自己的行為總是存有《禮記·大學》要求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種精神持續軍旅生涯中都不曾改變，因為軍隊的世界，以嚴明的法紀約束人的行為，所以成為現實社會中，像在圈田中被囿養的動物一樣，明明是社會中的一群人，卻又自外於社會，加以自幼受富涵儒家規範的家教影響，所以思維甚為單純，即便曾從事特情工作，但骨子裡仍無法除去心中的枷鎖。

家系臍帶的源流

依據依唐朝貞觀六年中書令西河公并州溫彥博撰述，我初祖於周武王時受封於博陵，就是漢朝時的西河郡，這也是現在林氏子孫都以西河為堂號的由來。我撰寫本論文在追溯我家系時，給我一個很深的感觸，如果切斷與中國大陸這條臍帶，只敘述來台祖先這一部份，那我在台林氏這一系，不就成了無根之樹嗎？如何看到枝葉繁盛，世代綿延的長流呢？

我六十五世孫林祿，於東晉世祖時平定晉安郡之亂，受封食邑晉安即今之福建，是以林祿為我南遷初祖。南遷後十二世祖於明鄭清初來台，落腳於改制前台中縣大甲鎮，十七世祖林德行參與太平天國平亂有功，受封武略將軍，舉家遷台中市北屯區，建「金源吉」古厝，此古厝已是台中市訂古蹟之一了。

祖父之教導

記得小時候回到鄉下祖厝時，大門上總是貼著祖父親筆寫的對聯，「禮為教大，

道以德宏」，後來祖父母因年紀較大了，在鄉下就醫不便，便搬來與我們同住，在那以後，他就一直很在意我的中文，所以要求我背誦四書與詩詞，閱讀史記與古文，有時就會跟我講一些歷史故事，與儒家先哲的言行，祖父非常重視真誠，因此常勉勵我們，與人交往要真誠，祖父曾引用《論語·公冶長第五》：「晏平仲善於人交，久而敬之。」，祖父說晏平仲待人處事若不認真、懇切，如何使人敬重佩服？歷史上許多的名臣志士，都是由於他們的真誠、忠摯，而成就了為人所景仰的名聲。

祖父常提醒我與二哥，為官要首廉節，他曾以《論語·堯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來勉勵我們，他解釋說這句話的重點在「欲而不貪」。祖父就引用孔鮒《孔叢子·抗志》中一個故事來加深我們的印象，其文為「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這個故事一直存在我的記憶裡，其大意是說有一個衛國人，釣到一條鰥魚，大得裝滿車子，子思問：「鰥魚是很難釣到的，你用什麼方法釣到的？」那人說：「我開始下鉤的時候，用的是一條小魚做魚餌，鰥魚經過的時候，連看也不看。我便換了半隻小乳豬做魚餌，鰥魚就上鉤了。」子思便感慨道：「鰥魚雖然不容易捕獲，但因貪圖魚餌而死；士人雖然胸懷治世之道，卻常因為貪戀祿位而死啊！」此一故事引論是告訴我們，水性原本清純，是泥沙讓其渾濁的，人的本性應是潔淨的，但是慾望使人心紊亂。在我後來的不同生涯階段，看到很多長官、同事，都因在其位時，不能堅持清廉處世，不是為貪小利，就是為爭名位，而讓自己身陷囹圄，或身敗名裂。我之所以可以在各階段，都安全離開或退休，這與祖父從小訓勉有很大關係。

記得祖父最要求我們的是做人要「知恥」，他以一個私塾老師的語言，跟我們講解《中庸·第二十章》：「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

者，則知所以修身；…」，及《孟子·盡心上篇》：「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祖父告訴我們，孟子的「四端說」（即仁、義、禮、智四德的開端），其中對「義」的揭示，明確指出那就是「羞惡之心」，《孟子·公孫丑上篇》：「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他說孟子認為「羞惡」，就是「恥」。也就是說人性中因為有羞恥感，而產生「義」。所以祖父不斷叮囑我們，以後不論在什麼位置，時時刻刻都要存有「無忝所生」的心，千萬不可為貪不應得之利，而讓家風蒙羞。

父親的身教

現在反思，當年祖父對我們的教導與叮嚀的要項，我在父親身上，都可以看到這些要求的影子，雖然父親一生拙於言詞，在光復初期，他還只是台灣省公路局的一個小職員，但與同事及上級之間的相處，都以真誠待人，也因此單位上，很得人緣與獲上司賞識，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果敢地協助，當時所謂的外省人同事與上級，至鄉下躲避少數暴民的傷害，因此在他爾後仕途，也都受到這些受惠者的提拔。因果這件事真的不能以短時來看，很多果都是在經過一段歲月才呈現的，只是有多少人可以忍受或相信未來果的存在

記得小時曾問過父親，為什麼我們家那麼窮，有人送禮物來還要退回，父親說只要心中有動一次貪念，就會讓自己陷入無法救拔的深淵，他還說，做一個公務員一定要堅守廉潔，仕途這條路上有很多誘惑，一個人如果跌落這一張網中，貪念將會愈來愈大，總有一天將被誘惑所吞噬，而招來牢獄之災，也有負父母的教誨，父親跟我講，那一種會利用職權謀利求名的人，一定是沒有羞恥心的人，跟這種人交往要小心，不要被他們利用，或與之沆瀣一氣，早晚都會有報應的。父親常說，做一個公務員，不管職位高低，如果不能忠於職責，不能以民為心，不能堅守廉潔，那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父親一生以身作則，直到他退休都不曾稍有踰越。

我在服軍旅與公職時，一直謹記祖父叮嚀與父親的身影，特別是我在從事社工

時，在處理單身獨居老人善後遺產上，更不敢有一絲非分之想，那時法令還沒有很完備，很多單身獨居老人，其實都有收藏珍品的嗜好，有些珍品還真是價值不斐，記得有一次在清點遺物時，發現幾枚古幣，那時如心有貪念，順手據為己有，根本無人知曉，但我還是依法將之報繳，那一段擔任外勤社工的歲月，還真是考驗自我廉潔與羞恥心的試金石。

這些家教與現在台灣政壇的官箴，真是相去甚遠，現在為官者，笑罵由人者比比皆是，真如一般人所謂的「只要臉皮厚，子彈打不破」，為何官場道德觀淪落至此，我想應該是起源於，人與人間交往不真誠，為官者只要有官做，謊話講千遍也無所謂，再者，見利不見民與義，只要利之所在，使盡各種詭譎詐術打擊對手以求之，這皆是心中沒有建立見利不貪的觀念所致。其實為官而讓人感覺不到真誠信用，見利而不知廉潔自持，遇事而無羞恥之心，即便有再多的法條規定，一樣無法扼止一個人的貪慾。

挑戰人性的毒龍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從小在庭訓薰習下，所養成的儒家思維，在軍旅那一段歲月已開始有些鬆綁了，在進入媒體圈五花八門的世界裡，就很迅速走樣了，因為在複雜世界中，處處充滿了各種的誘惑，無一不是在挑戰人性最暗黑處的慾念，記得〈王維·過香積寺〉：「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詩中的毒龍指的就是比喻塵俗間的各種慾望。當然在佛經上「毒龍」的比喻並非只有一種意思。但一般人要在慾念充斥之境，保持一顆清明之心是不容易的。

在媒體圈時看到現實社會中多樣性的誘惑，其中有一個叫做「權利」的魔鬼，就住在其中最隱晦之處，權利這個東西太奇怪了，當你想得到它的時候，它就一定要從你手裡奪回什麼來，而職場或是公門就是權利的入口，一旦沾上，它就不時的

吞噬你的初心，並一再給你一些甜頭，最後再反撲掏空你，可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很少人能抵擋住它的誘惑。其實在進入公門前，為民服務的初心，就像一隻在暗夜中，自由飛行的蛾一樣，是那麼自由自在，可是貪念就像那一盞燭火，吸引著初心去追逐，如果無法守護自我的初心，終有一天會像撲火的飛蛾一樣，骨銷形毀，身敗名裂。我在那段時間裡，看過太多人曾經擁有，也曾因此而呼風喚雨，但能有好下場的幾稀！不過在浪尖上的人，卻都因為擁有而成了瞎子，根本看不到歷史的劇本不斷重演，總是自認自己一定可以戰勝一切，閩南語有一句俚語：「菜蟲吃菜，菜腳死」，不錯，人生起落常在原點上，只是沒有經歷、沒有反思的人，看不到兩者間的距離。

我在軍旅與採訪單位上，在人事升遷上，看到太多「苦幹、實幹、撤職查辦」的例子，讓我想起小時，祖父教我讀「老子」一書，雖然不大明瞭其深意，但對其中一些處世哲學頗有認同，在學校聽蕭老師講授後，對其要旨就較為明悉，例如其《道德經·第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絕學無憂。」這裡很明白的告知每一個公僕，只要能拋棄聰明智巧，那就可以讓人民得到百倍的利益；只要能拋棄仁義，那人民就可以恢復孝慈的本性；只要能拋棄巧詐和貪利之心，那就可以夜不閉戶，因為沒有盜賊了。但在我進入這現實的人世中，發現大多數人終生兢兢營營為了爭權位、謀私利，不惜玩弄巧智以奪權，不惜詐取抹黑對手以爭利，一般人眼中的聖智、仁義、巧利這三者，其實在老子眼裡反而認為是一種巧飾，他認為只有讓人的思想認識有所歸屬，才能保持樸實的本性、減少私慾，也只有拋棄聖智禮法的浮飾，才能讓人免於憂患。但在我採訪的過程中，看到人性往往是與老子的理想世界，是背道而馳的，人對權、名、財是很難割捨的，因為處處都精心算計，所以活得很辛苦，也很沒有自己。因此我常會警惕自己減少慾念，讓自己多一分自在，但慾念真的像那一盞燭火，我也幾次差點被火吻身。

在老子的處世哲學中，《道德經·第十三章》說：「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從「寵辱若驚」和「貴大患若身」這兩句話，很容易啟人智慧的反省。老子認為，不管受寵或受辱，其實都是外來的，由不得我們自己決定的，同時也都是每一個人都會遭遇到的，因此要我們不需太操心，但是一般人卻往往不是如此，大多不能用平靜的態度去看待這個事實，以致讓自己淪陷在驚恐的情緒且無法自拔，這也就是說由於人的得失心太重，才讓自己被情緒所綁架，並成為自己情緒的俘虜。

在傳統文化中有關於處世之道的學說很多，但老莊以客觀的立場，冷眼旁世旁觀世俗人心，並提出獨特的處世智慧，既可用於實際生活上，也有如何待人接物的理論性原則，這個處世之道，後來我用於醫院服務時的醫療糾紛調解上，不僅順利解決多起紛爭，也讓醫護人員無憂安心工作，老莊客觀的立場也有利於現代人，如何處理自身所面臨的困境。

料峭春風吹酒醒

在我從事媒體工作時，因為心中並無升遷之念，只要跑好自己採訪的路線的新聞，便沒有什麼受牽絆的問題，所以對老子所說的「寵辱若驚」和「貴大患若身」頗能認同，認為寵、辱都是外來的，只要自己不在意，就沒有什麼可以影響自己，卻也因為此觀念，讓自己缺乏反省的智慧，所以才會後來跌入股海，與酒廊文化的迷思中，幾乎快無法自拔。這是因為忘了《道德經·第七十一章》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自己一味強不知以為知和自欺欺人的心態，造成後來一段時間掉入痛苦深淵的原因，現在回想在當時，並未真正體會到所謂「無」的智慧，並將之具體落實於生活，沒有

體會到老子所說「聖人不病」的精髓，其實是在講個人心境上無慾的澄明境界。

在風雨的人生裡，我是那麼多次的跌倒又爬起，從最早類似屈原〈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那種為追尋自己的理想，無懼前面的路途又遠又長的心境，即便上天下地，擦乾臉上的淚與汗，也隻知一路不停的奔跑，因為相信陽光總在風雨後，終點都在堅持裡。這種深富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在與道家效法自然的思想相碰撞時，實在有點難以相融，但我卻以寵、辱都是外來的，只要自己不在意，就可以達到老子所說的「聖人不病」的境界，雖然有點可笑，卻也改變了我那堅守儒家某些，格格不入現實世界的教條，而趨向於接受自然的法則。

來到學校以後，常喜站在海印三昧看海，看著遠處的青山，看著中角灣的浪潮，再回首看著來時的路，那滿路荊棘下的血汗和淚，那些學業的壓力，那些工作上的得意與失意，那些曾經以為過不去的坎，現在都已走過來了。這時常讓我想到了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人生就像飛絮，看似自由，卻身不由己，在歲月中跋涉，沒有親自經歷過，永遠學不會滿足。而人生一世，總是有個追求，有個讓自己願意為之活一遭的信念，乃至願意為之獻身的東西，而這個應該就是價值吧！

家風與現實的衝突

其實在回首看來路時，發現今生在退休前的歲月，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從高中起像蝸牛一樣，背負著「禮為教大，道以德宏」，濃濃儒家思維家訓的重殼，踽踽走入軍旅以「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儒家忠君思想教條的桎梏中，基本上是一個封閉曲線的生活圈中，兩者之間同質性甚高，所以覺得蠻適應…」的；但是當退役轉進媒體時，由於五光十色的炫目，歌臺舞榭的誘惑，在處處充滿錢潮，但也步步暗藏陷阱，所以與人交往，因誤認老子是陰謀家，便常用〈道

德經·36章)：「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等陰詭之術，如此日復一日地沉淪花花世界，與軍旅階段的處世思維，完全背道而馳，不但不自知而且樂在其中；直至轉任公務員，初時雖仍迷戀追逐名位，但在經過外勤社工與醫院社工室主任歷練後，看到人世間的諸多苦難，並非年少庭訓思維，與中年誤用的道家手段，所可以解決的，便轉而親近釋家的因果輪迴之說，並接受因緣果報的說法，進而在職場上力行。

如果要問這些思維的轉變，對自己行為有何影響，或難以適應之處，可能由於軍旅訓練關係，自己可以很快地接受，外在現實環境之變遷，而隨之立即要求自己，接受並改變自己的思維與做法，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衝突的，但隨著接觸環境的改變，不同的閱歷和經歷逐漸增多，看事物的眼光和角度也有了變化，所以最初所立的報國利民目標，也跟著實際情況進行適當調整，當然也不是經常改變，記得有一句話，「有志者立長志，無志者常立志」，我應是立長志的人。

有時想我自己生命里程，就像七家灣溪中的櫻花鉤吻鮭一樣，小時豢養在固定的環境中，到了軍旅也一樣，脫離不了幼時庭訓的規範，但到了媒體圈以後，宛如小魚離開了狹窄的溪流，進入了萬頃的碧海中，雖然很新奇，但新的環境卻充滿了誘惑與危機，而我只看到前者，忽略了可怕後者，所以才會沉淪其中，這就像與前我間產生一種斷裂；但在進公部門以後，由於看到不同的生與死的苦境，便對斷裂時的認知，與軍旅時所依循的庭訓產生疑惑，尤其在公部門仕途受挫後，更覺生命的過程中，憂悲苦惱的日子多於喜樂，此一心境一直到來校上課後，自己在慢下生活的步調，才發現原來「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境界，就像櫻花鉤吻鮭，必需洄游回到原生地一般，放下一切才能找到自己。

第三節 輾轉各職場的心境

民 111 年 10 月 10 日

如果身是一塵

如果身是一滴

那纖毫間應有無量

一滴則有三千界

那浮世的繁華

悲苦與狂喜

在自我沉澱後

在一瓢飲後

心中之河將流往何處

是輪 是涅

還是妳臉頰上的那滴

永恆之

淚

那些虛擲的青春

在時間流逝前

是一場不願醒的夢



境中盈滿的是

執著與

寂寞

彼岸之畔

生與死相望

也相忘

時間若沙漏

滴的是無數的

晝與夜

生在其中流轉



公職生涯兩次落淚

在外勤社工的歲月中，讓我最難忘的一件事，依記錄，有一獨居老者已經七年訪視未遇，我很納悶其真實性，便依地址去實地訪問，發現地址是一間公共廁所，我很疑惑？問了很多人，就是沒人認識老者，有一天我問廁所前面賣衛生紙的收費員，他說廁所裡面住有一老者，每天晚上都會回來住，我很訝異！當天晚上我就到廁所去找，裡面味道真是五味雜陳，而老者真的住在其中一間，他在蹲式馬桶上面，鋪上一個木架，所有家當都在裡面，身體就弓著睡在剩餘空間中，白天去菜市場當清潔員，晚上回廁所住，我看了眼淚都當場掉下來。

後來我要幫那個老者申請社會救助，不料被他斷然婉拒了，說他還有工做能力，要求我把那一個機會，留給比他更辛苦的人，那一剎那，我好像看到一尊菩薩站在

我面前般，因為我看過很多苦難的人，他們會把自己的尊嚴丟棄，只是為了爭取一點微不足道的金錢，但是這一位老者，他卻願意放棄一個可以領到錢的機會，在那麼苦難的環境，他還會想到幫助別人，真的讓我很敬佩，是的，我們都是平凡的人，沒有機會做偉大的事，但我們都能可以勉勵自己，用大愛做小事，我在這名老者身上看到這分偉大的愛。

第二次流淚，是在我剛接社工室主任那一年的農曆春節連假，大年初一晚上，我正在台北與家人聚餐，晚上七點多接到醫院總值日官來電，說有家屬要投訴，並要請立委主持召開記者會，院長要求我立刻協助處理，我當晚冒大雨開車南下，讓家人都很擔心，接近十二點總算平安到達醫院，便立刻與家屬展開協調。

在言談中家屬陳述，患者在退伍前一個月，因操練出事變成植物人，其父親向上級陳情未果，一氣之下跳海自殺，祖母聞訊氣急中風半身不遂，母親為了照顧婆婆，去清潔隊當臨時清潔員，讓人更難過的是，患者在臥床後兩個月，孩子出生了，而上級僅幫他辦理榮民身份，部隊長官給了幾萬元後，就不管了。

寒暄後，陪同家屬去看患者，那時我看到患者景象當場淚流不止，患者是呼吸照護者，已無意識，插著三管，身上多處褥瘡，較嚴重的地方，還可以看到白白的骨頭，四肢被綁在床上，已住院十多年了，患者母親看我不斷流淚，還來安慰我，並請我幫忙，讓她的孩子在人生最後幾年，可以不要再那麼苦。我答應她，只要我在醫院服務的一天，一定會把她的兒子，視為自己的弟弟照顧，請她放心，她也同意不開記者會，就這樣四年多以後，患者在他的兒子小學畢業後安然往生，我募了十餘萬善款給其母做善後事宜。

一本書改變一生

這一生從軍人、教職、媒體人、公務人員等，四個截然不同的職業，可能因為看多人與人間，為求爭名爭利的醜陋人性，皆視為其個人順乎其自認為的天道，不

再以儒家的善惡框架，去要求或是批評，尤其是對政治人物、奸商巨賈或是媒體寵兒，因為深知那些所謂的道德，在那群人身上一定都會出現髮夾彎的情形，但他們都是唱作俱佳，即便是近距離接觸，也分不出何者是真，宛如川劇中的變臉，可以百變千變讓人莫衷一是，最可悲的是，到最後連他們自己也不知真與假了，因為有此認知，所以對所採訪對象的任何言行都視為正常。但此一觀念在進入公部門以後，卻讓我澈底改觀，雖然在人事的升遷考核上，同儕間勾心鬥角一如採訪世界的人心一樣，但服務的對象的生活狀況，卻成了我心境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一個造成我心境轉變的因素是，有一次在重慶南路逛書店時，看到一本由聖嚴師父所著的「人行道」，書中提出了四十一個包含知性與感性的問題與答案，為現代人從日常生活中的個人、家庭……乃至政治、宗教、以及人際關係等，在面臨困惑時，提出了答案供人參考，書中沒有艱深難懂的佛學名詞，但卻將佛法中的智慧和慈悲，以無形的力量注入人心，當我知道師父與我有一段軍旅因緣後，對我原本略帶儒道思維產生很大的改變，雖然我在很早就已接觸佛教經典，尤其在母親往生後，便常以頌經與抄經來迴向給母親，但並沒對佛學做有系統的深入了解，直到看了此書以後，才開始深入去了解，也接受了因果輪迴之說，由於資質駑鈍，對佛典的精義吸收很慢，但並不灰心放棄，記得在 111 年參加法鼓山水陸法會後，曾寫了一首詩表示自己求佛之心。

民 111 年 12 月 06 日

法會後

恢復散步習慣

發現河畔 曠野散落

許多枯葉

在枯葉下也萌生了

許多嫩綠

原來這是一幅

生死曠野

我流浪其中

不斷嚐著

憂悲苦惱

原來相聚到離別

都是旋生旋滅

也都是不生不滅



法會的執爐插著一朵

紅艷的玫瑰

有的還未盛開

有的花瓣已捲黃了

但都是努力綻放

若我那不曾動搖的

成佛心願

一花一眾生

朵朵都含如來藏

且執此花供如來

盼佛摩去 身 口 意

五大士咒音

若雨過天晴從地蒸騰的

雲霧

聲音悠揚處

若禪溪涓細的水

流過我身

流淌我心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流過三千大千世界

從前劫到今生

從今生到來世

聲聲綿綿 密密

也聲聲叮嚀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因為相信人世間有輪迴報應，所以當轉入公門從事社工工作時，對一些獨居老人的生活處境，都會去想到造業與培福的關係，尤其後來到醫院以後，看到太多晚境淒涼的患者，心中除了很難過以外，還會去思考福業的源頭。

醫院是一個聚集了生、老、病、死的縮影之地，是我在公門的最後階段，也是我的思維從儒道轉入佛家的最大關鍵，我在醫院看到生命的無常與脆弱，同樣地也看到人性的貪婪與不捨，但不管是誰，在無常來臨前，患者與家屬都是那麼的無助，不是祈求上帝救贖，就是祈求菩薩接引；在醫院的那段時間，我對服務的對象，在心念上幾乎已脫離了儒道的匡正濟世，與逍遙自在的思維，純粹從佛家的方便法門入手，所以我常在病房為患者，或為來我辦公室的家屬講述，在我認為落入迷中的凡人，因為受限於所在的時空，而因果報應卻又是那麼隱微難測，一般人只看見冰山一角，其實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如這一生的遭遇而已，然隱藏在水面下的部分，就像是生生世世的錯綜因果關係，到底累積了多少生、多少世的因果？一般人是不待而知！所以會勸他們平日多行善布施、少欲知足才是安身之道。《周易·繫辭下》說：「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這和佛家的說法不謀而合，所以《易經·坤卦》才會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那時我向企業主募紙尿褲或輪椅等醫療所需之物時，常會引《周易·繫辭下》所說：「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請他們不要因為只是舉手之勞的「小善」就不願作，也不要以為小惡無傷大雅，就不放在心上，其實大罪都是從累積小惡開始的！大善也是聚沙可成塔！在《三世因果經》有一說法：「莫道因果無人見，遠在兒孫近在身。」

患者身影是翻轉禪機

在醫院那幾年在與患者及家屬接觸中，讓我最大的感受是，大部份的人對未來或是來生感到迷惘與害怕，尤其在面對死亡時，這都是源自於內在的空虛，據報載即便是曾經是世界首富的賈伯斯，在彌留之際也慨嘆說：「財富只是我習慣

的一種生活方式，此時此刻躺在病床上，回顧我的一生，那些引以為傲，世人認可和財富，在即將到來的死亡面前，顯得是那麼蒼白和毫無意義。」其實這是一種內在空虛的一種表現，龍應台（2018）在《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中寫到：「我們的社會對於『生』有很多期待和作為，但對於老、病、死卻學習太少」，人為什麼會內在空虛，記得聖嚴師父曾說：「空虛的原因，往往是無聊和無奈。像一條在茫茫大海裡的船一樣，沒有盡頭也沒有方向，又沒有大風大浪的刺激。好像隨便往哪邊開都是一樣，即使不動也無所謂。」（釋聖嚴，2005）「這種人的空虛、無聊，就在於他不斷追求一個比現在更好的東西，可是追求是沒有止境的，因為永遠都有更好的東西在前面。」（釋聖嚴，2005）

我在來學校以前，對未來也是充滿空虛感，但在上了不同老師的課，讀了不少老師指定的書籍，也閱讀了一些師父的著作，在多次自我反思中，漸漸沉澱了心中那股茫然感，取而代之的是漸漸的踏實感，因為我知道，沒有所謂的最好東西存在，只要心中有慾念，就有無盡的追逐心，所以現在心中已無當年那種追利逐名之心，在這同時也認知我現在所做的，與以前所受的，都是來自於因果，因此也了解我現在的所作所為，我的一切努力，都是應該為了未來的方向在努力。而以前之所以會感到空虛，是因為對人生沒有目的，沒有意義所產生的，記得師父說過：「人生的目的是來受報、還願的，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則是在於奉獻，自利利人、成己成人、增長福慧。」（釋聖嚴，2005）楊蓓在《翻轉人生的禪機》一書中提到：「有人認為要在這個社會活得好，就必須遵從儒家；如果想要和環境、界上、宇宙產生和諧的連結，就會想到天人合一的道家；一旦面臨挫折，傷痛失敗，很容易就會走進佛門，想用無我的智慧來療傷。」（楊蓓，2019，頁 106）

反思自己的人生就像楊老師所講的這樣，年少時受到祖父與父親影響，一切舉止大都以儒家道德框架為圭臬，到了中年因為工作環境與性質迥異於以前，常

常出差到全省各鄉鎮去督導業務，每每走出辦公室，走入鄉間與山林之中，心中油然升起嚮往道家，那種自在逍遙的生活；到了公門在受到抹黑阻斷終南之路後，在行政訴訟中體會了《六十華嚴經卷十·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十方空無異，眾生起分別；如是取如來，虛妄不見佛。」此偈讓我悟到所有的景象實都是幻起幻滅，每一個都認為肉身是真實的存在，其實最終根本不存在，只是為了現實的生活，為了本能的需求，人是不能不爭取生存空間罷了！而貪念也就從此爭取心中萌生的，如果自己能在生存的過程中，多一點為他人想的心，少一些自私的心，自己的生存空間就會更大一些；如果真的遇到無法突破的困境時，就像在公門時遭抹黑時，我就告訴自己：「虛空如此廣，何爭一粒砂。」當時轉了這一念，便打報告提前退休，離開公門的前幾個月心裡當然不舒服，但時間久了站在不同的位置，看那些仍公務操勞的同事，反而覺得自己是處身於海闊天空的世界了。我在學校這段薰陶的這過程中，學到了用懺悔去贖前業，學會了不要用恨去解決過去的怨，要用慈悲去善待別人與自己，也學會要用智慧去處理人事並觀照自己。

LA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第四節 重返初心

民 111 年 12 月 14 日

台北很濕冷

已經好久沒看到太陽了

整個心情都很憂鬱

很適合讀詩寫詩

聽著綿綿密密的雨絲

看著來來往往的車龍

喝著濃濃淡淡的老茶

看著熙熙攘攘的人潮

壯志在坑坑洞洞中磨損

愛戀在酸酸甜甜中消散

今生在浮浮沉沉中走過

餘生啊餘生

今夜是否依然

平安

楊蓓在《叛逆中年》書中提到：「當生涯發展沒有可預期的階梯，讓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時，『退休』通常是第一個出現的想法。但很多人被『退休』綁住了。因為他覺得退休的日子一定要怎麼過，而且這些過法都是以前他腦子裡想過



卻沒做過的。」(楊蓓, 2012, 頁 33) 這段話我很認同, 在職場上因被抹黑, 仕途已無可以發展, 「退休」成了自我逃避的避風港。寫這首詩時, 讓我想到退休以來的生活, 其實「退休」這兩個字, 很容易讓人覺得與「老年」畫上等號, 尤其在 113 年 5 月拿到老人卡以後, 愈覺得自己真的與「老年」畫上等號, 但這不也是每一個人, 都要經歷的一種時間過程嗎? 「老年」閱歷除了有滄桑、世故外, 應該更有一種不為任何所囿限的目光, 在這階段裡, 處處都流露著一絲的寧靜與練達, 因為這一段歲月, 走過了一路風霜雪雨、也看過了繁花開落, 也從生活中累積了巨量知識與經驗, 帶著今生一切「已知」, 走向看不到的「未知」, 面對「未知」我沒有驚慌不安, 反而深覺內心有一分舒緩與安定。生命是一個能量過程, 是不可逆的, 帶著我們走向最終目標, 那就是靜止的狀態。造化既然已經為一切事物設定界限, 那生命的老化自不應有例外。

搗碎香料香更濃

人生不同程度的鍛鍊, 可獲得不同程度效益, 就像香料搗得愈碎就會愈香, 記得在青壯時期, 多麼渴望命運是波瀾壯闊, 但到現在千帆過盡的年紀, 最盼望的卻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 自覺要渡的就是自己的這一顆濁心。

余德慧 (1998) 《生命史學》有一句話: 「做為『年過中年』的人應該懂得一件事: 我們都是在暫時的時空裡, 在宇宙龐大基因裡, 暫時出現的聚合形體; 這樣的『聚形』, 一方面是珍貴無比, 一方面是聚散無常。」是的, 生命是珍貴的, 但也充滿著無常, 在人生路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行者, 所遇到的事只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真正能幫你的, 永遠只有你自己。回首自己前半生的歲月都為工作、為家庭而努力, 而今繁華已落盡, 也看遍了人生百態, 那一些不捨、執念、罣礙, 在來到學校上課後, 在靜謐的校園氛圍中, 學會了放過自己, 年齡都會老, 心態不能老, 所以也體會到不要糾結於自己所沒有的東西, 要求自己享受當下的陽光, 心

有多寬福有多大，豁達才是坦途。

在生命「縫隙」中「尋牛」

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要如何看到自己？在禪宗很有名的十牛圖，就是用十種覺悟方法，讓人看見自己的心，找到本來的面目。禪宗認為牧牛就像是一個人的旅程，也是我們自己生命的找尋，那隻牛就是我們自己，是一個人主要的生命力量，人就是要找尋自己，認識自己，回到自己生命的本源，因此生命本身就是目的。但要從何著手？南嶽懷讓禪師曾以磨磚作鏡，來點撥他的弟子馬祖道一，成佛不止於形體打坐。譬如牛拖車，車不行，是打牛，而非車。身為車，是客體；心為牛，才是主體。所以六祖慧能說：「不悟，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若將自我反思與禪結合，那就是一種生命的哲學，禪重自覺自悟，自我實踐。禪修是圓滿生命自覺的歷程，自覺是生命教育的真諦，唯有透過生命的自覺，才能完善自身以至群體美好的生命，達到自他一體，人我和諧的境界。

《十牛圖》也被跨領域廣泛運用，賦予現代意義。如被深度心理學借用為個體化的歷程：象徵意識自我的牧童，去尋找那象徵丟失的無意識本我的牛的過程。個體意識在十個階段中，經歷了自我與本我二元意識的辯證整合，逐步轉化提昇層級，最終達到不二境界。這就是榮格描繪意識逐步擴延整合的個體化歷程，它是每個人都將通過的生命成長過程。

人為什麼會開始想要「尋牛」？主要是感受到人生的痛苦。在社會規範的框架中，隨著生命經驗的累積，深覺人生充滿苦難，讓人在與人世間的無盡對抗中身心俱疲。記得楊蓓老師在上課時曾講過，當這些令人疲憊的對立面出現，在努力擁有與害怕失去之間拉扯時，生命開始出現「縫隙」，讓人產生諸多「疑惑」：生命的意義為何？自己到底是誰？為什麼是我？當這樣的念頭浮現，可以說是進入到「尋牛」的階段，然而一切答案都不在外面，而在自己的內心。其實，煩惱的

顯現，正是是智慧生起的沃土，只要繼續向內探尋，待因緣時節到來，將能超越一切對立與分別，心中了無罣礙，回到本來面目。

我想每一個人都渴望命運有壯闊的波瀾，但是往往到最後才發現，其實人生最曼妙的景緻，是內心的那份淡定與從容，小時候由於家境貧窮，與自卑心的作祟，造成自己除努力讀書，追求未來的成功外，在與人群磨合上並不是很圓融的，對別人的話或是行為，總是帶著有色的眼鏡去分析一個人，是否話裡有話，是不是有帶刺，長久下來造成對人性的不信任，與對自己的自囚，其實人有時候就像水果般，外殼愈堅硬的，內中果實愈柔軟，就像榴槤一樣，只有帶著帶刺的外殼，才覺得能保護得了柔軟的自己，而這個外殼正是造成自己與外界的隔閡。現在站在落日的餘暉下，回首，看著遠處的青山，看著來時的路，滿路荊棘下的血汗和淚，還有那些對人性不信任感的外殼，都已化作了絕美的夕陽。那些曾經面臨的學業壓力，因工作失意而惶惶不可的終日……，那些曾經以為過不去的坎，現在都已過來了。人生那些幾多風雨，在走過之後的今日再去回首，一切都已是尋常，此時所見的是也無風雨也無晴風景了。

在寫論文這段期間，我發現生命是閱讀不出來的，生命只能通過體驗，如果只是讀它，是體會不出來那個境界的，唯有讓自己活出來，也就是要跟著再次去體驗，而生命敘述是藉由書寫的通道，讓自己重新體驗曾經走過的那些路。在書寫的過程中讓我體悟到，要了解自己生命的過程，應由要從三個面向去分析，第一個是縱向也就是生平，一個是橫向也就是時代背景，因為人是無法脫離時代而獨立存在的，只有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下，才能夠知道自己當時為什麼會有如此選擇，第三個就是精神層面的轉換，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又如白雲蒼狗變幻無常，在這短暫又無常的過程中，「我」何不閒庭信步且行且賞，天地有大美，只是美的不一定是天地，而是那一顆和光同塵，道法自然的心。

活著是為了什麼？

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這是反思時自問的一個很大的話題，問起來也很沉重，要找尋這個答案，讓我想到身通儒釋道三家的蘇東坡，記得他去逝前兩個月，因為大赦而獲得北返，當他路過金山寺，看見好友李公麟為他畫的畫像，他看著畫像中的自己，提筆寫下一首詩，為自己的一生做註腳：「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是說如果要論我這一生的成就，就在那三個地方，但這是他被貶謫的地方，從世俗定義的角度來講，那應該是他人生的低谷，可是他卻說這三個地方成就了他，因為他那一些流傳千古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前後赤壁賦、寒食帖等等，都是這個時期完成，所以他才會說一生的功業在此三地，因為這是精神層面的轉換。

而他這首詩，剛好也可以借用為我論文自我反思的註腳。這首詩第一句「心似已灰之木」，是引用了《莊子·齊物論》，莊子認為人生要追求的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沒有歡喜與厭惡，沒有恐怖與哀懼，只有喪失了「我」，才能突破「我」，進入「無我」的境界，就是把自己完全的融入天地大道裡；其實換個角度看，我在軍旅階段某種程度上，也是必需達到喪失了「我」，才能突破「我」，讓自己在彷彿「無我」的境界，才能全心為完成任務而盡力，這雖然與莊子講述，把自己完全的融入天地大道裡不同，但那時自己的「無我」的境界認知，應與儒家「捨身取義」的意涵相近吧！

「身如不繫之舟」則出自《莊子·列御寇》，就是沒有繫著的小船，從字面上看來好像很飄搖，很沒有依靠，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卻是很自由，可以駛向無限的遠方，仔細想想，其實人生真的有永恆的依靠嗎？真的有不死的肉身嗎？在我從事媒體工作時，從緊束教條的軍旅刻板環境中，一下子跳入繁華五光十色的大染缸中，突然間好像聞到，以前不曾聞到的自由氣息，覺得自己可以隨著這朵自由的雲，飄浮到無限的遠方；但在採訪與自我一時的沉淪後，領略到人性中為名、為利、為權、

為色，廝殺掠奪，窮兇惡極的劣根性後，才開始思考什麼是人生永恆的依靠？信仰什麼才能讓肉身不死？來到山上參加多次法會後，在不疾不徐的頌經聲中，安定了不少飄搖沒有依靠的恐慌心，體悟到生死是必然的過程，要如何安心？端視自己對生與死的態度而定，而生命的尊嚴是由，自己對價值與意義中來體驗與顯示。

「問汝平生功業」我常拿這句話來問自己，如果明天生命即將終止，我會說什麼是我平生功業？其實到現在反思回來，人生根本沒有什麼終極的意義，活著本身就是意義，所有的經歷就是價值，在生死看淡之下，回首再問自己的平生功業，就會看那些超乎世俗成就的東西，那些不可替代的生命體驗，塑造了自己也完整了自己，而這就是自己今生的意義。

「黃州惠州儋州」這三個地方剛好是蘇東坡這一生被貶的地方，卻也這三個地方成就了他，從老子福禍相依的哲學來看，這三個地方反而是成就他超越時空價值所在。反觀自己「軍旅記者公門」這三個轉折，也是自己在進入老年前，在人生行路中功業所在，每一個階段都摻雜了福禍，每一段都給我不同的啟發，軍旅階段為了任務，讓我看開了生死，輕生重家國；記者生涯讓我看清了財富如雲、色是空，擁有都是暫時，抱的愈緊失去愈快；公務員旅程讓我明白了，人生的老、病、死是無可避免；在這段旅程中遭到抹黑時，在原單位與新單位，都只剩一人敢與我講話，讓我體會到蘇東坡詞中所寫的，「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那種虛無與孤獨的感觸，讓我更加看清人性，並接受佛法滌心熄煩。

蘇東坡晚年篤信佛法，在他彌留之際，維琳法師在他耳邊說：「端明宜勿忘西方」，意思是說，你一生念佛，在這關鍵時刻，宜唸佛往生西方；蘇則回答：「西方不無，但個裡著力不得」，意即西方有無不知，但現在使不上力了，維琳回說「至此更應著力」，蘇則回答「著力即差」，意即努力就落了下乘，這段話給我很大的啟發，因為我們的教育都要我們努力，但有些事我們不喜歡，如果愈努力，我們反而愈痛苦，或者當我們往一個錯誤的方向努力的時候，就發現事情愈來愈糟糕，就好

像我們手裡捧著沙子一樣，愈努力的緊握，反而流失的愈多，其實在人生上，比努力更重要的是，用最擅長的方式，去做你最熱愛的事，這樣就會產生心流，所以蘇東坡是告訴我們，要自由而真誠的活出自己本來的樣子，若問我未來最想做的是，應該就是努力活出自己吧！

民 112 年 05 月 03 日

茶道

一生一會

今生那一次是特別的

相會

與誰相會

不同的緣與

不同的心

過了就過了

每一次不都是唯一？

經過風霜的茶

回甘更悠長

為什麼

總想在武陵櫻花中

尋找最美的一朵



千萬朵構築成的粉浪

明日都是明年的春泥

不是嗎？

無言一直是至深的

語言

最美好的邂逅是

驚鴻一瞥

世間無數的纏綿

何曾抵過今生一場

自我遇見

故事在走過萬丈紅塵後

成了化外清寂

純淨是五濁惡世中的那株

蓮

這首詩借由茶道中一生一會的說法，來說明每一個人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機會與自己對飲，每一次的心境與因緣都是不同，失去都不可再得了，同樣的，如果不來學校就讀，就沒有這機會寫這本論文，也沒有機會去梳理，過往那些如絲線與風糾纏的煩惱，讓自己真誠的活出本來的樣子，讓懺悔成了自我門隅。

參考文獻

中文專書：

- 余德慧（1998）。**生命史學**。台北市：張老師文化事業。
- 吳若權（2018）。**人生，幾分熟？**。台北市：遠流。
- 邱淑惠（2019）。**修復關係，成為更好的自己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與案例詮釋**。商周出版。
- 單德興（2017）。**禪思·文思**。台北市：法鼓文化。
- 楊蓓（2012）。**交心**。台北市：法鼓文化。
- 楊蓓（2012）。**叛逆中年**。台北市：法鼓文化。
- 楊蓓（2019）。**翻轉人生的禪機**。台北市：法鼓文化。
- 龍應台（2009）。**1949 大江大海**。台北市：天下雜誌。
- 龍應台（2018）。**給美君的信**。台北市：天下雜誌。
- 龍應台（2020）。**大武山下**。台北市：時報出版。
- 釋聖嚴（1980）。**禪的體驗·禪的開示**。台北市：法鼓文化。
- 釋聖嚴（1999）。**人行道**。台北市：法鼓文化。
- 釋聖嚴（1999）。**平安的人間**。台北市：法鼓文化。
- 釋聖嚴（1999）。**動靜皆自在**。台北市：法鼓文化。
- 釋聖嚴（2005）。**找回自己**。台北市：法鼓文化。
- 釋聖嚴（2011）。**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集**。台北市：法鼓文化。
- 釋聖嚴（2011）。**菩薩行願**。台北市：法鼓文化。

中文譯作：

- Corey, G.（2013）。**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三版）**（修慧蘭、鄭玄藏、余振民、王淳弘譯）。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三版）
- Michael Dobbs（2016）。**重新洗牌**（程麒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Roberta Gilbert (2015)。人生與領導的基石概念 (江文賢、林芝華、許恩婷、林廉峻譯)。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期刊論文

丁興祥、張繼元 (2014)。生命詩學：心理傳記與生命敘說的新開展。生命敘說與心理傳記學， 2， 1-24。 <http://doi.org/10.6512/lnp.2014.02.01>

余安邦 (2019)。紀錄時間的過渡，或者，傷口不在場的誘惑。法鼓文理學院。
<http://myweb.scu.edu.tw/~wangresearch/topic/topic12/2009.01.21.pdf>

辜琮瑜 (2005)。哲學與文化；煩惱不安之探究—生命安頓之道。32 卷 6 期，P109 - 126 doi:10.7065/MRPC.200506.0109

蕭麗芬 (2022)。生命教育研究；「道」的實踐—從老莊思想談生命的意義與人生的幸福。14 卷 1 期，P59-88 DOI 10.53106/207466012022061401003

專題研討會

孫雪平 (2008)。〈存有、意識與時間—沙特在『存有與虛無』的時間觀〉。發表於「時間—當代歐陸哲學會議」之論文。嘉義：南華大學哲學系

新聞報紙

邱展興 (2023.08.28)。中華社區報刊聯合新聞網。社區藝文。人生是一場自渡自擇。取自 <https://www.cpfnews.tw/index.php/artcenter/73870-2023-03-27-07-42-39>

其他資料：電影

侏羅紀公園 (1993)。科幻電影，由史蒂芬·史匹柏執導。

<https://www.catchplay.com/tw/video/2jqqlolz-OOIy-8wQg-zG2C-fFJg4IpUfePB>

擺渡人 (2016)。愛情電影，由張嘉佳掛名導演。

<https://www.catchplay.com/tw/video/2jqqlolz-OOIy-8wQg-zG2C-fFJg4IpUfePB>

附錄

一、自我年表 112.05

| 外在環境大事紀 | 民國／年 | 自我記事 |
|---------------------|------|---|
| 823 砲戰爆發 | 47 | 五月出生於改制前台中縣大甲鎮 |
| 中南部發生八七水災 | 48 | |
| 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臺 | 49 | |
| | 53 | 就讀小學 |
| | 59 | 就讀國中 |
| | 62 | 就讀高中 |
| 十大建設啟動 | 63 | titute of Liberal Arts |
|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逝世 | 64 | |
| | 65 | 投筆從戎 |
| | 68 | 十大建設完成 |
| | 77 | 先總統蔣經國先生病逝、李登輝繼任 財長宣布課徵證所稅股市無量下跌 19 天 退伍、轉業進媒體圈 |
| 鴻源非法吸金千億案爆發 16 萬人受害 | 79 | |
| | 80 | 兼任學校職員 |

| | | |
|------------------------------------|-----|-----------------|
| | 83 | 辭退學校職員 |
| 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第一次金融危機 | 86 | |
| 七二九全台大停電、九二一大地震 | 88 | |
| 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任總統 | 89 | |
| | 91 | 離開媒體、轉任公務員任基層社工 |
| SARS 爆發、84 人罹難、674 感染 | 92 | |
| | | |
| 倒扁紅衫軍運動 | 95 | 擔任就業站長 |
| | | |
| 第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任總統 雷曼金融風暴危機 | 97 | |
| 海峽兩岸簽署經濟合作又稱 ECFA、九 成雙方貿易產品的免關稅 | 98 | |
| | | |
| | 101 | 升任社工室主任 |
| 太陽花學運 | 103 | |
| | | |
| 第三次政黨輪替、蔡英文任總統 | 105 | |
| | 106 | 職場遭黑案 |
| | | |
| | 108 | 自公務員退休、進法鼓文理學院 |
| COVID-19 爆發 | 109 | |
| | | |
| COVID-19 解封、1 萬 5 人罹難、920 萬 人感染 | 112 | 5 月拿到敬老卡 |



法鼓
Dharma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理學院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二、民國 40 到 60 年代台灣社會背景與大事記

| 項次 | 事項 | 民國 40 年代 | 民國 50 年代 | 民國 60 年代 |
|----|------|---|---|--|
| 1 | 經濟背景 | 1、平均每人 GNP 不及 100 美元，失業情況嚴重。2、人口成長率居高不下，自然增加率高達 3.26%。3、不識字者占 37.2%。4、高等教育程度者僅占 2.4%。5、15-64 歲人口占 52.4%，65 歲以，人口扶養比為 90.8%。 | 1、國民生活改善，平均每人 GNP 為 389 美元。2、失業率降低至 1.7%。3、人口年平均成長率在 3.5% 以上。但人口負擔逐漸減輕。4、國民教育不識字者占 26.2%，大專以上程度者占 3.9%。 | 1、國民平均每人 GNP 提升至 2,344 美元。2、失業率保持未超過 2%。3、戰後嬰兒潮漸進入婚育年齡，出生率約 2.34%。4、教育普及，不識字者降至 13.3%，大專以上程度者 9.6%。5、人口扶養比降為 57.7%，人口負擔減輕。 |
| 2 | 食 | 仍然粗茶淡飯 | 開始用電冰箱、電鍋、瓦斯爐等。 | 食品開始精緻化。 |
| 3 | 衣 | 常可見利用麵粉袋縫製小孩衣裳。 | 尼龍布料、聚酯絲、洋裝成衣。 | 羊毛、麻紗、混紡纖維等。 |
| 4 | 住 | 1、都市住宅：日式平房型式，建材以木、磚為主，使用燃料為木材或煤球、炭。 2、鄉村住宅：傳統農村住宅多數家庭無浴廁設備。 | 1、都市住宅：開始出現四層樓公寓，漸採鋼筋、加強磚等，並開始有瓦斯、新式衛浴設備。2、鄉村住宅有洋房出現，水電供應逐漸普遍，有廁所。 | 1、都市住宅有七樓以上電梯公寓出現，建材開始採用鋼骨結構，有現代化的廚房及浴室設備。2、鄉村住宅洋房增加、現代化衛浴設備增加，水、電普及率提高。3、臺北、臺中、高雄三都會區形成，環保意識抬頭，空氣、水污染，以及垃圾問題等受到重視。 |
| 5 | 行 | 以自行車、三輪車為主；48 年開始有計程車營業。 | 機車、自行車 | 開始有自用車 |
| 6 | 育 | 國小校舍不足，學生為升初中，惡補情形嚴重。 | 國中學生普遍，高職及五專學生增多。 | 專科學生增多。學生活動多元化。並開辦空中商專及行專。 |
| 7 | 樂 | 生活重心在食、衣、住、行民生必需品的賺取，休閒遊樂時間相對稀少。 | 1、平均每人每月休閒時數增加，58 年，少棒榮獲世界冠軍，更引起民眾對球類運動的喜好。2、教育部於全國各 | 1、國民所得日增，休閒生活漸受到重視。68 年開放國外觀光。2、文化建設列入十二項建設計畫中，在各縣市設 |

| | | | | |
|---|--------|---|--|--|
| | | | 主要都市陸續成立社教館兼辦藝文活動。 | 立文化中心，積極舉辦各種藝文活動。 |
| 8 | 醫療健保 | 1、大部分由助產士接生。 2、國小學童沙眼罹患率高達75%以上。 3、常見國小老師為女學生擦藥治「頭蝨」。 | 57年正式推行家庭計畫。 | 1、實施寄生蟲防治專案計畫（包括蛔蟲、鉤蟲、鞭蟲）。 2、65年，衛生署宣布，霍亂、鼠疫等9種傳染病已絕跡。 |
| 9 | 國內外大事紀 | 1、40年日本宣布放棄對台灣主權。 2、41年中國反共救國團成立。 3、42年西螺大橋通車、蘇聯史大林死亡。 4、43年93砲戰發生、《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 5、44年一江山戰役，守軍全部壯烈成仁、爆發孫立人事件。 6、47年823砲戰爆發、9月美空軍進駐桃園空軍基地。 7、48年中南部發生八七水災。 8、49年美國總統艾森豪於訪問臺灣。 | 1、51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台灣從此進入電視時代。 2、52年桃園石門水庫開始蓄水。 3、53年湖口裝甲師兵變失敗、中共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 4、54年美援停止、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立。 5、55年中共展開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6、56年台北成為院轄市、中共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 7、57年九年國教實施。 8、柏楊依匪諜罪嫌判12年有期徒刑。 9、「台灣獨立聯盟」在美國宣布成立、黃文雄等三人在美刺殺蔣經國未遂。 | 1、60年澎湖跨海大橋通車、退出聯合國。 2、61年與日本斷交。 3、64年總統蔣中正逝世，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 4、66年桃園縣長選舉發生舞弊，引發中壢事件。 5、67年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中美斷交。 6、68年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正式啟用、高雄市升格為直轄市、高雄市爆發美麗島事件。 7、69年北迴鐵路全線通車、林義雄家發生滅門血案、美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新竹科學園區成立。 |